

乙亥云舉月假義門先師閱本手臨師本用黃筆
是錄定遠本定遠又本諸牧齋卷末馮跋甚明
先師全臨馮語不加一詞殊筆有自出心裁亦多
採陸紫宸語云

震川閱本外間俱遺其跋語并讀史記書後
一篇此從真蹟臨出時在辛未冬日

司馬公史刻王厚齋正誤從虞山毛氏本錄出
呂成公讀史偃目并宋元人史評從淮北程氏
錄得

願寧人閻百詩王隆川魏叔子語從本集錄出

歸震川讀史記隨筆

史記起頭處來得勇猛者圈緩此者點然須見得不得不圈不點處乃得。殊圈點處
搃是意幻与叙事好处黃圈點處搃是氣脉。亦有轉折處用黃圈而事乃聯下去者。墨擲是
背理處青擲是不好要緊處殊擲是好要緊處黃擲是一篇要緊處

事跡錯綜處太史公叙得來如大塘上打緯千紅萬紅不相妨礙。曉得文章提掇千頭萬端處
文字便可做了。作文如畫全是界畫。凡起頭交接處謂之起伏提掇本紀多列傳少。起頭處斷
而不斷。史記只是說去要緊處多跌蕩跌蕩處多要緊亦有跌蕩處不在氣脉上故不用黃圈
點雖跌蕩又不是放肆如封禪書云然則惟迂阿譽苟合之徒自此興不可勝數也是搃又是跌蕩也。

跌蕩處如在峽中行而忽然躍起此与激處不同如封禪書三神山段中云世主莫不甘心焉曰未能至望見
之焉都是跌蕩處凡跌蕩處都是焉矣字。史記叙事時有捱然似開的說話最妙。叙事或追前說或
帶後說此是周到。史記重疊處正不見重疊字支支只點景說不是這等死殺說。太史公但若熱鬧處就
露出精神來了。如今人說平話者然一相字又說起只管任意說去。如說平話者有興頭處就唱唱起
來。如水平、流去忽然遇石激起來。如兩人說話堂上忽撞出一人來即挽入其內。為文須要養
氣我喜怒哀樂一樣不好不敢讀史必讀得我與史方敢下筆。史記如平地忽見高山如西然連山
斷嶺峯頭參差。如地高、下、相因乃去得長。史記如作遊山記然本是說本處景致乃云前有



其山後有京水等乃為大家文字。他人之文如臨小書非不工熒子長之文如西長江萬里圖他人文字一條鞭的。他人文字六好但如一箇人面目俱全毫無生氣。孟堅郊祀志續與封禪書兩篇相稱故稱班馬。封禪書周人之言方恠者是長弘此謂旁支他人文字無此。封禪書云狸首者諸侯不來此是訓解相類。自未廊時也作廊時後與下數箇其後字一般但又說得好故圈。高帝紀項羽兵四十萬云。淡而景好。項羽紀當是時趙歇為王段氣開一開如本說此飲酒乃說何如開遊景致雖煩而不煩大率是精神妙處。漢王敗彭城氣索了至漢王間往從之諸敗軍皆會氣復振事與氣稱項羽殺王離與敗垓下段氣亦然。漢王間往從之至諸敗軍一段此叙事中氣也散。又與事與氣稱。項王與漢王相臨廣武時如做戲一出上一下最妙。春秋戰國時事不過一國爭鬪其事小項羽沛公動輒以半箇天下相鬪故太史有大文字。當此時趙歇為主當是時楚兵冠諸侯一死是旁支又是從幾段如水之盤旋而去。趙歇為主一段乃是渡河擊趙大破之句內開出來的頓挫如水之溢而復縱。羽化外黃末下句是頓挫如人透氣一般。當是時楚兵冠諸侯此氣頓一頓又說下去。項羽因留連戰未能下一句是頓挫又承上起下盤旋如水之濺而注旁支也。皆然叙事亦多如此封禪書昔太山段是叙事提五嶽氣開一開。羽紀呂臣軍彭城東三句是鋪張鋪張程節封禪書數箇又作相梁銅柱幾段是程節數去。秦時有好文字故本紀到秦地就好起了古人所謂學問成者只是幾部要緊書讀得了便是。史記五帝三代紀零碎秦紀就好起了。蓋秦原有史趙世家文字周詳是趙有史其他想無全書故西域博載秦書傳載史記屈原傳因言詭甲屈故詭在後。莊左如金碧山水史記如清金淡墨史記好寄漢書冠冕自晉書而下其氣輕無足觀矣。

十六卷序

長樂郡
振錄西
諸子本

明六代本宋濂等撰元史成合

二十一史刊布天下成祖遷都

北平詔重刊於是南北板之

分其後二百餘年以時修補

國之書也但板藏國

其山後有某水等乃為大家文字。他人之文如臨小畫非不工緻。子長之文如西長江萬里圖。他人文字一條鞭的。他人文字六好。但如一箇人面目。俱完毫無生氣。孟堅郊祀志。續與封禪書兩篇。相稱。故稱班馬。封禪書周人之言。方惟者是。長弘此謂旁支。他人文字無此。封禪書云。狸首者諸侯。不來。此是訓解相類。自未廟時也。作廟時後。與下數箇。其後字一般。但又說得好。故圈。高帝紀。項羽兵四萬云。淡而景好。項羽紀。當是時。趙歇為王。段氣開。一開如本說。此飲酒乃說何。閑遊景致。雖煩而不煩。大率是精神妙處。漢王敗。鼓城氣索。至漢王間往。從之。諸敗軍皆會。氣復振。事與氣稱。項羽殺王離。與敗城下。段氣亦然。漢王間往。從之。至諸敗軍。一段此敘事中。氣也散。又與事與氣稱。項王與漢王相臨。廣武時。如做戲。一出上。出下。最妙。春秋戰國時事。不過一國爭鬪。其事小。項羽沛公動。輟以半箇天下。相鬪。故太史有大字。當此時。趙歇為王。當是時。楚兵冠諸侯。二。是旁支。又是捲幾段。如水之盤旋而去。趙歇為王。一段。乃是渡河擊趙。破之。句內開出來的。頓挫如水之溢而復縱。羽化外。黃末下。句是頓挫。如人透氣一般。當是時。楚兵冠諸侯。句。此氣頓一頓。又說下去。項羽因留連戰。未能下一句。是頓挫。又承上起下。盤旋如水之濺。回注旁支。句。皆然。敘事之多。如此。封禪書昔太山一段。是敘事。挑五。嶽氣開。一開。羽紀。呂臣軍鼓城。東句。是鋪張。鋪張。程。即封禪書數箇。又作栢梁。柱。幾段。是程。前。數去。秦時。有好文字。故本紀。到秦。就起。了。古人所謂。學問成者。只是幾部。要緊書。讀得了。便是。史記五帝三代。紀零碎。秦紀。就好。起。蓋原有史。趙世家。文字。周詳。是趙。有文。其他。想無。余。書。故。西。域。博。載。張。蒼。傳。書。載。詔。書。屈原傳。因。賈。誼。甲。屈。故。誼。在。後。注。左。如。金。碧。山。水。史。記。如。清。金。淡。墨。史。記。好。奇。漢。書。冠。冕。是。自。晉。書。而。下。其。氣。輕。無。足。觀。矣。

十七史序

長樂郡
振錄西
諸子志

明太祖命宋濂等撰元史成合
二十一史刊布天下成祖遷都
北平詔重刊於是南北板之
分其後二百餘年以時修補煌
煌哉經國之書也但板藏國雍

學者苦不易得是以通經之士
將舉其名而不可得可慨已虞
山毛生好古博學家有遺書十
三經注疏通鑑子史之類窮年
讐校皆授棗梨復刊十七史成
問序於予予曰毛生之功深且

遠矣然獨遺於宋遼金元者其
力有未逮與非也間考歷代史
書九史公承焚書之後收拾散
亡變編年爲紀傳勒成一家言
百世而後奉爲典型班氏漢書
叙次詳密呂東萊比之左傳朱

文少擬似尚書當與史記竝傳
其他自范蔚宗以下陳承祚沈
休文之徒著作日盛文氣日衰
而銓次失倫闕茸繁猥未有如
宋史之甚者爲卷六百文成百
萬歐陽玄揭傒斯輩各以其意

相上下記一事而先後不同傳
一人而美醜互異且不唯其人
唯其官不唯其實唯其名彼此
矛盾何足傳信況乎遼金之錯
雜元史之叢穢者乎毛生刊史
而不及宋遼金元意以俟之論

定者耳然卽十七代統論之班
馬三史繁簡懸殊班密不勝馬
疎誠篤論也後漢東觀大集羣
儒弘開史局而著述無主條章
不立是以伯度譏其不實公瑾
以爲可焚是非顛倒始於帝魏

寇蜀之文體制溷淆積於駢四
麗六之習南北分裂語似侏儒
頭白可期汗青無日若夫新唐
書詞簡事增世稱良史而議者
以爲不若舊者之繁唯歐陽公
五代史筆削是非深有合於春

秋之旨淹雅博貫直接龍門而
毛生於十七代中一無去取者
何也曰勢也楊升菴曰史記所
以獨絕千古非特太史公筆力
最優亦由上下數千載衷集左
氏國語等書及漢代司馬東方
鄒枚董賈諸名人大文章以爲
楨幹使文忠亦得如太史公摺
摺貫穿其於史記何多讓焉今
天子銳志稽古方命儒臣纂修明
史珥筆諸臣極一時通博之選
盛世鴻文連鑣班馬不知毛生

能贊一辭否也予叨

簡命視學江南兢兢以起衰扶正

爲已任常疏請頒治平之書首

重經史旁及性理諸書蓋士君

子欲爲孝子爲忠臣非經史無

所興起欲善文章善經濟非經

史無所準繩且經必得史而後

正其褒貶史必得經而後定其

指歸二者恒相表裏予志如此

故於毛生有深取焉

賜進士出身奉政大夫提督淮揚

蘇松常鎮徐州等處學政江南

提刑按察司僉事前禮部儀制
司員外郎西山張能鱗撰



汲古毛氏新刻十七史序

崇禎庚辰之歲汲古毛氏重鐫

十三經余為其序越十有七年

歲在丙申十七史告成予晉復

請徐敏容有問於余曰汲古之

刻先經而後史何也余曰經猶

權也史則衡之有輕重也經猶
度也史則尺之有短長也古者
六經之學專門名家各仞師說
聖賢之微言大義綱舉目張肌
劈理解權衡尺度鑿鑿乎楷定
於胷中然後出而從事于史三

才之高下百世之往復分齊其
輕重短長取裁于吾之權度量
黍抄忽螿無不宜而後可以明
體適用為通矣地人之大儒有
人曰我知輕重我知短長問之
以權度量若知也此無目而諱目

不通經而學史之過也。有人曰：我知權，我知度，問之以輕重，短長亦茫如也。此執畬而為日，不通史而執經之過也。經不通，史史不通，經誤用其偏，詖嵬瑣之學術，足以殺天下。是以古人慎

之經，經緯史，州次，部居，如農有畔，如布有幅，此治世之菽粟，亦救世之藥石也。客曰：編年、紀傳、史家兩行，今何獨取乎紀傳也？曰：左氏之書，先經始事，後經終義，經也，非史也。司馬氏以命世

之跡曠代之識高視千載勅立
史記本末紀年表祖春秋之凡例
公書世家列傳變國史之條目
班氏父子因之用炎漢一代之
彙典整齊其文而後史家之體
要炳如日星考祖禰於史局聖
作明述二氏其庶矣乎竊謂有
事於史者以紀傳踵馬班則順
祀也其軌夷以春秋躋孔左則
逆祀也其名次學者於涑水新
安奉為丹書獨反唇乎河汾之
元經朔月曉之論也今自太史

八書以至於五代次第纂輯續此諸
冊府羽陵藏室師秦漢郡之遺
文則姑舍焉金匱石室代有掌
故汗青頭白知所適從後有君
子可以定百世之史法泐也客曰
鈞玄舉要自宋已來亦多家矣

何取乎全史也曰史者天地之
淵府運數之勾股君臣之元龜
夷夏之疆索道理之窟宅智諍
之伏藏人時之數澤文章之苑
圃以神刺萬夏為碁局史為其
譜以興亡治亂為藥病史為其

據善讀史者如兵馬之落材如
海師之採寶其所以礫肘而量
畫地而取乎東萊之詳節瓌而
不要毘陵之左編博而不詳自
是以下無譏焉代各一史史各
一局橫豎以羅之參伍以考之
如登臺以臨雲物如上巢車以
撫戰塵於是乎耳目發皇心胷
開拓頑者使矜弱者使勇陋者
使通愚者使慧寡者使博需者
使決僑者使沉然後乃知失割
剗奪喪方隅自命者未有不望

虞翻遜向若而嘆者也。善奕者
取金局善讀者取全書。此古人
讀史之法。亦古今之學范也。客
曰：史自東漢已降靡矣。不擇而
取之者何也？曰：太史公之才。秦
漢以來一人而已矣。世所傳百

家。誦林上下五百年才人。文士
鈎索字句不能彷彿其形。似今
遽欲伸紙奮筆儼然抗行。因以
蹂踐晬書。諸人謂不足供其丸
跡。此所謂雜蕙。則誣也。漢晉貌
美。評縛則宋。剪裁則南北。典要

則益復繩尺槩括猶可以追配
古人猶是而遠引焉如夸父之
逐日不盡而立槁焉斯已矣太
史公稱君子必曰好學深思世
有好學深思之君子必不敢易
視太史公之史而以為可學必
不敢薄視太史公以後之史而
以為不足學三折肱知為良醫
有能易心孫志不以余言為瑣
者或亦憐其為折肱之醫而喟
然三嘆也客撫然避席曰如夫
傾之者是役也功於史學梓矣

毛子有事經史在崇禎時正乙
夜細旃稽古右文之日崇山示
夢龍光金書大橫占兆之初神
者告之矣成均之典冊劫灰已
然鴻都之石經珠囊重理聖有
謨訓文不在茲東壁圖書光昱

昱射南斗此非其祥乎余曰唯
唯遂并叙問答之辭書之首簡
強圉作噩之歲九月望日舊史
官虞山蒙叟錢謙益再拜謹序

外郎

手于



重刻十七史序

閒居無事欲見古人古人不可得見也如隔數千百高山大川思之宵宵顧忽能使我見古人忽能使我見我或

良古人忽能使我見我或
大川思之宵宵顧忽能使我
下界思之味國幾千百高山
閱者無事欲見古人古人不
重刻十七史序

歌或笑或笑或語或端委或
側弁或褒衣魚雅或解衣磅礴
人有其性情有其氣質有
其耳目口鼻面貌動作云爲
森然無遁情而其所行之
事之成敗得失是非邪正亦
瞭如列眉如指掌朝暾初暎
丙夜其涼窗風習習之下其
有所遇在紙背又在淨几
前是矣我能見者大也我未

能本善人見我也善人見善
人也古夫其古夫又能學古
人之性情氣質耳目口鼻面
貌動作云爲以與世見而我
亦遂得因古人見古人也我
得因古人見古人遂公然能
令古人見我也若此者非讀
史不爲功夫域中有三大權
史居一焉昔人謂所得良史
者其明必足以周萬事之理

美道必足以適天下之用美
智必足以通難知之意美文
必足以發難顯之情非是數
者則不能以行世而傳後如
是乎其足以行世而傳後者

則其明其道其智其文之能
如是焉必也十七史起龍門
迄廬陵五代其間採摭羣言
自成一家書美矣談乎秦不
美者徵于聖人之首然其能

以行世而傳後者蓋千百年
垂茲矣海虞毛生晉讀而心
好之命重付梓毛生固雅嗜
古人書剞劂之板盈棟是其
意蓋欲因古人見古人又欲

以古人之挈古人以與世見
者不欲以私諸已而以之公
諸人殆太史公所謂好學深
思心知其意者耶語云前事
之不忘後事之師吾欲使夫

亦之人因是書以見古人遂
得因古人使古人見我而我
之見古人且日益親切我見
古人之行事日益著明立千
百年之下以歷觀乎其上凡

一代之典制文物因革損益
盛衰治忽之數罔不迅若發
蒙朗若止水則胥天下人讀
是書胥天下人皆好學深思
亦知其意者也則毛生重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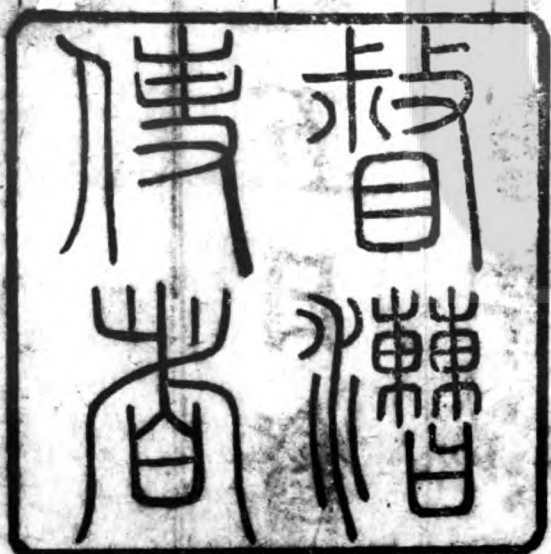
意也夫今世之人若毛生者

又曷可少哉

順治丁酉春杪之五日督漕

使者關中侯于唐書於橋

李舟次



意也夫今世之人若毛生者

重鐫十三經十七史緣起

毛晉艸芥之臣禱昧之質何敢從事於經史二大部今斯剞劂告成
或有獎我為功臣者或有罪我為僭分者因自述重鐫始末藏之家
塾示我子孫之能讀我書者天啟丁邗初入南闈設妄想祈一夢少
選夢登明遠樓中睹一龍口吐雙珠各隱隱猶文唯碩元中一山字皎
皎露出仰見兩楹分懸紅牌金書十三經十七史六字遂寤三場復
夢夢無異竊心異之綴羽之後此夢時時往來胸中是年余居城南
市除夕夢歸湖南載德堂柱頭亦懸十三經十七史二牌煥然一
新紅光出戶元旦拜母備告三夢如一之奇母所然曰夢神不過教
子讀盡經史耳頃亟還湖南舊廬掩關謝客雖窮通有命廢不失為
醇儒遂舉曆選吉忽憬然大悟曰太歲戊辰崇禎改元龍即辰也珠
頂露山即崇字也奇驗至此遂誓願自今伊始每歲訂正經史各一

部書之聚棗及築館方與同人聞風而起議聯天下大社列十三人
任經部十七人任史部更有欲益四人并合二十一部者築舍紛紛
卒無定局余唯閉戶自課已耳且幸天假奇緣身無疾病家無外侮
客不首娛才三年如一日迨至庚辰除夕十三部板斬新插架賴鉅
公淵匠不惜工費流布寰宇不意辛巳壬午兩歲災擾資斧告竭亟
棄負郭田三百畝以充之甲申春仲史亦衰然成帙矣豈料兵興寇
發危如累卵分貯版籍於湖邊高畔茆菴艸舍中水火魚鼠十傷二
三呼天號地莫可誰何猶幸數年以違邨居稍寧扶病引雛收其放
失補其遺亡一十七部連牀架屋仍復舊觀然校之全經其費倍蓰
奚正十年之田而不償也回首丁卯至今三十年卷帙從衡丹黃紛
雜夏不知暑冬不知寒晝不知出戶夜不知掩扉迄今頭顱如雪目
睛如霧尚乾乾不休者惟懼負吾母讀盡之一言也而今而後可無憾

矣竊笑棘闈假寐猶夫牧人一夢耳何崇禎之改元十三年之安堵
十七年之改步如鏡鏡相照不爽秋毫耶至如獎我罪我不過夢中
說夢余又豈願人人與我同夢耶

順治丙申年丙申月丙申日丙申時題于七星橋西之汲古閣中
編年重鐫經史目錄隨遇宋版精本攷校畧無詮次

崇禎戊辰開雕周禮四十二卷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唐太宗御撰晉書一百三十卷

順治戊子補續脫簡載記三十卷

崇禎己巳開雕孝經九卷 宋邢昺校

唐書二百二十五卷 宋歐陽修等奉勅撰

順治戊子補緝脫簡曹公亮進新唐書表目錄四十二卷

崇禎庚午開雕毛詩二十卷 漢鄭氏箋 唐孔穎達疏

歐陽修五代史七十四卷 徐無黨註

順治己丑補緝脫簡司天考二卷職方考一卷十國世家年譜一卷

陳師錫序一葉

崇禎辛未開雕周易九卷 晉韓康伯註 唐孔穎達疏

姚思廉陳書三十六卷

順治己丑補緝脫簡儒林文學列傳二篇

崇禎壬申開雕尚書二十卷 漢孔氏傳 唐孔穎達疏

令狐德棻後周書五十卷

順治庚寅補緝脫簡異域列傳二篇

崇禎癸酉開雕孟子十四卷 漢趙氏註 宋孫奭疏

姚思廉梁書五十六卷

順治庚寅補緝脫簡孟子註疏題辭解十二卷

梁書皇后太子列傳二篇

崇禎甲戌開雕公羊傳二十八卷 漢何休學

沈約宋書一百卷

順治辛卯補緝脫簡符瑞志三卷百官志二卷

崇禎乙亥開雕穀梁傳二十卷 晉范甯集解 唐楊士勛疏

魏徵等隋書八十五卷

順治辛卯補緝脫簡志三十卷

崇禎丙子開雕儀禮十七卷 漢鄭氏註 唐賈公彥疏

魏收魏書一百三十卷

順治壬辰補緝脫簡志二十卷 原缺天象三四

崇禎丁丑開雕論語二十卷 魏何晏集解 宋邢昺疏

蕭子顯南齊書五十九卷

順治壬辰補緝脫簡輿服志一篇高逸孝異列傳二篇

崇禎戊寅開雕左傳六十卷 晉杜氏注 唐孔穎達疏

李百藥北齊書五十卷

順治癸巳補緝脫簡神武本紀二卷後主幼主本紀一卷

列傳散失八十八葉

崇禎己卯開雕禮記六十三卷 漢鄭氏注 唐孔穎達疏

李延壽北史一百卷

順治癸巳補緝脫簡本紀一十二卷

崇禎庚辰開雕爾雅十一卷 晉郭璞注 宋邢昺疏

李延壽南史八十卷

順治甲午補緝脫簡列傳六十卷至七十卷

崇禎辛巳開雕司馬遷史記一百三十卷 裴駰集解

順治甲午補緝脫簡周本紀一卷禮樂律曆書四卷儒林列傳五六七葉

崇禎壬午開雕班固前漢書一百二十卷 顏師古注

順治乙未補緝脫簡藝文志一卷文三王傳賈誼傳叙傳四卷

崇禎癸未開雕范曄後漢書一百三十卷 唐章懷太子賢注

順治乙未補緝脫簡八志三十卷 劉昭補註

崇禎甲申開雕陳壽三國志六十五篇 裴松之注

順治丙申補緝脫簡蜀志二卷至七卷上三國志表一篇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Faint bleed-through text from the reverse side of the page]

史記集解序

曰東萊讀史經
讀史先看體統合

代經紀風俗消長
治亂觀之如秦之

暴虐漢之寬大皆
其統體也其編勝

處皆當復須識
深考一君之統體如文

帝之寬宣帝最
之類統體蓋謂

大經如代統體在
寬雖有一兩君稍

嚴不害其為寬
一君統體在嚴雖

有一兩事稍寬不
害其為嚴讀史自

善其為嚴讀史自

裴駙 駙字龍駒河東人宋中郎外
兵參軍父松之太中大夫

班固有言曰

固撰漢書作司馬遷傳評其作史記所採之書兼論其得失故裴駙此序先引之為說也按固字孟堅扶風人後漢明帝時仕至中護軍祖穉廣川太守父彪徐令續太

司馬遷據左氏國語

仲尼作春秋經魯史左丘明作傳合三十篇故曰左氏傳國語亦丘明所撰上起周穆王下訖敬王其諸侯之事起魯莊公迄春秋末凡二十

采世本戰國策

劉向云世本古史官明於古事者之所記也錄黃帝已來帝王諸侯及卿大夫系諡名號凡十五篇也戰國策高誘云六國時縱橫之說也一曰短長書

述楚漢春秋

漢太中大夫楚人陸賈所撰記項氏與漢高祖初起及說惠文間事

其言秦漢詳矣至於采經撫傳

按武帝年號言太史公所記迄至武帝天漢之年也

分散數家之事甚多疏略或有抵牾

抵音丁禮反梧音吾故反抵者觸也梧亦針相抵觸之名按今屋梁上針柱曰

馳騁古今上下數千載間斯已勤矣又其是非頗謬於聖人

聖人謂周公孔子也言周孔之教皆宗儒尚德今太史公乃先

論大道則先黃老而後六經序游俠則退處士而

黃老宗勢利是謬于聖人也

進姦雄

游俠謂輕死重氣如荆軻豫讓之輩也游從也行也俠挾也持也言能相從游行挾持之事又曰同是非曰俠也

貧賤此其所蔽也然自劉向揚雄博極羣書皆稱遷有良史之才服其

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

俚音里劉德曰俚即鄙也崔浩云世有鄙俚

之語則俚亦野也俗也不俚謂詞不鄙樸也

其文直

善序事理辯而不華質而不俚

官重或官輕而事重或分或合或簡或繁且如漢九卿較周六官一官掌令歸幾卿卿掌昔隸幾官統體孰正孰偏孰出孰納孰壅孰決參攷孰疎孰密丞相御史統九卿與周三公六卿其意同異優劣如何每代皆當此推究又如歷代事權所在如東漢雖設三公而事權乃專在尚書之類皆當精攷

史通云當春秋之世諸侯國自有史故孔子求眾家史記而得百二十國書如楚之書鄭之志魯之春秋魏之紀年此其可得言者左丘明既配經立傳又撰諸異同號曰傳國語二十篇斯蓋採書志等文非唯魯之史記而已楚漢之際有好事者錄自古帝王公侯卿大夫之世終乎秦末號曰世本十五篇春秋之後七雄並爭秦并諸侯則有戰國策三十三篇漢興太中大夫陸賈紀錄時政作楚漢春秋九篇孝武之世太史公司馬談欲錯綜古今勒成一史其意未就而卒子遷乃述父遺志採左傳國語刪世本戰國策據楚漢列時事上自黃帝下訖麟趾作十二本紀書三十世家七十列傳凡百三十篇都謂之史記協厥六經異傳整齊百家雜語藏諸名山副在京師以俟後聖君子至宣帝時遷外孫楊惲祖述其書遂宣布焉而十篇未成有錄而已元成之間會稽褚先生更補其缺作武帝紀三王世家龜策日者辭多鄙陋非遷本意也晉散騎常侍巴西譙周以遷書周秦已上或采家人諸子不專據正經於是作古史考二十五篇皆憑舊典以亂其繆今則與史記並行於代焉又云史記者因魯史舊名曰史記自是漢世史官所續皆以史記為名迄乎東晉著書猶稱漢記至梁武帝又勅其羣臣上自太初下終齊室撰成通史六百二十卷至吳蜀二主皆入世家五胡及拓拔氏列于夷狄傳其體皆如史記惟無表而已元魏濟陰王暉業又著科錄三百七十卷六起上古終于宋年取其行事尤相似者共為一科故以科錄為號是史記集解序顯慶中隴西李延壽抄撮近代諸史南起宋終陳北始魏終隋號南北史凡此諸作皆史記之流也

司馬遷史記凡一百三十篇總一百三十卷

十二本紀一十二卷

十表一十卷

八書八卷

三十世家三十卷

七十列傳七十卷

裴駟注



皇明崇禎十有四年歲在昭陽大荒駱陬月上日琴川毛氏開雕

索隱曰昭陽辛也爾雅曰在辛曰重光在巳曰大荒落今從歷書天官書



歸震川先生下第一次即閱史記一遍凡六閱而成進士錢牧齋先生廣撰震川之文而編次之其中簡潔宕逸之作每得史記之神讀之不欲釋手近得震川所閱史記用紅黃紫筆分別其疆界抉剔其經絡指點其神形所以周示後學甚悉也今篇中用朱筆所界者即其大凡讀者當細思之

南陽道穀記



史記目錄

十二本紀

十表

八書

三十世家

七十列傳

史記一

史記二

史記三

史記四

史記五

史記六

五帝本紀第一

夏本紀第二

殷本紀第三

周本紀第四

秦本紀第五

秦始皇本紀第六

裴駟集解



歷代用人次第謂

人材出之塗及其流

品科目世襲軍功

納粟晉更之類謂

遷除來歷遲速次

第

兵制。歷代兵制沿

軍。或出於民則放其

成丁歸農之限耕戰

部伍之法調法教閱

之節屯戍替易之期

以西漢言南北軍如

何召募如何科差如

何常聚如何更番

隊伍人數糧食多少

皆須見其原委郡

國之兵虎符調發

如何徵集平居如何
聯屬事訖如何放
散亦須見其曲折或
出于兵則考其兵
民之分起自何時
其部伍調發厚給
之制歷代之兵內外
輕重勢如或聚
於國都或聚於邊
鄙之類歷代用兵道
里之遠近歷時之久
速形勢之利害糧食
之難易將權之專
雜軍律之得失皆
當詳攷
財賦。歷代財賦

本末源流統一代論
之其初何故贏餘其
後何故匱乏比較其
多寡求其所以然
仍考出入之數察其
所偏在上在下攷其
所滯在彼在此明其
所增而暗其所損小
有所棄而大有所得
凡興廢因革皆兼
及其義之當否時
之升降事之利害
又如財賦中條具
者如租稅鹽鐵錢
弊田利之類皆當
別攷其損益盈虛

史記七

項羽本紀第七

史記八

高祖本紀第八

史記九

呂后本紀第九

史記十

孝文本紀第十

史記十一

孝景本紀第十一

史記十二

孝武本紀第十二

史記十三

三代世表第一

史記十四

十二諸侯年表第二

史記十五

六國表第三

史記十六

秦楚之際月表第四

史記十七

漢興以來諸侯年表第五

史記十八

高祖功臣侯年表第六

史記十九

惠景間侯者年表第七

史記二十

建元以來侯者年表第八

史記二十一

建元以來王子侯者年表第九

史記二十二

漢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第十

史記二十三

禮書第一 漢書禮樂併為一志

史記二十四

樂書第二

史記二十五

律書第三 漢書律曆併為一志

史記二十六

曆書第四 漢書作天文志

史記二十七

天官書第五 漢書作郊祀志

史記二十八

封禪書第六 漢書作溝洫志

史記二十九

河渠書第七 漢書作食貨志

史記三十

平準書第八 漢書作食貨志

之大端

刑法。歷代用刑。

繁簡寬猛。其意

其法皆當。其法

謂大法。及雖一法而

有深意者。及其

應效。謂如武帝立

法而盜賊愈多。或

盡除其法而盜賊清

之類。大乎此

者。可類推。又如特

起大獄。如楚王英

及論囚之數。六科酌

其關治體者。放之

政事。謂政事之

大者。如制度禮樂

官制。納諫恤民用

兵任相。任將。財賦

大法沿革。法度及吏

張及刑獄之夫。皆

是。並止標出。大經

如財賦。書其年。權

益鐵。因其人。建議

有何大利害。至於

制度曲折。則不編

如用兵。書其年。遣

其將。伐其地。孰勝

孰敗。所得者。幾可

失者。幾重。其計謀

曲折。並不及

君德。如漢紀高

祖寬仁。度之類。凡志傳中。所說德

史記三十一

吳太伯世家第一

史記三十二

齊太公世家第二

史記三十三

魯周公世家第三

史記三十四

燕召公世家第四

史記三十五

管蔡世家第五

史記三十六

陳杞世家第六

史記三十七

衛康叔世家第七

史記三十八

宋微子世家第八

史記三十九

晉世家第九

史記四十

楚世家第十

史記四十一

越王句踐世家第十一

史記四十二

鄭世家第十二

史記四十三

趙世家第十三

史記四十四

魏世家第十四

史記四十五

韓世家第十五

史記四十六

田敬仲完世家第十六

史記四十七

孔子世家第十七

史記四十八

陳涉世家第十八

史記四十九

外戚世家第十九

史記五十

楚元王世家第二十

史記五十一

荆燕世家第二十一

史記五十二

齊悼惠王世家第二十二

史記五十三

蕭相國世家第二十三

史記五十四

曹參世家第二十四

相業。前政事

門說任相。止說用

某人為相。幾年除

幾年罷。至於前

則及為相事業。

如蕭曹為相。體

如何。規模如何。置

措如何。盧杞李

林甫。姦邪。以

如何。石慶公孫賓

為妾。靡之。以

國勢。君之昏

明。國之強弱。安危

君子。小人之進退

消長。土地之廣狹

戶口之多少。權柄

所在。皆是。權柄所

在。謂如內重外輕。

外重內輕。權在掌

相貴賤之類。

風俗。謂如史傳

中說文帝相。高

里。聖言過失。武

帝北島。蕭然之

類。

蘇老泉論經史

相表裏。曰。經以

道法勝。史以事

辭勝。經不得史

無以證其褒貶

史不得經。無以

要其歸宿。言經

史記五十五

。留侯世家第二十五

史記五十六

。陳丞相世家第二十六

史記五十七

。絳侯周勃世家第二十七

史記五十八

。梁孝王世家第二十八

史記五十九

。五宗世家第二十九

史記六十

。三王世家第三十

史記六十一

。伯夷列傳第一

史記六十二

。管晏列傳第二

史記六十三

。老子韓非列傳第三

史記六十四

。司馬穰苴列傳第四

史記六十五

。孫子吳起列傳第五

史記六十六

。伍子胥列傳第六

史記六十七

。仲尼弟子列傳第七

史記六十八

。商君列傳第八

史記六十九

。蘇秦列傳第九

史記七十

。張儀列傳第十

史記七十一

。樗里子甘茂列傳第十一

史記七十二

。穰侯列傳第十二

史記七十三

。白起王翦列傳第十三

史記七十四

。孟子荀卿列傳第十四

史記七十五

。孟嘗君列傳第十五

史記七十六

。平原君虞卿列傳第十六

史記七十七

。魏公子列傳第十七

史記七十八

。春申君列傳第十八

史之相表裏也

儒張紳主行序

序定宇陳氏

通鑑續編行其

說曰史之為體不

有以本乎經不

足以成一家之言

史之為體不有以

本乎經不為

代制故史

公史其辭本

乎尚書司馬公

之通鑑其體本

乎左傳朱子

之經目其辭本

乎春秋杜佑

通典其體本乎周

禮惟易詩之體

未有得之者而韓

嬰之韓詩外傳揚

雄之太玄經可謂

傑出矣

史記近少善本

屢經翻刻愈益

差訛蓋苦為不

知者妄改耳如

韓信傳此特匹

夫之勇耳也下原

有也字須溪云

此耳也異司馬

相如傳文君已矣

身於司馬長卿

史記七十九

。范睢蔡澤列傳第十九

史記八十

樂毅列傳第二十

史記八十一

。廉頗藺相如列傳第二十一

史記八十二

田單列傳第二十二

史記八十三

魯仲連鄒陽列傳第二十三

史記八十四

。屈原賈生列傳第二十四

史記八十五

呂不韋列傳第二十五

史記八十六

。刺客列傳第二十六

史記八十七

李斯列傳第二十七

史記八十八

蒙恬列傳第二十八

史記八十九

。張耳陳餘列傳第二十九

史記九十

魏豹彭越列傳第三十

史記九十一

黥布列傳第三十一

史記九十二

。淮陰侯列傳第三十二

史記九十三

韓王信盧綰列傳第三十三

史記九十四

田儋列傳第三十四

史記九十五

樊鄴滕灌列傳第三十五

史記九十六

張丞相列傳第三十六

史記九十七

酈生陸賈列傳第三十七

史記九十八

傅靳蒯成列傳第三十八

史記九十九

劉敬叔孫通列傳第三十九

史記一百

季布欒布列傳第四十

史記一百一

袁盎鼂錯列傳第四十一

史記一百二

張釋之馮唐列傳四十二

故倦遊。須溪云。已失身於司馬。為句。長卿故倦。游為句。今俗士。不得其讀。於長卿下。又添長卿二字。失古人之意矣。然俗士以帖括講麗之耳目。而欲窺雄深雅。雅健之心胸。無怪其然。獨可為身。三好古之士道。

史記一百三 萬石張叔列傳第四十三

史記一百四 田叔列傳第四十四

史記一百五 扁鵲倉公列傳第四十五

史記一百六 吳王濞列傳第四十六

史記一百七 魏其武安侯列傳第四十七

史記一百八 韓長孺列傳第四十八

史記一百九 李將軍列傳第四十九

史記一百十 匈奴列傳第五十

史記一百一十一 衛將軍驃騎列傳第五十一

史記一百一十二 平津侯主父列傳第五十二

史記一百一十三 南越尉佗列傳第五十三

史記一百一十四 東越列傳第五十四

史記一百一十五 朝鮮列傳第五十五

史記一百一十六 西南夷列傳第五十六

史記一百一十七 司馬相如列傳第五十七

史記一百一十八 淮南衡山列傳第五十八

史記一百一十九 循吏列傳第五十九

史記一百二十 汲鄭列傳第六十

史記一百二十一 儒林列傳第六十一

史記一百二十二 酷吏列傳第六十二

史記一百二十三 大宛列傳第六十三

史記一百二十四 游俠列傳第六十四

史記一百二十五 佞幸列傳第六十五

史記一百二十六 滑稽列傳第六十六

班固三記也游俠
貨殖二傳訓言
其志有可傷
者孟堅之言固
為正也然亦未
免深文五於先
黃老後六經自
是史記可於後
當文景之後高
黃老者隨時也
至遷則不然矣
老子與韓非同
傳仲尼為世家
自序言禮以節
黃帝始制文字
史宜始於黃帝
也禮有五帝純
書有二典史公
括以為書何批

黃陶菴曰堯舜
禹湯或以為謚
或以為皆名或
以堯舜禹為名
湯為號余謂皆
非也謚法起於
周公以堯舜禹
湯為謚者固不
足據而以有鯀
在下曰虞舜及
未禹等文證
其為名則亦非
也史傳多追
稱之詞如左傳
石碣稱陳桓公
方有寵於王
戰國策馮煖

東莞徐廣研核眾本為作音義具列異同兼述訓解竊有所發明
而殊恨省略聊以愚管增演徐氏采經傳百家并先儒之說豫是
有益悉皆抄內刪其游辭取其要實或義在可疑則數家兼列漢
書音義稱臣瓚者莫知氏姓今直云瓚曰又都無姓名者但云漢
徐為本號曰集解未詳則闕弗敢臆說人心不同聞見異辭班氏
所謂疏略抵牾者依違不悉辯也愧非胥臣之多聞子產之博物
妄言末學蕪穢舊史豈足以開諸蓄德庶賢無所用心而已
史記一凡徐氏義稱徐姓名以別之是徐氏義稱徐姓名以別之
五帝本紀第一
黃帝者徐廣曰號有熊少典之子姓公孫譙周曰有熊國君少典之子也皇甫謚曰有熊今河南新鄭是也名曰軒轅
生而神靈弱而能言幼而徇齊徐廣曰墨子曰年踰十五則聰明心慮無不徇通矣駟案徇疾齊速也言聖德幼而疾速也長

而敦敏成而聰明軒轅之時神農氏世衰皇甫謚曰易稱庖犧氏沒神農氏作是為炎帝百姓而神農氏弗能征於是軒轅乃習用干
戈神農黃帝之臣則伏羲之始也征不享諸侯咸來賓從而蚩尤最為暴莫能伐應劭曰蚩尤古天子贊曰孔子三朝
炎帝欲侵陵諸侯咸歸軒轅軒轅乃修德振兵治五
氣王肅曰五行之氣藝五種藝樹也詩云藝之荏菽周禮曰穀宜五種鄭玄曰五種黍稷菽麥稻也撫萬民度四方王肅曰度四方
然後得其志蚩尤作亂不用帝命於是黃帝乃徵師諸侯與蚩尤
戰於涿鹿之野服虔曰涿鹿山名在涿郡張晏曰涿鹿在上谷遂禽殺蚩尤皇覽曰蚩尤冢在東平郡壽張縣闕鄉城中高七丈民常十月
軒轅為天子代神農氏是為黃帝天下有不順者黃帝從而征之
平者去之披山通道徐廣曰披他本亦作破字蓋當為說說者旁其未嘗寧居東
至于海登丸山徐廣曰丸一作凡駟案地理志曰丸山在郎邪朱虛縣及岱宗西至于空桐應劭曰山名

黃帝者光也
厚中
之色德四
季與地同
功故先貴
以別之也
時
風俗通云黃
帝始制夏
垂衣裳上補
下宗以避風
雨禮之法度
與事創業
非始於湯
矣

謂梁王曰齊

族其大臣孟

嘗君此類甚

多二典亦當

時史臣所記

舜禹皆道稱

耳以來禹為

君稱臣名則

禹敷土為臣

書君名平克

之祖稱藝祖

文祖克稱神

宗豈得君臣

皆名漫無所

別乎孔子於

老彭已不斥

其名如堯舜

禹果名豈得

屢見於書乎

按秦始皇制

曰朕聞古者

號無諡中者

號死而行為

謚則堯舜禹

湯皆號也生

為號死為謚

太史公五帝

紀贊以百家

言黃帝其

文不雅馴又

歷叙已所采

於長老及春

登雞頭南至于江登熊湘封禪書曰南伐至于召陵登熊山地理志曰湘山在長沙益陽縣北逐葷粥匈奴

傳曰唐虞以上有山戎合符金山而邑于涿鹿之阿遷徙往來無常處以

師兵為營衛官名皆以雲命為雲師應劭曰黃帝受命有雲瑞故以雲紀事也春官為青雲夏官為縉雲秋官為白雲冬

官為黑雲中官為黃雲張晏曰黃帝有景雲之應因以名師與官置左右大監監于萬國萬國和而鬼神山川

封禪與為多焉徐廣曰多一作朋獲寶鼎迎日推策晉灼曰策數也迎數之也瓚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舉

風后力牧常先大鴻鄭玄曰風后黃帝三公也班固曰力牧黃帝相也大鴻見封禪書以治民順天地之紀

幽明之占死生之說徐廣曰一云幽明之數合死生之說存亡之難時播百穀王肅曰草木時是也草木

淳化鳥獸蟲蛾旁羅日月星辰水波徐廣曰一作沃土石金玉勞動心力耳

目節用水火材物有土德之瑞故號黃帝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

者十四人黃帝居軒轅之丘皇甫謐曰受國於有熊居軒轅之丘故因以為名又以為號山海經曰在窮山之際西射之南張晏曰作軒冕

之服故謂而娶於西陵之女是為嫫祖嫫祖為黃帝正妃徐廣曰祖一作嫫嫫力追反

生二子其後皆有天下其一曰玄囑是為青陽青陽降居江水其

二曰昌意降居若水昌意娶蜀山氏女曰昌僕生高陽高陽有聖

德焉黃帝崩皇甫謐曰在位百年而崩年百一十一歲葬橋山皇覽曰黃帝冢在上郡橋山其孫昌意之子高

陽立是為帝顓頊也帝王世紀云父昌意雖黃帝之嫡以德少降居若水為諸侯及顓頊生十年而伐少昊氏二十年而登帝位

帝顓頊高陽者皇甫謐曰都帝丘今東郡濮陽是也黃帝之孫而昌意之子也靜淵以有

謀疏通而知事養材以任地載時以象天依鬼神以制義治氣以

教化潔誠以祭祀北至于幽陵南至于交趾西至于流沙地理志曰流沙在張

掖居東至于蟠木海外經曰東海中有山焉名曰度索上有大桃樹屈蟠三千里動靜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

照莫不砥屬王肅曰砥平也四遠皆平而來服屬帝顓頊生子曰窮蟬顓頊崩皇甫謐曰在位七十八年年九

十八皇覽曰顓頊冢在東郡濮陽頓丘城門外廣陽里中頓丘者城門名頓丘道

而玄囑之孫高辛立是為帝嚳張晏曰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黃帝之

帝嚳高辛者張晏曰少昊之前天下之號象其德顓頊以來天下之號因其黃帝之

曾孫也高辛父曰嶠極嶠極父曰玄囑玄囑父曰黃帝自玄囑與嶠極皆不得在位至高辛即帝位皇甫謐曰都亳今河南偃師是高辛於顓頊為族子

風俗通云

顓頊者專也

項者信也

言其承易

文之以增

使天下蒙

化者皆貴

貞慧也

風俗通云

顓頊者專也

項者信也

言其承易

文之以增

使天下蒙

化者皆貴

貞慧也

風俗通云

顓頊者專也

項者信也

言其承易

文之以增

使天下蒙

化者皆貴

貞慧也

古文者而成
是篇則凡騎
龍鑄鼎諸
說異事乃
太史公所謂
不雅馴棄如
涕唾者也今
人乃擬其棄
餘而津之艷
稱之何哉又
太史公更贊
皆有超識司
馬貞妄識
之以為不能
備論遂別為
述贊際括
通篇每人

置評事雖不
遺意見則猥
陋矣
帝王世紀稱帝堯
其仁如天其智如
神就如其望如
其明如言其時如
陰注云明以察之
晦以去之見之
謂晦詩所謂春
晦旅以醫明去
以隱隱不欲察淵
魚而料隱隱也
何云春言日秋
言秋夜順陰
陽之道也

高辛生而神靈自言其名普施利物不於其身聰以知遠明以察
微順天之義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財
而節用之撫教萬民而利誨之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
之其色郁郁其德疑疑其動也時其服也士帝嚳漑執中而徧天
下徐廣曰古既字作水旁徧字一作尹日月所照風雨所至莫不從服帝嚳娶陳鋒氏女
生放勳娶嫫訾氏女生摯帝嚳崩皇甫謐曰在位七十年年百五歲皇覽曰帝嚳家在東郡濮陽頓丘城南臺陰野中而
摯代立帝摯立不善崩而弟放勳立是為帝堯帝堯者謚法曰翼善傳聖曰堯放
勳徐廣曰號陶唐皇甫謐曰堯以甲申歲生甲辰即帝位甲午徵舜甲寅舜代行天子事辛巳崩年百一十八在位九十八年其仁如天其知如
神就之如日望之如雲富而不驕貴而不舒黃收純衣徐廣曰純一作絞駟案太古冠冕圖云夏名冕曰收禮記曰野夫黃冠鄭玄曰純衣士之祭服彤車乘白馬能明馴德徐廣曰馴古訓字以親九族九族
既睦便章百姓徐廣曰下云便程東作然則訓平為便也駟案尚書並作平字孔安國曰百姓百官鄭玄曰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百姓昭明
合和萬國乃命羲和孔安國曰重黎之後羲和氏和氏世掌天地之官敬順昊天數法日月星辰敬

授民時分命羲仲居郁夷曰暘谷尚書作暘夷孔安國曰東表之地稱嵎夷日出於暘谷羲仲治東方之官敬道曰
出便程東作孔安國曰敬道出日平均次序東作之事以務農也日中星鳥以殷中春孔安國曰日中謂春分之日也鳥南
方朱鳥七宿也殷正也春分之昏鳥星畢見以正仲春之氣節轉以推孟季則可知也其民析鳥獸字微孔安國曰春事既起丁壯就功言其民老壯分析也
乳化曰字尚書微作尾字說文云尾交接也申命羲叔居南交孔安國曰夏與春交此治南方之官也便程南譌敬致孔
國曰譌化也平序分南方化育之事敬行其教以致其功也日永星火以正中夏孔安國曰永長也謂夏至之日火蒼龍之中星舉中則七星見可知
也以正中夏之節馬融王肅謂日長晝漏六十刻鄭玄曰五十五刻易也革申命和仲居西土徐廣曰一無土字以為西者今天水之西縣也駟案鄭玄曰西者隴西之西今人謂之兌山日昧谷徐
改也日一作柳谷駟案孔安國曰日入于谷而天下冥故曰昧谷此居治西方之官掌秋天之政也敬道日入便程西成孔安國曰秋西方萬物成也夜
中星虛以正中秋孔安國曰春言日秋言夜互相備也虛玄武之中星亦言七星皆以秋分日見以正三秋也其民夷易鳥
獸毛毳孔安國曰夷平也老壯者在田與夏平也毳理也毛更生曰整理申命和叔居北方曰幽都孔安國曰北稱幽都
謂所便在伏物曰短星昴以正中冬孔安國曰日短冬至之日也昴白虎之中星亦以七星並見以正冬節也馬融王肅謂日短晝漏四十刻鄭玄其民燠鳥獸氄毛徐廣曰氄音茸駟案孔安國曰民入室處鳥獸皆生氄毳細毛以自溫也歲三百六

古文尚書
出孔氏屋
壁孔安國
以今文讀
之則起
其家
書
存
馬遷
安國問
書
今
多
古
尚
書
多
通
遷
即
太
史
公
之
書
也
或
未
之
未
義
向
云

十六日以閏月正四時信飭徐廣曰古勅字百官眾功皆與堯曰誰可順

此事放齊曰嗣子丹朱開明孔安國曰放齊臣名堯曰吁頑凶不用孔安國曰吁疑怪之辭

又曰誰可者謹兜曰共工旁聚布功可用孔安國曰謹兜臣名堯曰共

工善言其用僻似恭漫天不可堯又曰嗟四嶽鄭玄曰共工水官名堯曰共

洪水滔天浩浩懷山襄陵孔安國曰懷包襄上也下民其憂有能使治者皆曰

鯀可馬融曰鯀臣名禹父堯曰鯀負命毀族不可嶽曰異哉試不可用而已堯

於是聽嶽用鯀九歲功用不成堯曰嗟四嶽朕在位七十載汝能

庸命踐朕位鄭玄曰言汝諸侯之中有能順事用天命者入處我位統治天子之事者乎嶽應曰鄙德忝帝位堯

曰悉舉貴戚及疏遠隱匿者眾皆言於堯曰有矜在民間曰虞舜

以孝蒸蒸治不至姦孔安國曰不至姦惡堯曰吾其試哉於是堯妻之二女

觀其德於二女舜飭下二女於媯汭孔安國曰舜所居媯水之汭如婦禮堯善之

乃使舜慎和五典鄭玄曰五典五教也蓋試以司徒之職五典能從乃徧入百官百官時

序賓於四門四門穆穆諸侯遠方賓客皆敬馬融曰四門四方之門諸侯羣臣朝者舜賓迎之皆有美德也

堯使舜入山林川澤暴風雷雨舜行不迷堯以為聖召舜曰女謀

事至而言可績三年矣鄭玄曰三年者賓四門之後三年也女登帝位舜讓於德不懌徐廣

正月十日馬融曰上日朔日也舜受終於文祖文祖者堯太祖也

於是帝堯老命舜攝行天子之政以觀天命舜乃在

璿璣玉衡以齊七政鄭玄曰璿璣玉衡渾天儀也七政日月五星也遂類於上帝鄭玄曰禮祭上帝于圜丘禋于六

宗鄭玄曰六宗星辰司中司命風師雨師也駟案六宗義眾矣愚謂鄭說為長望於山川辯於羣神徐廣曰辨音班駟案鄭玄曰羣神若丘陵墳衍

揖五瑞擇吉日見四嶽諸牧班瑞馬融曰揖敘也五瑞公侯伯子男所執以為瑞信也堯將禪舜使羣牧敘之使舜親

往班歲二月東巡狩至于岱宗柴馬融曰舜受終後五年之二月鄭玄曰柴祭東嶽者考績柴燎也望秩於

山川遂見東方君長合時月正日鄭玄曰協正四時之月數及日各備有失誤同律度量衡鄭

脩五禮馬融曰吉凶賓軍嘉也五玉鄭玄曰即五瑞也執之曰瑞陳列曰玉三帛馬融曰孤所執也鄭玄曰帛所以

曰律音律度丈尺量斗斛衡斤兩也

馬王也必三者高陽氏後用赤繒高辛氏後用黑繒其餘諸侯皆用白繒

卒乃復馬融曰五器上五玉五玉禮終則還之三帛以下不還五月南巡狩八月西巡狩十一月北

巡狩皆如初歸至于祖禰廟用特牛禮五歲一巡狩羣后四朝鄭玄曰巡狩之年諸侯見於方嶽之下其間四年四方諸侯分來朝于京師也

徧告以言明試以功車服以庸肇十有二州決川馬融曰禹平水土置九州舜以冀州之北廣大分置并州燕齊遼遠分燕

以典刑馬融曰言各繇制五常之刑無犯之者但有其象無其人也流宥五刑馬融曰流放宥寬也一日幼少二日

鞭作官刑馬融曰為辨治官事者為刑扑作教刑鄭玄曰扑擯楚也金作贖刑馬融曰金黃金

出金贖罪坐不戒慎者眚裁過赦鄭玄曰眚裁為人作患害者也過失雖有害則赦之怙終徐廣曰怙終終身以為殘賊則

之用刑欽哉欽哉惟刑之靜哉徐廣曰今文云惟刑之謚哉爾雅曰謚靜也謹兜進言共工堯曰不

可而試之工師共工果淫辟四嶽舉鯀治鴻水堯以為不可嶽強

請試之試之而無功故百姓不便三苗馬融曰國名也在江淮荊州數為亂

於是舜歸而言於帝請流共工于幽陵馬融曰北裔也以變北狄徐廣曰變一作燹放

謹兜於崇山馬融曰南裔也以變南蠻遷三苗於三危馬融曰西裔也以變西戎殛鯀

於羽山馬融曰殛誅也羽山東裔也以變東夷四皐而天下咸服堯立七十年得舜

二十年而老令舜攝行天子之政薦之於天堯辟位凡二十八年

而崩徐廣曰堯在位凡九十八年駟案皇覽曰堯冢在濟陰城陽劉向曰堯葬濟陰丘隴山呂氏春秋曰堯葬穀林皇甫謐曰穀林即城陽堯都平陽於詩為唐國百姓悲

哀如喪父母三年四方莫舉樂以思堯堯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

授天下於是乃權授舜授舜則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則

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堯曰終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

舜以天下堯崩三年之喪畢舜讓辟丹朱於南河之南劉熙曰南河九

諸侯朝覲者不之丹朱而之舜獄訟者不之丹朱而之舜謳歌者

不謳歌丹朱而謳歌舜舜曰天也夫而後之中國踐天子位焉劉

曰天子之位不可曠年於是遂反格于文是為帝舜虞舜者謚法曰仁聖名曰重

華徐廣曰皇甫謐曰舜以堯之二十一年甲子生三十一年甲午徵用七十九年壬午即真百歲癸卯崩重華父曰瞽叟瞽叟父曰

司馬溫公史刻序曰愚觀前世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故作史

直據孟子則諸侯莫視自廢何云

司馬溫公史刻序曰愚觀前世史有存之不如其亡者故作史

何云惟刑之靜哉所謂刑期於無刑也

見漢劉向所呂深碑字為小篆而訛者

其細瑣繁蕪不可悉數此言其卓為士大夫所信者云。刻曰頑冥之不入德義則有矣其好利而畏害則與眾不殊也。或者舜未為堯知而舜變欲殺之則可笑堯已知之而岳舉以妻以二女養以百官方且試以百按而禪天下焉則其心豈得則其心之為天不利其子之為天而尚欲殺之乎雖欲殺之亦不可得已藉使得而殺之誓與象將隨踵而誅雖甚惡人必不為也此特閭父里嫗之言而孟子信之過矣後世又承以為實豈不過甚甚矣哉

震川云左傳述古事故稱昔于舜紀沿而不削亦史公之疎

橋牛橋牛父曰句望句望父曰敬康敬康父曰窮蟬窮蟬父曰帝顓頊顓頊父曰昌意以至舜七世矣自從窮蟬以至帝舜皆微為庶人舜父瞽叟盲而舜母死瞽叟更娶妻而生象象傲瞽叟愛後妻子常欲殺舜舜避逃及有小過則受罪順事父及後母與弟日以篤謹匪有解舜冀州之人也舜耕歷山鄭玄曰在河東漁雷澤鄭玄曰雷夏兗州澤今屬濟陰陶河濱皇甫謐曰濟陰定陶西南陶丘亭是也作什器於壽丘皇甫謐曰在魯東門之北就時於負夏鄭玄曰負舜父瞽叟頑母嚚弟象傲皆欲殺舜舜順適不失子道兄弟孝慈欲殺不可得即求常在側舜年二十以孝聞三十而帝堯問可用者四嶽咸薦虞舜曰可於是堯乃以二女妻舜以觀其內使九男與處以觀其外舜居媯汭內行彌謹堯二女不敢以貴驕事舜親戚甚有婦道堯九男皆益篤舜耕歷山歷山之人皆讓畔漁雷澤雷澤上人皆讓居陶河濱河濱器皆不苦窳史記音隱曰音游一甫反駟謂窳病也

年而所居成聚二年成邑三年成都堯乃賜舜絺衣與琴為築倉廩予牛羊瞽叟尚復欲殺之使舜上塗廩瞽叟從下縱火焚廩舜乃以兩笠自扞而下去得不死後瞽叟又使舜穿井舜穿井為匿空旁出舜既入深瞽叟與象共下土實井舜從匿空出去劉熙曰舜以權謀自免亦大聖有神人之助也瞽叟象喜以舜為已死象曰本謀者象象與其父母分於是曰舜妻堯二女與琴象取之牛羊倉廩予父母象乃止舜宮居鼓其琴舜往見之象鄂不懌曰我思舜正鬱陶舜曰然爾其庶矣舜復事瞽叟愛弟彌謹於是堯乃試舜五典百官皆治昔高陽氏有才子八人名見左傳世得其利謂之八愷賈逵曰愷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名見左傳世謂之八元賈逵曰元善也此十六族者世濟其美不隕其名至於堯堯未能舉舜舉八愷使主后土王肅曰君治九土之宜杜預曰后土地也以揆百事莫不時序舉八元使布五教于四方父義母慈兄友弟恭子孝內平外成昔帝

過其其可謂者僅六序虞舜世云舜祖慕葛生稷康康生喬牛喬牛生瞽叟瞽叟生舜史記蓋同而不言出自黃帝此可以洗之尚姓尊卑為始之疑矣

鴻氏有不才子賈逵曰帝鴻黃帝也不才子其苗裔謹兜也掩義隱賊好行凶慝天下謂之渾

沌少皞氏服虔曰金天氏帝號有不才子毀信惡忠崇飾惡言天下謂之窮奇

服虔曰謂共工氏也其行窮而好奇顓頊氏有不才子不可教訓不知話言天下謂之檇

杌賈逵曰檇杌頑凶無此三族世憂之至于堯堯未能去縉雲氏賈逵曰縉雲氏

姜姓也炎帝之苗裔當黃帝時在縉雲之官也有不才子貪於飲食冒于貨賄天下謂之饕餮天

下惡之比之三凶杜預曰非帝子孫故舜賓于四門乃流四凶族遷于

四裔賈逵曰四裔之地去王城四千里以御螭魅服虔曰魑魅人面獸身四足好惑人山林異氣所生以為人害於是四門辟言毋

凶人也舜入于大麓烈風雷雨不迷堯乃知舜之足授天下堯老

使舜攝行天子政巡狩舜得舉用事二十年而堯使攝政攝政八

年而堯崩三年喪畢讓丹朱天下歸舜而禹皋陶契后稷伯夷夔

龍垂益彭祖自堯時而皆舉用未有分職於是舜乃至於文祖謀

于四嶽辟四門明通四方耳目命十二牧論帝德行厚德遠佞人

則蠻夷率服舜謂四嶽曰有能奮庸馬融曰奮庸明庸功也美堯之事者使居官

相事皆曰伯禹為司空可美帝功舜曰嗟然禹汝平水土維是勉

哉禹拜稽首讓於稷契與皋陶舜曰然往矣鄭玄曰然其舉得其人汝往居此官不聽其所讓也舜

曰棄黎民始飢徐廣曰今文尚書汝后稷播時百穀鄭玄曰時讀曰時舜曰契百

姓不親五品不馴鄭玄曰五品父母兄弟子也王肅曰五品五常也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在寬

馬融曰五品之教舜曰皋陶蠻夷猾夏寇賊姦軌鄭玄曰由內為姦起外為軌汝作士

官之長馬融曰獄五刑有服五服三就馬融曰五刑墨劓剕宮大辟三就謂大罪陳諸原野五

流有度五度三居維明能信馬融曰謂在八議君不忍刑宥之以遠五等之差亦有三等之居大罪投四裔次九州之外次中國之外

當明其罪能使信服之舜曰誰能馴予工百工之官也馬融曰謂主皆曰垂可於是以垂為共工馬融曰謂主

曰為司空共舜曰誰能馴予上下原下謂隰草木鳥獸皆曰益可於是以

益為朕虞馬融曰虞掌山澤之官名益拜稽首讓于諸臣朱虎熊羆舜曰往矣汝諧

遂以朱虎熊羆為佐舜曰嗟四嶽有能典朕三禮馬融曰三禮天神地祇人鬼之禮也鄭玄曰天

事地事人皆曰伯夷可舜曰嗟伯夷以汝為秩宗鄭玄曰主秩尊卑夙夜唯敬

直哉維靜潔伯夷讓夔龍舜曰然以夔為典樂教禘子鄭玄曰國子也案尚書作胄子

言意諄長言馬融曰諄所以長言詩之意也聲依詠律和聲鄭玄曰聲之曲折又依長言聲中律乃為和也八音能諧

毋相奪倫神人以和鄭玄曰祖考來格羣后德讓其一隅也夔曰於予擊石拊石百獸率

舞鄭玄曰百獸服不氏所養者也率舞言音和也舜曰龍朕畏忌讒說殄偽振驚朕眾齊說殄行振齊說殄行振

女二十有二人馬融曰稷契皋陶皆居官久有成功但述而美之無所復勅禹及垂已下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嶽凡二十二人鄭玄曰皆格于文祖時所

敬哉惟時相天事三歲一考功三考絀陟遠近眾功咸與分北

各伏得其實伯夷主禮上下咸讓垂主工師百工致功益主虞山

澤辟棄主稷百穀時茂契主司徒百姓親和龍主賓客遠人至十

二牧行而九州莫敢辟違唯禹之功為大披九山通九澤決九河

定九州各以其職來貢不失厥宜方五千里至于荒服南撫交趾

北發西戎析枝渠廋氏羌北山戎發息慎鄭玄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東長鳥夷

四海之內咸戴帝舜之功於是禹乃興九招之樂致異物鳳皇來

何云為言志此獨作意按趙明誠書孔子廟置卒史碑云華陽國志後漢書注皆云趙戒字志伯而此碑乃作意伯疑其為相帝沛故改焉此志字其亦後漢人可及歟

震川云前以叙乃命官分職故復振叙其

司馬史刻曰昔舜命禹曰朕老期倦于勤汝惟不忘總朕師是以天子乃勤故老而使禹攝也天子之職莫勤于巡守而舜猶親之卒死外而差焉惡用使禹攝哉是必不然或曰虞書稱舜陟方乃死孔安國以為升道南方巡守而死禮記云稱舜葬於

史公之言子獨以為不然何如曰傳記之言固不可據以為實藉使有之又安知無中國之蒼梧而必在江南邪虞書陸方云者言舜在帝位治天下五載升于至道然後死取非謂巡守為陟也嗚呼遂使後

言平陽或言潘潘今上谷也

疑是為零陵皇覽曰舜冢在零陵營浦縣其山九谿皆相似故曰九疑傳曰舜葬蒼梧象為之耕禮記曰舜葬蒼梧二妃不從山海經曰蒼梧山帝舜葬于陽丹朱葬

于陰皇甫謐曰或曰二妃葬衡山

舜之踐帝位載天子旗往朝父瞽叟夔夔唯謹徐廣曰如和敬貌

子道封弟象為諸侯孟子曰封之有庫音鼻舜子商均亦不肖皇甫謐曰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舜乃

豫薦禹於天十七年而崩三年喪畢禹亦乃讓舜子如舜讓堯子

諸侯歸之然后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謙周曰以唐封

諸侯歸之然後禹踐天子位堯子丹朱舜子商均皆有疆土

案尚書作胄子

齊說殄行振

皆初命凡六人與上十二牧四嶽凡二十二人鄭玄曰皆格于文祖時所

此二十二

鄭玄曰所竄三苗為西裔諸侯者猶為惡乃復分析流之

鄭玄曰息慎或謂之肅慎東北夷

鄭玄曰皆格于文祖時所

徐廣曰如和敬貌

皇甫謐曰娥皇無子女英生商均

謙周曰以唐封

皆謂

皆謂

世愚特之人或疑舜禹而非聖人豈非孔安國與太史公之過也哉

曰姓似氏者其後子孫衆多遂以為姓而當時則其氏也

觀此贊則太史公非好奇也

堯之子以虞以奉先祀服其服禮樂如之以客見天子天子弗臣示不敢專也自黃帝至舜禹皆同姓而異其國號以章明德徐廣曰外傳曰黃帝二十五子其得姓者十四人虞翻云以德為氏姓又虞說以凡有二十五人其二人同姓姬又十一人為一姓西邠已勝歲任荀釐姑嬛衣是也餘十二姓德薄不紀錄故黃帝為有熊帝顓頊為高陽帝嚳為高辛帝堯為陶唐韋昭曰陶唐皆國名猶湯稱殷商矣張晏曰堯為唐侯國於中山帝舜為有虞皇甫謐曰舜嬪于虞因以為氏今河東大陽西山上虞城是也帝禹為夏后而別氏姓如氏契為商姓子氏棄為周姓姬氏鄭玄曰駁許慎五經異義曰春秋左傳無駁卒羽父請謚與族公問族於眾仲眾仲對曰天子建德因生以賜姓昨之土而命之氏諸侯以字為氏因以為族官有世功則有官族邑亦如之公命以字為展氏以此言之天子賜姓命氏諸侯命族族者氏之別名也姓者所以統繫百世使不別也氏者所以別子孫之所出故世本之篇言姓則在上言氏則在下也太史公曰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徐廣曰弟但史記漢書見此也古字假借孔子所傳宰子問五帝德及帝繫姓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予觀春秋國

語其發明五帝德帝繫姓章矣顧弟弗深考徐廣曰弟但史記漢書見此者非一又左思蜀都賦曰弟如於他說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固難為淺見寡聞道也余并論次擇其言尤雅者故著為本紀書首伯夷傳云考者為籍極考信于六藝此紀云百言言黃帝其文

呂氏公辨史記云晉前漢書司馬遷傳早篇缺有目無書以張晏所列亡篇目校史記或篇具在或草具而未成非皆無書也今各隨其篇其一曰景紀此其篇具在者也索隱信張晏說遂謂景紀後人取班書補之學者取司馬氏班氏二紀觀其去取詳略之意其才識之高下可默喻矣此紀所載間有班書所無者不惟非班孟堅後者所能補亦非成間

褚先生所能知也况用意高遠豈他人所能辨乎其二曰武紀十篇唯此篇亡衛宏漢舊儀注曰司馬遷作本紀極言景帝短及武帝過武帝怒而削去衛宏與班固同時是時兩紀俱亡今景紀所以復出者武帝特能毀其副在

京師者耳歲之名山固自有他本也武紀終不出者豈非指切尤甚雖民間亦畏禍而不藏乎其三曰漢興以來將相年表其書具在但前闕叙後自太始元年以下則褚先生所續耳其四曰禮書其叙具在自禮由人起以下則

草具而未成者也其五曰樂書其叙具在自凡音之起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六曰律書其叙具在

陸紫家云若信傳信考堯孔子史法也好學深思心知其意史也也推才也全也也凡於此太史公引用諸書乃其夙昔通而據其亦憶以成文故亦間有脫誤書成之後不暇重加檢括古人所見者大往如見是今人臨文

帝紀後其列三代之家後具列十臣後及三代間封小不足齒列者乃通部開陳紀以後不復摠束以衛晉鄭出于周定出于商楚出于顯趙出于夏分于晉田氏報奪于齊孔子出于宋庶庸

自書曰正于念以下則草具而未成者也。其曰三王世家其書雖亡然敘傳云三子之王文辭可觀作三王世家則其書載不過奏請及策書或如五宗世家其首略序其書自出亦未可知也况是時三王才就國豈有事績可紀耶實乃真太史公語也。其八曰傳新削成列傳此其篇具在而無利缺者也張宴乃謂褚先生所補先生論著附見史記者甚多試取一二條與此傳並觀之則雅俗工拙自可見矣。其九曰日者列傳自余志而著之以上皆太史公本書歐陽文忠公每有制作必取此傳讀數遍然後下筆其愛之慕之如此褚先生所論數百言乃張宴所謂言辭鄙陋者也晏并與其傳疑之可乎。其十曰龜策列傳其序具在自褚先生曰以下乃其所補正如古文尚書兩漢諸儒皆未嘗見至江左始盛固不可以其晚出遂疑以為偽也作者關鍵張宴雖不足以知之如此傳序存傳亡使宴稍詳讀之不應悉以為非亦由史記高古習之者少宴亦未嘗究觀爾。

王厚齋史記正誤云五帝本紀列黃帝顓辛堯舜謂孔子所告宰予儒者或不傳及春秋國語發明五德繫姓章矣書缺有間乃時見於他說五帝曰仲尼繫易履叙制器致用無濟生民者獨稱堯舜黃帝堯舜氏蓋以是為五帝也而顓辛無聞焉太史公亦載特形容之虛語爾朱子曰易大傳孔氏之言卦文字之祖何故遺而不錄

史記卷一

史記二

夏本紀第二

黃帝者夏紀多隱括禹謨禹首之書少康中興書所缺者六缺自仲康帝相少康直以五次相承若守文無事者意者少康之事遷時已無攷歟

夏禹諡法曰受禪成功曰禹名曰文命禹之父曰鯀鯀之父曰帝顓頊顓頊之父

曰昌意昌意之父曰黃帝禹者黃帝之玄孫而帝顓頊之孫也禹

之曾大父昌意及父鯀皆不得在帝位為人臣當帝堯之時鴻水

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其憂堯求能治水者羣臣四嶽皆曰鯀

可堯曰鯀為人負命毀族不可四嶽曰等之未有賢於鯀者願帝

試之於是堯聽四嶽用鯀治水九年而水不息功用不成於是帝

堯乃求人更得舜舜登用攝行天子之政巡狩行視鯀之治水無

狀乃殛鯀於羽山以死天下皆以舜之誅為是於是舜舉鯀子禹

而使續鯀之業堯崩帝舜問四嶽曰有能成美堯之事者使居官

皆曰伯禹為司空可成美堯之功舜曰嗟然命禹女平水土維是

黃陶庵曰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于英六或在許而後舉益任之先舉皋陶後舉益此他書所未及孟子謂禹皋陶見而知之此可證也太史公紀三



班氏律曆志以禹父鯀為顓頊四嶽孫

代以前事
多言忽忘
取三策耳

勉之禹拜稽首讓於契后稷皋陶舜曰女其往視爾事矣禹為人

敏給克勤其德不違其仁可親其言可信聲為律身為度王肅曰以身為度稱

以出徐廣曰一作士壹壹穆穆為綱為紀禹乃遂與益后稷奉帝命命諸侯

百姓與人徒以傅土尚書傳作敷馬融曰敷分也行山表木定高山大川馬融曰定其差秩祀禮所視也

十三年過家門不敢入薄衣食致孝于鬼神馬融曰祭祀豐絮卑宮室致費

於溝洫包氏曰方里為井井間有溝溝廣深四尺十里為成成間有減減廣深八尺陸行乘車水行乘船泥行乘

橇徐廣曰他書或作菀駟案孟康曰橇形如箕適行泥上如淳曰橇音茅絕之絕謂以板置其泥上以通行路也山行乘橇徐廣曰橇一作橋音丘遙反駟案如

履下以上山不蹉跌也又音紀錄反左準繩右規矩王肅曰左右言常用也載四時王肅曰

不違四時以開九州通九道陂九澤度九山令益予眾庶稻可種卑

溼命后稷予眾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餘相給以均諸侯禹乃行

相地宜所有以貢及山川之便利禹行自冀州始冀州既載孔安國曰堯所

也鄭玄曰兩河間曰冀州壺口治梁及岐鄭玄曰地理志壺口山在河東北屈懸之東南梁山在左馮翊夏陽岐山在右扶風美陽既修太原

至於嶽陽孔安國曰太原今為郡名太嶽在太原西南山南曰陽覃懷致功孔安國曰覃懷近河地名鄭玄曰懷縣屬河內至於衡漳

孔安國曰漳水橫流其土白壤孔安國曰土無鬼曰壤賦上上錯孔安國曰上上第一錯雜也雜出第二之賦田中中孔安國曰九州

之中為常衛既從大陸既為鄭玄曰地理志恒水出恒山衛水在靈壽大陸澤在鉅鹿鳥夷衣服鄭玄曰鳥夷東北之

民賦食鳥獸者孔安國曰服其皮明水害除夾右碣石孔安國曰碣石海畔之山也入于海徐廣曰海一作河濟河維沅州鄭

曰言沅州之界九河既道馬融曰九河名徒駭太史馬頰覆釜胡蘇簡繁鈞盤鬲津雷夏既澤雍沮會同鄭

桑土既蠶於是民得下丘居士孔安國曰大木去民下丘居士就

其土黑墳孔安國曰色黑而墳起草繇木條孔安國曰繇茂條長也田中下孔安國曰第六賦貞作十

有三年乃同鄭玄曰貞正也治此州正作不休十三年乃有賦與八州同言功難也其賦下下其貢漆絲其篚織文

孔安國曰地宜漆林又宜蠶織文錦綺之屬盛之筐篚而貢焉浮於濟漯通於河鄭玄曰地理志云漯水出東郡東武陽海岱維青州

鄭玄曰東自海西嶧夷既略淮淄既道馬融曰嶧夷地名用功少曰略鄭玄曰地理志淮水出琅邪淄水出泰山萊蕪縣原山其

土白墳海濱廣瀉徐廣曰一作澤又作斥厥田斥鹵鄭玄曰斥謂地鹹鹵田上下賦中上孔安國曰田第

何云康成釋禹貢山川惟以漢書地理志為據此先儒之精慎也

鄭注以貞作十句何云

三賦 厥貢鹽締海物維錯 孔安國曰締細葛錯雜非一種鄭玄曰海物海魚也魚種類尤雜 岱畎絲泉鉛松怪

石 孔安國曰畎谷也怪異好石似玉者岱山之谷出此五物皆貢之 萊夷為牧 孔安國曰萊夷地名可以牧放 其篚禽絲 孔安國曰禽桑蠶絲

浮於汶通於濟 鄭玄曰地理志汶水出泰山蓋縣蒙羽二山萊蕪縣原山西南入濟 海岱及淮惟徐州 孔安國曰東至海北海 大野既都

東原底平 鄭玄曰東原地名今東平郡即東原 其土赤埴墳 徐廣曰埴黏土也

草木漸包 孔安國曰漸長進包叢生也 其田上中賦中中 孔安國曰田第二賦第五 貢維土五色 鄭玄曰土五色

羽畎夏狄 孔安國曰夏狄狄雉名也羽中旌旄羽山之谷有之 嶧陽孤桐 孔安國曰嶧山之陽特生桐中琴瑟鄭玄曰地理志嶧山

泗濱浮磬 孔安國曰泗水涯水中見石可以為磬鄭玄曰泗水出濟陰乘氏也 淮夷蠙珠泉魚 孔安國曰淮夷二水名出蠙珠及美

其篚玄纁縞 鄭玄曰纁細也祭服之材尚細 浮于淮泗通于河淮海維揚

州 孔安國曰北據淮南距海 彭蠡既都陽鳥所居 鄭玄曰地理志彭蠡澤在豫章彭澤西孔安國曰隨陽之鳥鴻雁之屬冬月居此澤也 三

江既入震澤致定 孔安國曰震澤吳南太湖名言三江已入致定為震澤 竹箭既布 孔安國曰水去布生 其草惟夭

其木惟喬 少長曰夭喬高也 其土塗泥 馬融曰漸澌也 田下下賦下上上雜 孔安國曰田第九賦第七雜出

第六 貢金三品 孔安國曰金銀銅鄭玄曰銅三色也 瑤琨竹箭 孔安國曰瑤琨皆美玉也 齒草羽毛 孔安國曰象齒犀皮

島夷卉服 孔安國曰南海島夷草服葛越 其篚織貝 孔安國曰織細繒也貝水物也鄭玄曰貝錦名也詩云成是貝錦凡織者先染其絲 均江海通

其包橘柚錫貢 孔安國曰小曰橘大曰柚錫命乃貢言不常也鄭玄曰有錫則貢之或時乏則不貢錫所以和也 均江海通

淮泗 鄭玄曰均讀曰浴浴順水行也 荆及衡陽維荊州 孔安國曰北據荆山南及衡山之陽 江漢朝宗于海 孔安國曰二水經此州而入海有似于朝百川以海為宗尊也 九江甚中 孔安國曰江于此州界分為九道甚得地勢之中 沔

其土塗泥田下中賦上下 孔安國曰田第八賦第三 貢羽旄齒草金三品 柶柝栝

柏 鄭玄曰四木名孔安國曰柶柝也栝也音恪也音恪也音恪也音恪也 礪砥砮丹 孔安國曰砥細於礪皆磨石也砮石中矢鏃丹朱類也 維箇籥箛

三國致貢其名 馬融曰言箇籥箛柝三國所致貢其名善也 包

厥菁茅 鄭玄曰厥纏結也菁茅茅有毛刺者給宗廟編酒重之故包裹又纏結也 其篚玄纁璣組 孔安國曰此州染玄纁色善故貢之璣珠類也

九江入賜大龜 孔安國曰尺二寸曰大龜出於九江水中龜不常用賜命而納之 浮於江沔沔於漢踰

于雒至於南河荆河惟豫州 孔安國曰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 伊雒瀍澗既入於河 孔安國曰

于雒至於南河荆河惟豫州 孔安國曰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 伊雒瀍澗既入於河 孔安國曰

于雒至於南河荆河惟豫州 孔安國曰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 伊雒瀍澗既入於河 孔安國曰

于雒至於南河荆河惟豫州 孔安國曰西南至荆山北距河水 伊雒瀍澗既入於河 孔安國曰

陳駸文則 云文有倒 語之法如 禹貢之厥 龍之織縞 又雪上學 作又用織 字不在主 字上土字 不在夢字 下六例 注也

物慎云蜀山之大
者曰岷山其水曰
岷江漢隸作汶
與汶上汶相混
今史記引禹貢
岷嶓既藝岷山
之陽皆作汶蓋
古字通也

伊出陸渾山洛出上洛山澗出澗池
山澗出河南北山四水合流而入河
國曰荷澤在胡陵明都澤名
在荷東北水流沃覆被之
其土壤下土墳墟孔安國曰墟疏也馬融曰豫州地有三等下者墳墟也
田中上

賦雜上中孔安國曰田第四賦第二又雜出第一
貢漆絲絺紵其篚織絮孔安國曰細綿也
錫貢磬錯孔安國曰磬錯也
國曰治玉石曰浮於雒達於河華陽黑水惟梁州孔安國曰東據華山之南西距黑水
汶嶓既

三錯孔安國曰田第七賦第八雜出第七第九三等
貢瓊鐵銀鏤斨磬孔安國曰瓊玉名鄭玄曰黃金之熊美者謂之鏤鏤剛鐵可以刻鏤也
熊馬融曰治西傾山因桓水是來言無餘道也鄭玄曰地理志西傾山
和夷底績馬融曰和夷地名也
其土青驪孔安國曰色青黑也
田下上賦下中

西河惟雍州孔安國曰西距黑水東據河龍門之河在冀州西
弱水既西鄭玄曰導之西流至于合黎
漆沮既從音豐
水所同孔安國曰漆沮之水已從入渭
荆歧已旅孔安國曰荆在歧東非荆州之荆也
終南敦物至于鳥鼠孔安國曰三山名言

浮于潛踰于沔孔安國曰漢上水為沔鄭玄曰或謂漢為沔
入于渭亂于河孔安國曰正絕流曰亂
黑水

苗大序孔安國曰西裔之山已可居三苗之族大有次序禹之功也
其土黃壤田上上賦中下孔安國曰田第一賦第六人功
少貢瓊琳琅玕孔安國曰瓊琳皆玉名琅玕石名而似珠者
浮于積石至于龍門西河孔安國曰積石山在金城西南河所經也龍門山在河東之西界
會于渭汭織皮昆侖析支渠搜西戎卽序孔安國曰織皮毛布

于河壺口雷首至于太嶽孔安國曰三山在冀州太嶽在上黨西也
砥柱析城至于王屋孔安國曰此四國在荒服之外流沙之內羌髡之屬皆就次序之美禹之功及戎狄也
至于荆山踰

于負尾鄭玄曰地理志太華山在弘農華陰南熊耳在盧氏東外方在潁川嵩高山桐柏山在南陽平氏東南陪尾在江夏安陸東北若橫尾者
道嶓冢至

于荆山鄭玄曰地理志荆山在南郡臨沮
內方至于大別鄭玄曰地理志內方在竟陵各立章山大別在廬江安豐縣
汶山之

陽至于衡山過九江至于敷淺原徐廣曰淺一作滅駟案國語曰敷淺原一名博陽山在豫章
道九川弱

水至於合黎鄭玄曰地理志弱水出張掖孔安國曰合黎水名在流沙東
餘波入于流沙孔安國曰弱水餘波西溢入流沙鄭玄曰

相望也鄭玄曰地理志終南敦物皆在右扶風武功也
原隰底績至于都野鄭玄曰地理志都野在武威名曰休屠澤
三危既度三

入于海已上
淮濟既經
西傾見漢
州鳥鼠見
汶山見漢
弱水見經
下流見

地理志流沙居延西北名居延澤地記曰弱水西流入合黎山道黑水至于三危入于腹餘波入于流沙通于南海馬融王肅皆云合黎流沙是地名

南海 鄭玄曰地理志益州滇池有黑水祠而不記此山水所在地記曰三危道河積石至山在鳥鼠之西南孔安國曰黑水自北而南經三危過梁州入南海也

于龍門南至華陰 孔安國曰至華陰山北而東行 **東至砥柱** 孔安國曰砥柱山名河水分流包山而過山見水中若柱然也在西號之界

東至于盟津 孔安國曰在洛北 **東過維汭至于大邳** 孔安國曰洛汭洛入河處山再成曰邳 **北過降**

水至于大陸 鄭玄曰地理志降水在信都南孔安國曰大陸澤名 **北播為九河同為逆河入于海** 鄭玄曰下尾合名曰逆

嶓冢道瀆東流為漢 鄭玄曰地理志瀆水出隴西氏道至武都為漢至江夏謂之夏水 **又東為**

蒼浪之水 孔安國曰別流也在荊州 **過三澁入于大別** 孔安國曰三澁水名鄭玄曰在江夏竟陵之界 **南入于江東**

匯澤為彭蠡 孔安國曰匯回也水東迴為蠡彭大澤 **東為北江入于海** 孔安國曰自彭蠡江分為三道入震澤遂為北江而

入汶山道江東別為沱又東至於醴 孔安國曰馬融王肅皆以醴為水名鄭玄曰醴陵名也大阜曰陵長沙有醴陵縣

過九江至于東陵 孔安國曰東陵地名 **東迤北會于匯** 孔安國曰迤溢也東溢分流都共北會彭蠡 **東為中**

江入于海 孔安國曰有北道沅水東為濟入于河泆為滎 鄭玄曰地理志沅屋山東至河內武德入河泆為滎孔安國曰濟在溫西北滎澤在敖倉東南 **東出陶丘北** 孔安國曰陶丘丘再成者也鄭玄曰地理志陶丘在濟陰定陶西北 **又**

東至于荷 孔安國曰荷澤之水 **又東北會于汶又北東入于海道淮自桐柏東**

會于泗沂東入于海 孔安國曰與沂泗二水入海也 **道渭自鳥鼠同穴** 孔安國曰鳥鼠共為雄雌同穴處此

山遂名曰鳥鼠渭水出焉 **東會于澧又東北至於涇東過漆沮入于河** 孔安國曰漆沮二水名亦曰洛水出焉

道雒自熊耳 孔安國曰在宜陽之西 **東北會于澗瀍** 孔安國曰會於河南城南 **又東會于伊** 孔安國曰會于

雒陽之南 **東北入于河** 孔安國曰合于鞏之東也 **於是九州攸同四奧既居** 孔安國曰四方之邑已可居也 **九山**

棊旅 孔安國曰九州名山已槎木通道而旅祭也 **九川滌原** 孔安國曰九州之川已滌除無壅塞也 **九澤既陂** 孔安國曰九州之澤皆已

陂障無決溢也 **四海會同六府甚修** 孔安國曰六府金木水火土穀 **衆土交正致慎財賦** 鄭玄曰衆高下得其正矣亦致其貢篚慎奉其財物之稅皆法定制而入之也 **咸則三壤成賦** 鄭玄曰三壤上中下各三等也 **中國賜土姓祗**

台德先不距朕行 鄭玄曰中即九州也天子建其國諸侯祚之土賜之姓命之氏其敬悅天子之德既先又不距違我天子政教所行 **令天子**

之國以外五百里甸服 孔安國曰為天子之服治田去王城面五百里內 **百里賦納總** 孔安國曰甸內

曰總供食 **二百里納銍** 孔安國曰銍鉞刈謂禾穗 **三百里納秸服** 孔安國曰秸稾也服稾役 **四百里粟五**

百里米 孔安國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甸服外五百里侯服** 孔安國曰侯侯也斥侯而服事也 **百里采** 馬融曰采事也

孔安國曰所納精者少麤者多 **甸服外五百里侯服** 孔安國曰侯侯也斥侯而服事也 **百里采** 馬融曰采事也

各受王事者 **二百里任國** 孔安國曰任王事者 **三百里諸侯** 孔安國曰三百里同為王者斥侯故合三為一名 **侯服外五**

百里綏服 孔安國曰綏安也服王者政教 **三百里揆文教** 孔安國曰揆度也度王者文教而行之三百里皆同 **二百里奮**

武衛 孔安國曰文教之外二百里奮武衛天子所以安之 **綏服外五百里要服** 孔安國曰要東以文教也 **三百里夷** 孔安國曰要

國曰守平常之 **二百里蔡** 馬融曰蔡法也受王刑法而已 **要服外五百里荒服** 馬融曰政教荒忽因其故俗而

治 **三百里蠻** 馬融曰蠻慢也禮簡怠慢來不距去不禁 **二百里流** 馬融曰流行無城郭常居 **東漸于海西被于**

流沙朔南暨 鄭玄曰朔北方也 **聲教訖于四海於是帝錫禹玄圭以告成功**

于天下天下於是太平治皋陶作士以理民帝舜朝禹伯夷皋陶

相與語帝前皋陶述其謀曰信其道德謀明輔和禹曰然如何皋

陶曰於慎其身修思長 孔安國曰慎修其身思為長久之道 **敦序九族衆明高翼近可遠**

在已 鄭玄曰次序九族而親之以衆明作 **禹拜美言曰然皋陶曰於在知人在**

安民禹曰吁皆若是惟帝其難之 孔安國曰言帝堯亦以為難 **知人則智能官人能**

安民則惠黎民懷之能知能惠何憂乎驩兜何遷乎有苗何畏乎

巧言善色佞人 鄭玄曰禹為父隱故言不及鯀 **皋陶曰然於亦行有九德亦言其有德**

乃言曰始事事 孔安國曰言其人有德必言其所行事因事以為驗 **寬而栗** 孔安國曰性寬弘而能莊栗 **柔而立** 孔安國曰和柔

而能立事 **愿而共** 孔安國曰愿而恭敬 **治而敬擾而毅** 徐廣曰擾一作柔駟案孔安國曰擾順也致果為毅 **直而溫簡而**

廉剛而實彊而義章其有常吉哉 孔安國曰章明也吉善也 **曰宣三德蚤夜翊明有**

家 孔安國曰三德九德之中有其三也 **曰嚴振敬六德亮采有國** 孔安國曰嚴敬也行六德以信

治政事可為諸侯也 **翕受普施九德咸事俊乂在官** 孔安國曰翕合也能合受三六之德而用之以布施政教使九

德之人皆用事謂天子也如此則俊德理能之士並皆在官也 **百吏肅謹毋教邪淫奇謀非其人居其官是**

謂亂天事天討有臯五刑五用哉 孔安國曰言用五刑必當 **吾言底可行乎禹曰汝**

言致可績行皋陶曰余未有知思贊道哉帝舜謂禹曰汝亦昌言

禹拜曰於予何言予思日孳孳皋陶難禹曰何謂孳孳禹曰鴻水

滔天浩浩懷山襄陵下民皆服於水予陸行乘車水行乘舟泥行

乘橈山行乘樁行山棊木與益子衆庶稻鮮食 孔安國曰鳥獸新殺曰鮮 **以決九川**

致四海浚畎澮鄭玄曰畎澮田間溝也致之川與稷予衆庶難得之食食少調有

餘補不足徙居衆民乃定萬國爲治皋陶曰然此而美也禹曰於

帝慎乃在位安爾止鄭玄曰安汝之所止無妄動動則擾民輔德天下大應清意以昭待

上帝命天其重命用休鄭玄曰天將重命汝以美應謂祥瑞也帝曰吁臣哉臣哉臣作朕

股肱耳目予欲左右有民女輔之馬融曰我欲左右助民汝當翼成我也余欲觀古人之象

日月星辰作文繡服色女明之余欲聞六律五聲八音來治滑以

出入五言女聽尚書滑字作忽音忽鄭玄曰忽者臣見君所秉書思對命者也君亦有焉以出內政教於五官予卽辟女匡拂予

女無面諛退而謗予敬四輔臣尚書大傳曰古者天子必有四隣前曰疑後曰丞左曰輔右曰弼諸衆讒嬖

臣君徐廣曰一作吾德誠施皆清矣禹曰然帝卽不時布同善惡則毋功孔安國曰帝用臣不是則賢愚並位優劣共流故也帝曰毋若丹朱敖維慢游是好毋水舟行朋淫于

家鄭玄曰朋淫淫門內用絕其世子不能順是禹曰予辛壬娶塗山癸甲生啓

予不子以故能成水土功輔成五服至于五千孔安國曰塗山國名辛日娶妻至于甲四日復往治水

里州十二師外薄四海咸建五長孔安國曰薄迫言至海也諸侯五國立賢者一人爲方伯謂之五長以相統治各道

有功苗頑不卽功孔安國曰三苗頑凶不得就官善惡分別帝其念哉帝曰道吾德乃女功

序之也皋陶於是敬禹之德令民皆則禹不如言刑從之舜德大

明於是夔行樂祖考至羣后相讓鳥獸翔舞簫韶九成鳳皇來儀

孔安國曰蕭韶舞樂名備樂九奏而致鳳皇也百獸率舞百官信諧帝用此作歌曰陟天之命維

時維幾孔安國曰奉正天命以臨民惟在順時惟在慎微乃歌曰肱股善哉元首起哉百工喜哉

孔安國曰肱股之臣喜樂盡忠君之治功乃起百官之業乃廣皋陶拜首稽首揚言曰念哉鄭玄曰使羣臣念帝之戒率爲興

事慎乃憲敬哉孔安國曰率臣下爲起治之事當慎汝法度敬其職乃更爲歌曰元首明哉股肱良

哉庶事康哉舜又歌曰元首叢脞哉股肱惰哉萬事墮哉孔安國曰叢脞細碎

無大略也君如此則臣懈惰萬事墮廢也帝拜曰然往欽哉於是天下皆宗禹之明度數聲樂

徐廣曰舜本記云禹乃興九韶之樂爲山川神主帝舜薦禹於天爲嗣十七年劉熙曰若此則舜格于文祖三年之後攝禹而帝舜崩三年喪畢禹舜辟舜之子商均於陽城劉熙曰今潁川陽城

使得祭祀與

列女傳禹娶塗山女四日而去治水啓既生呱呱而泣禹三過其門不入子必塗山女獨明教訓教化其德卒致令名

司馬溫公史記曰
父之位傳歸于子
自生民以來如是
矣堯以不肖傳
授舜舜以不肖
傳授禹禹子啓
果賢足以任天
下而禹授益使
天不自擇啓而歸
焉是歸也
又曰益知啓賢
得天下心已不足
以間而殺天下於
禹是竊位也禹
以天下授益啓
以違父之命而
為天子是不孝
也惡有飾偽竊
位不孝而謂之
聖賢哉此為傳
者之過明矣

厚齊引左傳正
義曰太康失邦
及少康紹國尚
有百載乃滅有
窮本紀不言啓
況之事是遷說
之疎百詩案左
傳正義與史記
索隱正義正同

震川云無閔典要
不宜入本紀

是也天下諸侯皆去商均而朝禹禹於是遂即天子位皇甫謐曰都平陽或在安邑或在晉陽

南面朝天下國號曰夏后姓姒氏禮緯曰祖以吞薏苡生帝禹立而舉皋陶薦之

且授政焉而皋陶卒封皋陶之後於英六徐廣曰史記皆作英字而以英布是此苗裔或在許

皇覽曰皋陶冢在廬江六縣

而后舉益任之政十年帝禹東巡狩至于會稽而崩皇

陽孟子曰陽字一作陰劉熙曰崇高之北禹子啓賢天下屬意焉及禹崩雖授益益之佐

禹曰淺天下未洽故諸侯皆去益而朝啓曰吾君帝禹之子也於

是啓遂即天子之位是為夏后帝啓夏后帝啓禹之子其母塗山

氏之女也有扈氏不服地理志曰扶風鄠縣是扈國啓伐之大戰於甘馬融曰甘有扈氏南郊地名將戰

作甘誓乃召六卿申之孔安國曰天子六卿其將皆命卿也啓曰嗟六事之人孔安國曰各有軍事故曰六事予誓

告女有扈氏威侮五行怠棄三正鄭玄曰五行四時盛德所行之政也威侮暴逆之三正天地人之正道天用勦

絕其命孔安國曰勦絕也今予維共行天之罰孔安國曰共奉也左不攻于左右不攻

于右女不共命鄭玄曰左車左右車右御非其馬之政女不共命孔安國曰御以正馬為政也三者有失皆不奉

我命用命賞于祖孔安國曰天子親征必載遷廟之祖主行有功即賞祖主前示不專也不用命僂于社孔安國曰社謂之社事奔北則僂之社主前社主陰陰主殺也遂滅有扈氏天下

咸朝夏后帝啓崩徐廣曰皇甫謐曰夏啓元年甲辰十年癸丑崩子帝太康立帝太康失國

孔安國曰盤于游田不恤民事為羿所逐不得反國

昆弟五人須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孔安國曰太康五弟與其母待太康于洛水之北怨其不反故作歌太康崩弟中康立是為帝中康

帝中康時羲和酒淫廢時亂曰孔安國曰羲氏和氏掌天地四時之官太康之後沈湎於酒廢天時亂甲乙也胤往征之作胤征孔安國曰胤國之君受王命往

征之鄭玄胤胤臣名

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

帝宁立帝宁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

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局立帝局崩子

帝塵立帝塵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為帝孔甲帝孔甲立

好方鬼神事淫亂夏后氏德衰諸侯畔之天降龍二有雌雄孔甲

震川云帝初為皋陶皋陶卒當有天下矣及卒而復啓益也叙得具不明

不能食未得豢龍氏

賈逵曰豢養也穀食曰豢

陶唐既衰其后有劉累

服虔曰后劉累之為諸侯者夏后賜

之學擾龍

應劭曰擾音柔擾馴也龍能順養得其嗜慾

于豢龍氏以事孔甲孔甲賜之姓曰御龍

氏

服虔曰御亦養

受豕韋之後

徐廣曰受一作更駟案賈逵曰劉累之後至商不絕以代豕韋之後祝融之後封於豕韋殷武丁滅之以劉累之後代之龍一

雌死以食夏后夏后使求懼而遷去

賈逵曰夏后既饗而又使求致龍劉累不能得而懼也傳曰遷于魯縣

甲崩子帝皋立

帝皋崩

左傳曰皋墓在散南陵

子帝發立

帝發崩子帝履癸

立是為桀

帝桀之時

謚法賊人多殺曰桀

自孔甲以來而諸侯多畔夏桀不務

德而武傷百姓百姓弗堪廼召湯而囚之夏臺已而釋之湯修德

諸侯皆歸湯湯遂率兵以伐夏桀桀走鳴條

孔安國曰地在安邑之西鄭玄曰南夷地名

遂放

而死

徐廣曰從禹至桀十七君十四世駟案汲冢紀年曰有王與無王用歲四百七十一年矣

桀謂人曰吾悔不遂殺湯於

夏臺使至此湯乃踐天子位代夏朝天下湯封夏之後至周封於

杞也

震川云左傳所載過氏滅相事見吳世家而夏本紀則無之豈少康復位史遂勿籍而散見他說者姑列出以傳疑耶

太史公曰禹為姒姓其後分封用國為姓故有夏后氏有扈氏有

男氏斟尋氏

徐廣曰一云斟氏尋氏

彤城氏褒氏費氏杞氏繒氏辛氏冥氏斟氏

氏孔子正夏時學者多傳夏小正云

禮運稱孔子曰我欲觀夏道是故之祀四時之書其存者有小正

自虞夏時貢賦備矣或言禹會諸侯江南計功而崩因葬

焉命曰會稽會稽者會計也

皇覽曰禹冢在山陰縣會稽山上會稽山本名苗山在縣南去縣七里越傳曰禹到大越上苗山大會計焉

有德封有功因而更名苗山曰會稽因病死葬葦棺穿墳深二尺上無瀉泄下無邸水壇高三尺

土階三等周方一畝呂氏春秋曰禹葬會稽不煩人徒墨子曰禹葬會稽衣裘三領桐棺三寸地

理志云山上有禹井禹祠相傳以為下有羣鳥耘田也

金仁山云小正者其紀候之書謂之小則固非其大者也豈亦夏時之端歟聖人得之以說夏禮則必有其大者單子曰夏令曰九月除道十月成梁其時微云然則則舉一端而推之謂夏時者必詳不可得而聞矣

史記二

禹川中圖

史記三

殷本紀第三

黃東漢云殷紀六依仿書為之其載與哀相乘者類四未嘗不本于略者之
用舍而載紂取之事尤詳其可證世戒惟湯誥與書本文無一語類及
殷本紀第三 盤庚誥民三篇謂為小辛世殷衰百姓思盤庚而後作難攻耳

殷契母曰簡狄有娥氏之女淮南子曰有娥在在周之北為帝嚳次妃三人行浴見

玄鳥墮其卵簡狄取吞之因孕生契契長而佐禹治水有功帝舜

乃命契曰百姓不親五品不訓汝為司徒而敬敷五教五教在寬

封於商鄭玄曰商國在太華之陽皇甫謐曰今上洛商是也賜姓子氏禮緯曰祖以玄鳥生子也契興於唐虞大禹之

際功業著於百姓百姓以平契卒子昭明立 昭明卒子相土立

宋忠曰相土就契封於商春秋左氏傳曰關伯居商丘相土因之相土卒子昌若立 昌若卒子曹圉立

曹圉卒子冥立宋忠曰冥為司空勤其官冥卒子振立 振卒子微

立 微卒子報丁立 報丁卒子報乙立 報乙卒子報丙立

報丙卒子主壬立 主壬卒子主癸立 主癸卒子天乙立是為

成湯成湯張晏曰禹湯皆字也二王去唐虞之文從高陽之質故夏殷之王皆以名為號謚法曰除虐去殘曰湯自契至湯八遷孔安國曰

舊本殷契下有帝嚳之子也句

黃陶菴曰微

子去商殷紀

及微子世家

皆謂與太師

少師謀太師

名疵少師名

疆見於周紀

世以比干為少師者誤也

白虎通云殷道尚質故直以生日名子

升菴云此因詩有玄命玄鳥而為之誣蓋馬氏好奇之過也朱子詩傳因之耳安古註之良至自以太宋紀高謚記其新謚之時故曰天命直則古說未誤也

金仁山云按書序

前乎湯誓有帝

諸誓湯之書有

湯征諸侯之書

書今皆亡矣史

遷書湯征之辭

而不敷蓋非湯征

之書也孟子引毫

衆往耕之事疑出

此書而不就湯祭

之事意者于鳩

方之書心也其

詳不可得而聞矣

劉向說荒湯欲

伐桀伊尹請阻

之首職以觀其動

傑怒起九夷之師

以伐之伊尹自奇

被尚能起九夷之

師是罪在吾也

湯乃謝罪請服

明年又不肯職

桀怒起九夷之師

不起伊尹奇矣

湯乃興師

葉書成湯放桀

于南巢書傳鳴

條頁所宅也

十四世凡湯始居亳皇甫謐曰梁國穀熟從先王居孔安國曰契父帝嚳都亳湯作

帝誥湯征諸侯孔安國曰為夏葛伯不祀湯始伐之孟子曰湯居亳與葛伯為

乃進君國子民為善者皆在王官勉哉勉哉湯曰女不能敬命予

大罰殛之無有攸赦作湯征伊尹名阿衡阿衡欲干湯而無由乃

為有莘氏媵臣列女傳曰湯妃負鼎俎以滋味說湯致於王道或曰伊

尹處士湯使人聘迎之五反然後肯往從湯言素王及九主之事

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孔安國曰鳩房

醜有夏復歸于亳入自北門遇女鳩女房二人湯之賢臣

曰嘻盡之矣乃去其三面祝曰欲左左欲右右不用命乃入吾網湯

諸侯聞之曰湯德至矣及禽獸當是時夏桀為虐政淫荒而諸侯

昆吾氏為亂湯乃興師率諸侯伊尹從湯湯自把鉞以伐昆吾遂

伐桀湯曰格汝眾庶來女悉聽朕言匪台小子馬融曰敢行舉亂有

夏多罪予維聞女眾言夏氏有罪予畏上帝不敢不正孔安國曰不敢

之今夏多罪天命殛之今女有眾女曰我君不恤我眾舍我嗇事

而割政孔安國曰奪民農女其曰有罪其柰何夏王率止眾力率奪夏

國孔安國曰桀之君臣相率遏止眾力有眾率怠不和馬融曰眾民相曰是日何

時喪予與女皆亡尚書大傳曰桀一人之有日猶吾夏德若茲今朕必往爾尚

及予一人致天之罰予其大理女尚書理字作齊女毋不信朕不食言

女不從誓言予則帑僂女無有攸赦以告令師作湯誓於是湯曰

吾甚武號曰武王詩云武王載旆有虔秉桀敗於有娥之墟桀奔於鳴條

夏師敗績湯遂伐三豎俘厥寶玉孔安國曰三豎國名桀走義伯仲伯作

典寶孔安國曰二臣作典寶湯既勝夏欲遷其社不可孔安國曰欲變置社稷而後

世無及句龍者故不可而止

作夏社孔安國曰言夏社不可遷之義伊尹報徐廣曰一云伊尹報政於是諸侯必服湯乃踐天子位

平定海內湯歸至于泰卷陶徐廣曰一无此陶字孔安國曰地名湯自三爰而還中囁作誥孔安國曰仲虺湯左

相奚仲之後既紂夏命孔安國曰細其王命還亳作湯誥維三月王自至於東郊告諸

侯羣后毋不有功於民勤力迺事予乃大罰殛女毋予怨曰古禹

臯陶久勞于外其有功乎民民乃有安東為江北為濟西為河南

為淮四瀆已修萬民乃有居后稷降播農殖百穀三公咸有功于

民故后有立徐廣曰一作土昔蚩尤與其大夫作亂百姓帝乃弗予音與有狀

先王言不可不勉曰不道毋之徐廣曰一作政在國女毋我怨以令諸侯伊

尹作咸有一德王肅曰言君臣皆有德咎單作明居馬融曰咎單湯司空也明居民之法也湯乃改正朔易

服色上白朝會以晝湯崩皇覽曰湯冢在濟陰毫縣北東郭去縣三里冢四方各十步高七尺上平處平地漢哀帝建平元年大司空御史

長卿案行水災因行湯冢劉向曰殷湯無葬處皇甫謐曰即位十七年而踐天子位為天子十三年年百歲而崩太子太丁未立而卒於是

廼立太丁之弟外丙是為帝外丙 帝外丙即位三年崩立外丙

之弟中壬是為帝中壬 帝中壬即位四年崩伊尹廼立太丁之

子太甲太甲成湯適長孫也是為帝太甲 帝太甲元年伊尹作

伊訓作肆命作祖后鄭玄曰肆命者陳政教所當為也祖后者言湯之法度也帝太甲既立三年不明

暴虐不遵湯法亂德于是伊尹放之於桐宮孔安國曰湯葬地鄭玄曰地名也有王離宮焉三年

伊尹攝行政當國以朝諸侯帝太甲居桐宮三年悔過自責反善

於是伊尹廼迎帝太甲而授之政帝太甲修德諸侯咸歸殷百姓

以寧伊尹嘉之廼作太甲訓三篇褒帝太甲稱太宗太宗崩子沃

丁立 帝沃丁之時伊尹卒既葬伊尹於亳皇覽曰伊尹冢在濟陰巴氏平利鄉亳近巴氏咎單

遂訓伊尹事作沃丁沃丁崩弟太庚立是為帝太庚 帝太庚崩

子帝小甲立徐廣曰世表云帝小甲太庚弟也帝小甲崩弟維已立是為帝維已殷道

衰諸侯或不至帝維已崩弟太戊立是為帝太戊 帝太戊立伊

陟為相孔安國曰伊陟伊尹之子毫有祥桑穀共生于朝一暮大拱孔安國曰祥妖怪也二木合生不恭之罰鄭玄

葉漢書公卿表 建平紀元凡四 年無長卿其 人為御史大夫

厚齋云太甲居 桐伊尹歸政謂 太甲歸亳之歲 已為即位六年 遷說非也。景孟 子叙太甲兩三年字 蓋凡六年而後復歸 亳與今孔書異 兪輔五君何

厚齋云太戊為 太甲之孫三代表 云太戊小甲弟 則太是沃丁弟

金心山 兪氏相傳 可觀也 非也伊尹 見世之 則也 兪氏相傳 則也 兪氏相傳 則也

太甲子書正義
本紀世表必有一
誤

曰兩手搯帝太戊懼問伊陟伊陟曰臣聞妖不勝德帝之政其有闕與

帝其修德太戊從之而祥桑枯死而去伊陟贊言于巫咸孔安國曰贊告也巫

弗臣伊陟讓作原命馬融曰原臣名也命原殷復興諸侯歸之故稱中宗

中宗崩子帝仲丁立帝仲丁遷于傲孔安國曰地名皇甫謐曰或云河南教倉是河亶甲居相

祖乙遷于邢帝仲丁崩弟外壬立是為帝外壬中丁書闕

不具帝外壬崩弟河亶甲立是為帝河亶甲時殷復興衰河

亶甲崩子帝祖乙立帝祖乙立殷復興巫賢任職祖乙崩子帝祖

辛立帝祖辛崩弟沃甲立是為帝沃甲帝沃甲崩立沃甲兄祖辛

之子祖丁是為帝祖丁帝祖丁崩立弟沃甲之子南庚是為帝南

庚帝南庚崩立帝祖丁之子陽甲是為帝陽甲帝陽甲之時殷衰

自中丁以來廢適而更立諸弟子弟子或爭相代立比九世亂於

是諸侯莫朝帝陽甲崩弟盤庚立是為帝盤庚帝盤庚之時殷已

都河北盤庚渡河南復居成湯之故居迺五遷無定處孔安國曰自湯

都殷民咨胥相怨不欲徙孔安國曰胥相也民不欲徙皆咨嗟憂愁相與怨其上也盤庚乃告諭諸侯

大臣曰昔高后成湯與爾之先祖俱定天下法則可修舍而弗勉

何以成德乃遂涉河南治亳鄭玄曰治於亳之殷地商家自此徙而改號曰殷亳皇甫謐曰今偃師是也行湯之政

然後百姓由寧殷道復興諸侯來朝以其遵成湯之德也帝盤庚

崩弟小辛立是為帝小辛帝小辛立殷復興百姓思盤庚迺作盤

庚三篇帝小辛崩弟小乙立是為帝小乙帝小乙崩子帝武丁立

帝武丁即位思復興殷而未得其佐三年不言政事決定於冢宰

鄭玄曰冢宰天官卿貳王事者以觀國風武丁夜夢得聖人名曰說以夢所見視羣臣

百吏皆非也於是迺使百工營求之野得說於傅險中徐廣曰尸子云傅岩在北海之

州是時說為胥靡築於傅險孔安國曰傅氏之岩在虞虢之界通道所經有澗水壞道常使胥靡刑人築護此道說賢而隱代胥靡築之以

厚齊云書正義
鄭云祖乙去
相居取而國為
水所毀於是
修德以禦之
不復徙也

厚齊引皇王大
紀曰以其世放
自沃丁至陽甲立
弟者九世中之
名該也

厚齊云小辛立
四句與書傳違
非也

後世謂
是以唯人
立法不立
異必高

險言

殷之及王多曰
祖其此祖已
疑王三兄弟
下云祖伊六仿
此孔氏以祖為
其氏而云祖伊
祖已之後為非
何云

也見於武丁武丁曰是也得而與之語果聖人舉以為相殷國大
治故遂以傳險姓之號曰傳說帝武丁祭成湯明日有飛雉登鼎
耳而响武丁懼祖已曰孔安國曰賢臣名王勿憂先修政事祖已乃訓王曰
唯天監下典厥義孔安國曰言天視下民以義為常也降年有永有永非天天民中絕
其命民有不若德不聽罪天既附命正厥德孔安國曰不順德言無義也不服罪不改修也天以信命正其
德謂其有永有不永乃曰其奈何嗚呼王嗣敬民罔非天繼常祀毋禮于弃道
孔安國曰王者主民當敬民事無非天時天時所常祀也祭祀有常不當特豐於近也武丁修政行德天下咸驩殷道復
興帝武丁崩子帝祖庚立祖已嘉武丁之以祥雉為德立其廟為
高宗遂作高宗彤日及訓孔安國曰祭之明日又祭殷曰彤周日釋帝祖庚崩弟祖甲立是為
帝甲帝甲淫亂殷復衰帝甲崩子帝廩辛立帝廩辛崩弟庚丁立
是為帝庚丁帝庚丁崩子帝武乙立殷復去亳徙河北帝武乙無
道為偶人謂之天神與之博令人為行天神不勝乃僂辱之為革

厚齊祖
已與書序
相違

囊盛血仰而射之命曰射天武乙獵於河渭之濱暴雷武乙震死
子帝太丁立帝太丁崩子帝乙立帝乙立殷益衰帝乙長子曰微
子啟啟母賤不得嗣少子辛辛母正后辛為嗣帝乙崩子辛立是
為帝辛天下為之紂謚法曰殘義損善曰紂帝紂資辨捷疾聞見甚敏材力過人
手格猛獸知足以距諫言足以飾非矜人臣以能高天下以聲以
為皆出已之下好酒淫樂嬖於婦人愛妲己皇甫謐曰有蘇氏美女妲己之言是
從於是使師涓作新淫聲北里之舞靡靡之樂厚賦稅以實鹿臺
之錢如淳曰新序曰鹿臺其大三里高千尺瓚曰鹿臺臺名今在朝歌城中而盈鉅橋之粟服虔曰鉅橋倉名許慎曰鉅鹿水之大橋也有漕粟
也益收狗馬奇物充仞宮室益廣沙丘苑臺爾雅曰池漚沙丘也地理志曰在鉅鹿東北七十里多
取野獸蜚鳥置其中慢於鬼神大最樂戲於沙丘徐廣曰最一作聚以酒為
池縣肉為林使男女僕相逐其間為長夜之飲百姓怨望而諸侯
有畔者於是紂乃重刑辟有炮烙之法列女傳曰膏銅柱下加之炭令有罪者行焉輒墮炭中妲己笑名曰炮烙之刑

論衡云紂
力能索鉄
伸鈞撫梁
易柱

厚齊引宗世家曰其子不恐彭若

之惡乃悍狂為

乃見箕子諫不聽

乃直諫而死微子曰

義可以去矣於夏

太師勸微子遂

行及武王伐商

微子遂持盃器

造于軍門內袒

面博以降于周

以今論語考之

微子則先去箕

子奴次之比于死

又次之聖人之言

固有次第且微

子已行矣則武

王伐商之際何

反歸于國以自

取而縛之辱也

蔡氏沉曰案左

傳微子適周

乃在克商之後

所謂去者特去

其位而逃于

外耳

賈子言紂死棄

王門之外觀者皆

進武王使人惟

而守之尤不止也

此事近實去史

公輕信及家書

故有此說耳

西伯昌九侯徐廣曰一作鬼侯鄂侯徐廣曰一作邗音為三公九侯有好女

入之紂九侯女不意淫徐廣曰二云無不意淫紂怒殺之而醢九侯鄂侯爭之疆

辨之疾并脯鄂侯西伯昌聞之竊嘆崇侯虎知之以告紂紂囚西

伯姜里地理志曰河內湯陰有姜里西伯之臣閔天之徒求美女奇物善

馬獻紂紂乃赦西伯西伯出而獻洛西之地以請除炮烙之刑紂

乃許之賜弓矢斧鉞使得征伐為西伯而用費中為政費中善諛

好利殷人弗親紂又用惡來惡來善毀讒諸侯以此益疏西伯歸

乃陰修德行善諸侯多叛紂而往歸西伯西伯滋大紂由是稍失

權重王子比干諫弗聽商容賢者百姓愛之紂廢之及西伯伐飢

國滅之徐廣曰飢一作紂之臣祖伊孔安國曰祖聞之而咎周孔安國曰恐奔告

紂曰天既訖我殷命假人元龜徐廣曰元龜一作卜無敢知吉馬融曰元龜大龜也長

以人事觀殷大龜以神靈考之皆無知吉者非先王不相我後人孔安國曰維王淫虐用自絕故

天棄我不有安食不虞知天性不迪率典鄭玄曰王暴虐於民使不得安食

修教法者今我民罔不欲喪曰天曷不降威大命胡不至今王其柰何紂

曰我生不有命在天乎祖伊反曰紂不可諫矣西伯既卒周武王

之東伐至盟津諸侯叛殷會周者八百諸侯皆曰紂可伐矣武王

曰爾未知天命乃復歸紂愈淫亂不止微子數諫不聽乃與太師

少師謀遂去比干曰為人臣者不得不以死爭迺強諫紂怒曰

吾聞聖人心有七竅剖比干觀其心箕子懼乃詳狂為奴紂又囚

之殷之太師少師乃持其祭樂器奔周周武王於是遂率諸侯伐

紂紂亦發兵距之牧野鄭玄曰牧野紂南郊地名也甲子曰紂兵敗紂走入登鹿臺

徐廣曰鹿一作廩衣其寶玉衣赴火而死周武王遂斬紂頭縣之白旗殺妲

已釋箕子之囚封紂比干之墓表商容之間封子武庚祿父以續

殷祀譙周曰殷凡三十一世六百餘年汲冢紀年曰湯滅夏以至子受二十九王用歲四百九十六年也令修行盤庚之政殷民大

悅

淮南子臨

鬼侯之女

道梅伯之

殷侯侯即

九侯梅伯

即鄂侯

說於是周武王為天子其後世貶帝號號為王而封殷後為諸侯
屬周周武王崩武庚與管叔蔡叔作亂成王命周公誅之而立微
子於宋以續殷後焉

太史公曰余以頌次契之事自成湯以來采於詩書契為子姓其
後分封以國為姓有殷氏來氏宋氏空桐氏稚氏北殷氏目夷氏
孔子曰殷路車為善而色尚白

陸崇宏云殷一代制度風氣斷以孔子兩言簡潔
名貴含著深長
韓非子曰文王請入雒西之地赤壤之國千里以請解炮烙之刑仲尼曰七武文王輕千里之國而請解炮
烙之刑知者文王出千里之地而得天下之心
呂氏春秋曰武王至鮪水戰使膠鬲侯周師武王見之曰將以甲子至殷郊子以是報矣膠鬲行天雨
日夜不休武王疾行不輟軍師謀請休之武王曰吾已令膠鬲以甲子之期報其主矣吾疾行以救膠
鬲之死也武王果以甲子至殷郊殷已先陳矣至殷日戰遂克之此武王之義也

史記三 終

史記四

周本紀第四

周后稷名棄其母有邰氏女曰姜原韓詩章句曰姜姓原字或曰姜原謚號也姜原為帝嚳元

妃姜原出野見巨人跡心忻然說欲踐之踐之而身動如孕者居

期而生子以為不祥棄之隘巷馬牛過者皆辟不踐徙置之林中

適會山林多人遷之而棄渠中水上飛鳥以其翼覆薦之姜原以

為神遂收養長之初欲棄之因名曰棄棄為兒時忤如巨人之志

其遊戲好種樹麻菽麻菽美及為成人遂好耕農相地之宜宜穀

者稼穡焉民皆法則之帝堯聞之舉棄為農師天下得其利有功

帝舜曰棄黎民始飢徐廣曰今文尚書云祖飢故此作始飢祖始也爾后稷播時百穀封棄於邰

際皆有令德后稷卒山海經大荒經曰黑水青水之間有廣都之子不窋立不

厚齊引詩正義曰稷之成功實存堯世其封于邰必是堯之封故詩傳皆以為堯本紀以后稷之号云

徐廣曰今籙鄉在扶風

禮緯曰祖以后稷之興在陶唐虞夏之

子不窋立不

羅泌云漢劉耽曰梁碑漢載后稷生自野



厚齊引周語云
不密自宜鼠于戎
秋之間。韋昭云
不密去夏而還
于幽。詩正義
劉之。篇公劉避
不密之孫。案
宜我秋者不密
適幽者公劉乃
一事一當太康一
當結也

厚齊引左傳正
義曰。如史記之文
似王季与太伯列
母。遷言疏繆太
伯虞仲。辟季歷
適荆蠻。若有適
庶。不須相辟。知
其皆同母也

宙末年夏后氏政衰去稷不務韋昭曰夏大康失國廢稷之官不復務農不宙以失其官而

犇戎狄之間不宙卒子鞠立鞠卒子公劉立公劉雖在戎狄之間

復修后稷之業務耕種行地宜自漆沮渡渭取材用行者有資居

者有畜積民賴其慶百姓懷之多徙而保歸焉周道之興自此後

故詩人歌樂思其德公劉卒子慶節立國於幽徐廣曰新平漆縣之東北有幽亭慶節

卒子皇僕立皇僕卒子羌弗立羌弗卒子毀隃立音隃世本作隃毀隃卒子

公非立公非卒子高圉立宋忠曰高圉能率稷者也周人報之高圉立子亞圉立世本云亞

公甫謚云雲都亞圉字亞圉卒子公叔祖類立公叔祖類卒子古公亶父立古公

亶父復修后稷公劉之業積德行義國人皆戴之薰育戎狄攻之

欲得財物予之已復攻欲得地與民民皆怒欲戰古公曰有民立

君將以利之今戎狄所為攻戰以吾地與民民之在我與其在彼

何異民欲以我故戰殺人父子而君之予不忍為乃與私屬遂去

幽渡漆沮徐廣曰水在杜陽岐山杜陽縣在扶風踰梁山止於岐下徐廣曰山在扶風美陽西北其南有周原駟案皇甫謚曰邑於周地

故始改國曰周幽人舉國扶老攜弱盡復歸古公於岐下及他旁國聞古公

仁亦多歸之於是古公乃貶戎狄之俗而營築城郭室屋而邑別

居之徐廣曰分別而為邑落也作五官有司禮記曰天子之五官曰司徒司馬司空民皆歌樂之

頌其德古公有長子曰太伯次曰虞仲太姜生少子季歷季歷娶

太任列女傳曰太姜有台氏之女太任摯任氏之中女皆賢婦人生昌有聖瑞古公曰我世當有

興者其在昌乎長子太伯虞仲知古公欲立季歷以傳昌乃二人

亡如荆蠻文身斷髮應劭曰常在水中故斷其髮文其身以象龍子故不見傷害以讓季歷古公卒季歷

立是為公季公季修古公遺道篤行於義諸侯順之公季卒皇甫謚曰葬鄭

子昌立是為西伯西伯曰文王遵后稷公劉之業則古公公季

之法篤仁敬老慈少禮下賢者日中不暇食以待士士以此多歸

之伯夷叔齊在孤竹應劭曰在遼西令支聞西伯善養老盍往歸之太顛閔天

數世始至
不密不宙
下傳季歷
猶十有七
世而太史
公作周紀
拘于國語
十有五王
之說乃合
二人為一
又刪數人
以合十五
之數不知
國語之說
十五王皆
指其賢而
有間者非
謂后稷至
武王十餘
年而止十
五世也

司馬溫公史刻曰
紂疑文王之得民
故囚之既釋而又
獻地以止炮烙其
虐刑是正信崇
侯虎之譜於紂也
豈所謂遵養時
晦以蒙大難者歟
且紂惟不勝其
淫虐之心故為炮
烙之刑若能自止
而不為則不待受
西伯之地若不能
自止雖受地於西
伯而為之如故誰
能禁之哉

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劉向別錄曰鬻子名熊封於楚辛甲故殷之臣事紂蓋七十五諫而不聽去至

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

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

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閔天之

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

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

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

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

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

地理志虞在河東太陽縣芮在馮翊臨晉縣有獄不能決乃如周

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

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

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

山海經曰有人人面獸身名曰犬戎明年伐密須

應劭曰密須氏姁姓明年敗者國

徐廣曰一作吶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

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邠

徐廣曰邠城在野王縣西北音干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

邑

徐廣曰豐在京兆鄠縣東有靈臺鎬在上林昆明北有鎬池去豐二十五里皆在長安南數十里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

崩

徐廣曰文王九十七乃崩太子發立是為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

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

得天人之

助耳

思曰以虞

為質成之

年為文王

與三業之

初則可而

謂文王於

是則不可

文公謂武

成有惟九

年大統未

集說者

以在位五

十年推

不知九年

當從何處

數起

見史遷

不是歐公

全是不若

兩存之

司馬溫公史刻曰

紂疑文王之得民

故囚之既釋而又

獻地以止炮烙其

虐刑是正信崇

侯虎之譜於紂也

豈所謂遵養時

晦以蒙大難者歟

且紂惟不勝其

淫虐之心故為炮

烙之刑若能自止

而不為則不待受

西伯之地若不能

自止雖受地於西

伯而為之如故誰

能禁之哉

叙周家祖

孫以子相

而世之借

諸所可治

厚齊司歐陽

公武王觀兵

伯夷傳又載
以死不葬之
說皆不可為信
程子曰觀兵必
無此禮今日天

散宜生鬻子辛甲大夫之徒皆往歸之

周召公與語賢之告文王文王親自迎之以

崇侯虎譖西伯於殷紂曰西伯積

善累德諸侯皆嚮之將不利於帝帝紂乃囚西伯於羑里閔天之

徒患之乃求有莘氏美女驪戎之文馬有熊九駟他奇怪物因殷

嬖臣費仲而獻之紂紂大說曰此一物足以釋西伯况其多乎乃

赦西伯賜之弓矢斧鉞使西伯得征伐曰譖西伯者崇侯虎也西

伯乃獻洛西之地以請紂去炮烙之刑紂許之西伯陰行善諸侯

皆來決平於是虞芮之人

有獄不能決乃如周

入界耕者皆讓畔民俗皆讓長虞芮之人未見西伯皆慙相謂曰

吾所爭周人所恥何往為祇取辱耳遂還俱讓而去諸侯聞之曰

西伯蓋受命之君明年伐犬戎

明年伐密須

明年敗者國

殷之祖伊聞之懼以告帝紂紂曰不有

天命乎是何能為明年伐邠

明年伐崇侯虎而作豐

邑

自岐下而徙都豐明年西伯

崩

太子發立是為武王西伯蓋即位五十年其囚羑里蓋

益易之八卦為六十四卦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

芮之訟後十年而崩謚為文王改法度制正朔矣追尊古公為太

王公季為王季蓋王瑞自太王興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

為輔召公畢公之徒左右王師修文王緒業九年武王上祭于畢

馬融曰東觀兵至于盟津

徐廣曰譙周云史記武王十一年東觀兵十三年克紂為文王木主載以車

中軍武王自稱太子發言奉文王以伐不敢自專乃告司馬司徒

司空諸節

馬融曰諸受符節有司也齊粟信哉予無知以先祖有德臣小子受先功

畢力賞罰以定其功遂興師師尚父號曰

鄭玄曰號今之軍法重者總爾

眾庶與爾舟楫後至者斬武王渡河中流白魚躍入王舟中

馬融曰魚者介

命絕則封是獨
天豈容更待
三年林氏曰漢
儒以觀政轉為
觀兵而為周師
再舉之說。觀
政六出孔書

厚齋云武王
伐紂下龜兆
不吉。羣公皆
懼。惟太公強
之。書正義曰。
太公六韜云卜
戰龜兆其筮
又不吉。太公曰。
枯骨朽者不
論人矣。彼言
不吉者。六韜
之書。後人所
作。史記又採
其言。好事

者安於六韜
實事也

鱗之物兵象也白者殷家之正
色言殷之兵衆與周之象也
武王俯取以祭既渡有火自上復于下至于

王屋流爲鳥其色赤其聲魄云
馬融曰王屋王所居屋流行也魄然安定意也鄭
玄曰書說云鳥有孝名武王卒父大業故鳥瑞臻

赤者周之
是時諸侯不期而會盟津者八百諸侯諸侯皆曰紂可伐

矣武王曰女未知天命未可也乃還師歸居二年間紂昏亂暴虐

滋甚殺王子比干囚箕子太師疵少師強抱其樂器而轉周於是

武王徧告諸侯曰殷有重罪不可以不畢伐
徐廣曰一作滅乃遵文王遂率

戎車三百乘虎賁三百人
孔安國曰虎賁勇士稱也若虎賁言其猛也甲士四萬五千人以

東伐紂十一年十二月戊午師畢渡盟津諸侯咸會曰孳孳無怠

武王乃作太誓告于衆庶今殷王紂乃用其婦人之言自絕于天

毀壞其三正
馬融曰動逆天地人也離邊其王父母弟
鄭玄曰王父母弟祖父母之族必言母弟舉親者言之也乃斷

棄其先祖之樂乃爲淫聲用變亂正聲怡說婦人
徐廣曰怡一作辭故今予

發維共行天罰勉哉夫子
鄭玄曰夫子丈夫之稱不可再不可三二月
徐廣曰一作正此建丑之月殷

之正月周
甲子昧爽
孔安國曰昧爽也爽明早旦也武王朝至於商郊牧野乃誓
孔安國曰癸亥夜陳

甲子朝
武王左杖黃鉞右秉白旄
孔安國曰鉞以黃金飾斧左手杖鉞示無事於誅右手把旄示有事於教令以麾曰

遠矣西土之人
孔安國曰勞苦之武王曰嗟我有國家君
馬融曰冢大也司徒司馬司

空亞旅師氏
孔安國曰亞次旅衆大夫也其位次卿師氏大夫官以兵守門千夫長百夫長
孔安國曰師率卒率及庸蜀

羌髻微纒彭濮人
孔安國曰八國皆蠻夷戎狄羌在西蜀髻髮微在巴蜀纒彭在西北庸濮在江漢之南馬融曰武王所率將來伐紂也稱爾

戈
孔安國曰稱舉也比爾干立爾予其誓王曰古人有言牝雞無晨牝雞

之晨惟家之索
孔安國曰索盡也喻婦人知外事雌代雄鳴則家盡也今殷王紂維婦人言是用自

棄其先祖肆犯不咎
鄭玄曰肆祭名咎問也昏棄其家國遺其王父母弟不用

乃維四方之多罪逋逃是崇是長是信是使
孔安國曰言紂棄其賢臣而尊長逃亡罪人信用之也俾

暴虐于百姓以茲軌于商國今予發維共行天之罰今日之事不

過六步七步乃止齊焉
孔安國曰今日戰事不過六步七步乃止相齊言當旅進一心也夫子勉哉不過於

四伐五伐六伐七伐乃止齊焉
孔安國曰伐謂擊刺也少則四五多則六七以爲例也勉哉夫子尚

當以書考
作三百人
字近人誤
改何平

桓桓鄭玄曰威武貌如虎如羆如豺如離徐廣曰此訓與螭同于商郊不禦克犇以役西

土鄭玄曰禦疆禦謂疆暴也克殺也不得暴殺紂師之犇走者當以為周之役也勉哉夫子爾所不勉其于爾身有戮

鄭玄曰所言且也誓已諸侯兵會者車四千乘陳師牧野帝紂聞武王來亦

發兵七十萬人距武王武王使師尚父與百夫致師周禮環人掌致師鄭玄曰致師者致

其必戰之志也古者將戰先使勇力之士犯敵焉春秋傳曰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為右以致晉師許伯曰吾聞致師者御靡旌靡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左射以蔽代御執轡御下攝馬掉鞅而還攝叔曰吾聞致師者右入壘

折馘執俘而還皆行其所聞而復以大卒馳帝紂師徐廣曰帝一作商紂師雖衆皆無

戰之心心欲武王亟入紂師皆倒兵以戰以開武王武王馳之紂

兵皆崩畔紂紂走反入登于鹿臺之上蒙衣其珠玉自燔于火而

死武王持大白旗以麾諸侯諸侯畢拜武王武王乃揖諸侯諸侯

畢從武王至商國商國百姓咸待於郊於是武王使羣臣告語商

百姓曰上天降休商人皆再拜稽首武王亦答拜遂入至紂死所

武王自射之三發而后下車以輕劍擊之以黃鉞斬紂頭縣大白

之旗已而至紂之嬖妾二女二女皆經自殺武王又射三發擊以

劍斬以玄鉞司馬法曰夏執玄鉞宋均曰玄鉞用鐵不磨礪縣其頭小白之旗武王已乃出復軍

其明日除道修社及商紂宮及期百夫荷罕旗以先驅蔡邕獨斷曰前驅有九旒雲罕

武王弟叔振鐸奉陳常車周公旦把大鉞畢公把小

鉞以夾武王散宜生太顛閎夭皆執劍以衛武王既入立于社南

大卒之左右畢從毛叔鄭奉明水周禮曰司烜氏以鑑取明水於月鄭玄曰鑑鏡屬也取月之水欲得陰陽之氣陳明水以為

召公奭贊采師尚父牽牲尹佚

筴祝曰殷之末孫季紂殄廢先王明德侮蔑神祇不祀昏暴商邑

百姓其章顯聞于天上帝於是武王再拜稽首曰膺更大命革

殷受天明命武王又再拜稽首乃出封商紂子祿父殷之餘民武

王為殷初定未集乃使其弟管叔鮮蔡叔度相祿父治殷已而命

召公釋箕子之囚徐廣曰釋一作原命畢公釋百姓之囚表商容之間命南

宋作史

微書康王

顧命後叙

井臨制朝

廣昌邑

大石

商書大傳曰商民曰

王之子也死者猶

封其墓况其生

者乎王之子賢也

亡者猶表其廬况

其存者乎王之子

財也聚者猶散之
况其後藉者乎

厚齊云武王
追思先聖封
其後禮記正
義曰追思先
聖乃封之與樂
記未及下車義
反當以記為正

武成

宮括散鹿臺之財發鉅橋之粟以振貧弱萌隸命南宮括史佚展

九鼎保玉徐廣曰保一作寶命閔天封比干之墓命宗祝享祠于軍乃罷兵

西歸行狩記政事作武成孔安國曰武功成也封諸侯班賜宗彝作分殷之器

物鄭玄曰宗彝宗廟樽也作分器著王之命及受物武王追思先聖王乃褒封神農之後於焦地理志燕國有焦縣帝舜之後於陳

大禹之後於杞於是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營

丘曰齊爾雅曰水山其前而左曰營丘郭璞曰今齊之營丘淄水過其南乃東封弟周公旦於曲阜曰魯應劭曰曲阜在魯城中委曲長七八里

封武王徵九牧之君登幽之阜以望商邑武王至于周自夜不寐

周公旦即王所曰曷為不寐王曰告女維天不饗殷自發未生於

今六十年麋鹿在牧徐廣曰此事出周書及隨巢子云夷羊在牧牧郊也夷羊怪物也蜚鴻滿野天不享殷

今乃有成維天建殷其登名民三百六十夫不顯亦不賓滅徐廣曰一云不

顧失亦不賓失滅一又云不顧亦不恤也

以至今我未定天保何暇寐王曰定天保依天室悉

求夫惡貶從殷王受日夜勞來徐廣曰一云肯來定我西土我維顯服及德

方明自洛汭延于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徐廣曰夏居河南初在陽城後居陽翟我南

望三塗北望嶽鄙顧瞻有河徐廣曰周書度邑曰武王問太公曰吾將因有夏之居也南望過于三塗北瞻望于有河粵詹維

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縱馬於華山之陽放牛於桃

林之虛孔安國曰桃林在華山東偃干戈振兵釋旅公羊傳曰入曰振旅示天下不復用也武王

已克殷後二年問箕子殷所以亡箕子不忍言殷惡以存徐廣曰一作前亡

國宜告武王王亦醜故問以天道武王病天下未集羣公懼穆卜

孔安國曰穆敬也周公乃被齋自為質欲代武王武王有瘳後而崩徐廣曰封禪書曰武

王克殷二年天下未寧而崩皇甫謚曰武王定位元年歲在乙酉六年

成王成王少周初定天下周公恐諸侯畔周公乃攝行政當國管

叔蔡叔羣弟疑周公與武庚作亂畔周周公奉成王命伐誅武庚

管叔放蔡叔以微子開代殷後國於宋頗收殷餘民以封武王少弟封為衛康叔晉唐叔得嘉穀鄭玄曰二苗同為一穗獻之成王成王以歸周

公子兵所徐廣曰歸一作餽周公受禾東土魯天子之命徐廣曰尚書序云旅天子之命初管蔡

畔周周公討之三年而畢定故初作大誥次作微子之命孔安國曰封命之書

次歸禾次嘉禾次康誥酒誥梓材孔安國曰告康叔以為政之道亦如梓人之治材也其事在周公

之篇周公行政七年成王長周公反政成王北面就羣臣之位成

王在豐使召公復營洛邑如武王之意周公復卜申視卒營築居

九鼎焉曰此天下之中四方入貢道里均作召誥洛誥成王既遷

殷遺民周公以王命告作多士無佚召公為保周公為師東伐淮

夷殘奄鄭玄曰奄國在淮夷之北遷其君薄姑馬融曰齊地成王自奄歸在宗周作多方孔安

國曰告衆方天下諸侯既紂殷命襲淮夷歸在豐作周官孔安國曰言周家設官分職用人之法古文尚書敘周官書篇名何休曰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

興正禮樂度制於是改而民和睦頌聲興何休曰頌聲者太平歌頌之聲帝王之高致也成王既

伐東夷息慎來賀王賜榮伯作賄息慎之命孔安國曰賄賜也馬融曰榮伯周同姓畿內諸侯為卿大夫也

成王將崩懼太子釗之不任乃命召公畢公率諸侯以相太子而

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諸侯以太子釗見於先王廟申告以文王

武王之所以為王業之不易務在節儉毋多欲以篤信臨之作顧

命鄭玄曰臨終出命故謂之顧顧將去之意也太子釗遂立是為康王康王即位徧告諸侯宣

告以文武之業以申之作康誥故成康之際天下安寧刑錯四十

餘年不用應劭曰錯置也民不犯法無所置刑康王命作策畢公分居里成周郊孔安國曰分別民之

居里異其善惡也成定東周郊境使有保護也作畢命康王卒子昭王瑕立昭王之時王道微缺

昭王南巡狩不返卒於江上其卒不赴告諱之也立昭王子滿是

為穆王穆王即位春秋已五十矣王道衰微穆王閱文武之道缺

乃命伯冦孔安國曰伯冦名也申誡徐廣曰一作部太僕應劭曰太僕周穆王所置蓋太御眾僕之長中大夫也國之政作

栗命復寧穆王將征犬戎徐廣曰犬一作吠祭公謀父諫韋昭曰祭畿內之國周公之後為王卿士謀父字也曰

厚齊引正義曰
孔傳云穆王即位過四十矣不知出何書遷若在
此後或當各有
所據

呂成曰穆王之命
望于伯固者深且長
矣此心不絕豈又為
御周遊天下將必
有車轍馬迹導
其侈者果出于
僕御之間抑不知
伯固猶在職乎
否也穆王豫知所
戒憂思深長猶
不免躬自蹈之
心操舍之無常可
懼哉

不可先生耀德不觀兵夫兵戢而時動動則威觀則玩玩則無震

是故周文公之頌韋昭曰文公曰載戢干戈載櫜弓矢唐固曰我

王之於民也茂正其德而厚其性阜其財求而利其器用明利害

之鄉韋昭曰以文修之使之務利而辟害懷德而畏威故能保世以

滋大昔我先王世后稷韋昭曰謂稷與不窋也以服事虞夏及夏之衰也棄

稷不務我先王不窋用失其官而自竄於戎狄之間不敢怠業時

序其德遵修其緒徐廣曰遵修其訓典朝夕恪勤守以敦篤奉以忠

信奕世載德不忝前人至于文王武王昭前之光明而加之以慈

和事神保民無不欣喜商王帝辛大惡于民庶民不忍訢載武王

以致戎于商牧是故先王非務武也勤恤民隱而除其害也夫先

王之制邦內甸服邦外侯服侯衛賓服韋昭曰此總言之也夷蠻要服

戎翟荒服甸服者祭韋昭曰侯服者祀韋昭曰賓服者享韋昭曰要服者

貢韋昭曰荒服者王韋昭曰日祭月祀時享歲貢終王先王

之順祀也徐廣曰外傳有不祭則修意韋昭曰先修志意以自有不祀則修

言韋昭曰言有不享則修文韋昭曰文有不貢則修名韋昭曰名謂尊卑有

不王則修德韋昭曰遠人不服序成而有不至則修刑韋昭曰序成謂上五者

也刑罰於是有刑不祭伐不祀征不享讓不貢告不王於是有刑罰

之辟有攻伐之兵有征討之備有威讓之命有文告之辭布令

陳辭而有不至則增修於德無勤民於遠是曰近無不聽遠無

不服今自大畢伯士之終也徐廣曰犬犬戎氏曰其職來王天子

曰予必曰不享征之且觀之兵無乃廢先王之訓而王幾頓乎

吾聞犬戎樹敦徐廣曰樹一作橄駟案韋昭曰率舊德而守終純固其有

曰禦我矣王遂征之得四白狼四白鹿曰歸自是荒服者不至

曰成公曰世承則情
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
鄭玄曰書說云周
王曰吁來
有國有士告汝祥刑
孔安國曰告汝
善用刑之道也
在今爾安百姓何擇非其人
王
曰訓以安百姓之道當何所
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
孔安國曰當何所敬
非唯五刑乎當何所
居非唯及世
兩造具備
徐廣曰造
師聽五辭
孔安國曰兩謂囚證造至也兩至
輕重所宜也
辭簡信正於五刑
孔安國曰五辭簡核信有
罪驗則正之於五刑矣
五刑不簡正於五罰
孔安國曰不當何所敬
核謂不應五刑當正
五罰不服正於五過
孔安國曰不服不應罰
也正於五過從赦免之
五過之疵
官獄內獄閱實其罪
孔安國曰使
惟鈞其過
馬融曰以此五過出
入人罪與犯法者等
五刑之
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孔安國曰刑疑赦從罰罰疑赦
從免其當清察能得其理也
簡信有
衆惟訊有稽
孔安國曰簡核誠信有合衆心
無簡不疑共嚴天威
孔安國曰
無簡核誠
信不聽治其獄當嚴
惟察其貌有所考合重之至也
閱實其罪
敬天威無輕用刑
黥辟疑赦其罰百率
徐廣曰率即鍤也音刷孔安
國曰六兩曰鍤鍤黃鐵也
閱實其罪
劓辟疑赦其罰倍灑
徐廣曰一作五倍曰莖孔
安國曰倍百爲二百鍤也
閱實其罪
倍差
馬融曰倍二百爲四百鍤也差者又加四
百之三分一凡五百三十三三分一也
閱實其罪
宮辟疑赦其罰五百

汲冢周書史記解
一篇穆王命史臣
戎夫歷陳古之亡國
三君君以爲覆轍而
鑒戒之胡望以聞
又作甫刑之書以恤
民聽和招詩而返
國可謂改過不吝
冥豫有渝矣亦
賢矣哉史記周
紀不著其事茲
特表出之

國語

諸侯有不睦者甫侯言於王作修刑辟

有國有士告汝祥刑

曰訓以安百姓之道當何所

何敬非其刑何居非其宜與

兩造具備

師聽五辭

官獄內獄閱實其罪

惟鈞其過

疑有赦五罰之疑有赦其審克之

衆惟訊有稽

無簡不疑共嚴天威

信不聽治其獄當嚴

敬天威無輕用刑

黥辟疑赦其罰百率

劓辟疑赦其罰倍灑

倍差

閱實其罪

宮辟疑赦其罰五百

游於涇上密康公從

有三女犇之其母曰必致之王

夫獸三爲羣人三爲衆女三爲粲王田不取羣公行不下衆

夫粲美之物也衆以美物

歸女而何德以堪之王猶不堪況爾之小醜乎小醜備物終必亡

康公不獻一年共王滅密共王崩子懿王躋立懿王之時王室遂

徐廣曰率閱實其罪大辟疑赦其罰千率閱實其罪墨罰之屬千劓

一作六

章昭曰康公密國之君姬姓也

韋昭曰御妻官也參三也一族一父子也故取姪娣以備三不參一族之女也

列女傳曰

康公母姓嵬氏

衰詩人作刺懿王崩共王弟辟方立是爲孝王孝王崩諸侯復立

懿王太子燮是爲夷王夷王崩子厲王胡立厲王卽位三十年好

利近榮夷公大夫芮良夫諫厲王曰王室其將卑乎夫榮公好專

利而不知大難夫利百物之所生也天地之所載也而有專之其

害多矣天地百物皆將取焉何可專也所怒甚多而不備大難以是教王王其能久乎夫王人者將導利而布之上下者也使神人百物無不得極韋昭曰極中也猶曰怵惕懼怨之來也故頌曰思文后稷克

配彼天立我蒸民莫匪爾極大雅曰陳錫載周唐固曰言文王布錫施利以載成周道也是不布利而懼難乎故能載周以至於今今王學專利其可乎匹夫專

利猶謂之盜王而行之其歸鮮矣榮公若用周必敗也厲王不聽卒以榮公為卿士用事王行暴虐侈傲國人謗王召公諫曰韋昭曰召康公

之後穆公虎為王卿士也民不堪命矣王怒得衛巫韋昭曰衛國之巫也使監謗者以告則殺之

其謗鮮矣諸侯不朝三十四年王益嚴國人莫敢言道路以目韋昭曰目相眄而已厲王喜告召公曰吾能弭謗矣乃不敢言召公曰是鄣之也

防民之口甚於防水水壅而潰傷人必多民亦如之是故為水者決之使導為民者宣之使言故天子聽政使公卿至於列士獻詩

瞽獻典韋昭曰典樂典**史獻書**師箴**瞽賦**韋昭曰无眸子曰瞽賦公卿列士所獻詩也**矇誦**韋昭曰有眸子而無見曰矇周禮矇

主弦歌諷誦箴諫之語也**百工諫**庶人傳語韋昭曰庶人卑賤見時得失不得言傳以語士**近臣盡規**近臣驂僕之屬**親戚補**

察瞽史教誨瞽樂太師史太史也**耆艾修之**韋昭曰耆艾師傅也修理瞽史之教以聞於王**而后王斟酌焉是**

以事行而不悖民之有口也猶土之有山川也財用於是乎出猶其有原隰衍沃也唐固曰下平日衍有漑曰沃**衣食於是乎生口之宣言也善敗於**

是乎興行善而備敗所以產財用衣食者也夫民慮之於心而宣之於口成而行之若壅其口其與能幾何王不聽於是國莫敢出

言三年乃相與畔襲厲王厲王出奔於彘韋昭曰彘晉地漢為縣屬河東今曰永安**厲王太子**

靜匿召公之家國人聞之乃圍之**召公曰**昔吾驟諫王王不從以

及此難也今殺王太子王其以我為讐而懟怒乎夫事君者險而不讐對韋昭曰在危險之中**怨而不怒**況事王乎乃以其子代王太子太子竟

厚齋引呂成公曰史記及家

共和周及相與和而修政也

紀年。共伯和干
王位。故謚共伯
左傳。王子朝告諸
侯曰。諸侯釋位
以間王政。宣王
有志而後效官。
推是而言。則厲
宣。間。諸侯有
去其位而代王
為政者。莊子曰。
共伯得之於丘
首。

後人言災祥
莫此為典確
可著之經

子靜長於召公家。二相乃共立之為王。是為宣王。宣王即位。二相

輔之。修政。法文武成康之遺風。諸侯復宗。周十二年。魯武公來朝。

宣王不修籍於千畝。虢文公諫曰。賈逵曰。文公文王母弟。虢仲之後。為王卿士也。韋昭曰。文公虢叔之後。西虢也。宣王都鎬。在畿

內。不可王弗聽。三十九年。戰于千畝。王師敗績于姜氏之戎。韋昭曰。西夷別

仲山甫諫曰。民不可料也。宣王不聽。卒料民。四十六年。宣王崩。子

幽王宮涅立。徐廣曰。一作生。幽王二年。西周三川皆震。徐廣曰。涇渭洛也。駟案。韋昭曰。西周鎬京地震。動故三川亦動。

伯陽甫曰。周將亡矣。韋昭曰。伯陽父。周柱下史。老子也。夫天地之氣。不失其序。

若過其序。民亂之也。韋昭曰。過。失也。言民不敢斥王者也。陽伏而不能出。陰迫而不能蒸。

於是。有地震。今三川實震。是陽失其所。而填陰

也。韋昭曰。為陰所鎮。宰也。陽失而在陰。韋昭曰。在陰下也。原必塞。原塞。國必亡。夫水土演而

民用也。韋昭曰。水土氣通。為演。演猶潤也。演。則生物。民得用之。土無所演。民乏財用。不亡何待。昔伊

洛竭而夏亡。韋昭曰。禹都陽城。伊洛所近也。河竭而商亡。韋昭曰。商人都衛。河水所經也。今周德若二代之

季矣。其川原又塞。塞必竭。夫國必依山。山川崩。川竭。亡國之徵也。

川竭必山崩。韋昭曰。水泉不潤。枯朽而崩也。若國亡。不過十年。數之紀也。韋昭曰。數起於一。終於十。十則更故

也。曰紀。天之所棄。不過其紀。是歲也。三川竭。岐山崩。三年。幽王嬖愛褒

姒。褒姒生子。伯服。幽王欲廢太子。太子母申侯女。而為后。後幽王

得褒姒。愛之。欲廢申后。并去太子。宜曰。以褒姒為后。以伯服為太

子。周太史伯陽讀史記曰。周亡矣。昔自夏后氏之衰。也有二神龍

止於夏帝庭。而言曰。余褒之二君。虞翻曰。龍自號褒之二先君也。夏帝卜殺之。與去之。

與止之。莫吉。卜請其粢而藏之。乃吉。韋昭曰。粢。龍所吐。未。朱龍之精氣也。於是布幣而策

告之。韋昭曰。以簡策之書。告龍而請其粢也。龍亡而粢在。積而去之。韋昭曰。積。置也。夏亡。傳此器。殷殷

亡。又傳此器。周比三代。莫敢發之。至厲王之末。虞翻曰。末年。王流彘之歲。發而觀之。

漉流于庭。不可除。厲王使婦人裸而諫之。韋昭曰。諫。譴呼也。唐固曰。羣呼曰諫。漉化為玄龜。

去馮改

必汲冢

以人王後宮後宮之童妾既亂而遭之韋昭曰毀齒曰亂女七歲而毀也既笄而孕無

夫而生子懼而棄之宣王之時童女謠曰壓弧箕服實亡周國韋昭曰山

於道而見鄉者後宮童妾所棄妖子徐廣曰妖一作天天幼少也出於路者聞其夜

啼哀而收之夫婦遂亡犇於褒褒人有罪請入童妾所棄女子者

於王以贖罪棄女子出於褒是為褒姒當幽王三年王之後宮見

而愛之生子伯服竟廢申后及太子以褒姒為后伯服為太子太

史伯陽曰禍成矣無可奈何褒姒不好笑幽王欲其笑萬方故不

笑幽王為羹羹大鼓有寇至則舉烽火諸侯悉至至而無寇褒姒

乃大笑幽王說之為數舉烽火其後不信諸侯益亦不至幽王以

號石父為卿用事國人皆怨石父為人佞巧徐廣曰佞一作諂善諛好利王

用之又廢申后去太子也申侯怒與緡西夷犬戎攻幽王幽王舉

烽火徵兵兵莫至遂殺幽王驪山下虜褒姒盡取周賂而去汲冢紀年曰自

武王滅殷以至幽王凡二百五十七年也於是諸侯乃即申侯而共立故幽王太子宜臼是為

平王以奉周祀平王立東遷于維周禮曰九命作伯鄭衆云長諸侯為方伯辟戎寇平王之時周室衰微

諸侯強并弱齊楚秦晉始大政由方伯周禮曰九命作伯鄭衆云長諸侯為方伯四十九年魯

隱公即位五十一年平王崩太子洩父蚤死立其子林是為桓王

桓王平王孫也桓王三年鄭莊公朝桓王不禮五年鄭怨與魯易

許田許田天子之用事太山田也八年魯殺隱公立桓公十三年

伐鄭鄭射傷桓王桓王去歸二十三年桓王崩子莊王佗立莊王

四年周公黑肩欲殺莊王而立王子克賈逵曰莊王弟子儀也辛伯告王賈逵曰辛伯周大夫也

王殺周公王子克犇燕十五年莊王崩子釐王胡齊立釐王三年

齊桓公始霸五年釐王崩子惠王閔立惠王二年初莊王嬖姬姚

生子穉穉有寵及惠王即位奪其大臣園以為囿左傳曰大臣為國也故大夫

前補國語
此處入春秋

邊伯等五人作亂左傳曰五人者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也謀召燕衛師伐惠王左傳曰五人者為國邊伯詹父子禽祝跪也惠王奔温

已居鄭之櫟服虔曰櫟鄭大都立釐王弟積為王樂及徧舞賈逵曰徧舞皆舞六代之樂也鄭號

君怒四年鄭與號君伐殺王積復入惠王惠王十年賜齊桓公為

伯二十五年惠王崩子襄王鄭立襄王母早死後母曰惠后左傳曰陳媯歸

于京師實厚齊引左傳曰母弟俱是惠后所生正義曰史記誤也惠后生叔帶有寵於惠王襄王畏之三年叔帶與戎翟謀

伐襄王襄王欲誅叔帶叔帶奔齊齊桓公使管仲平戎于周使隰

朋平戎于晉服虔曰戎伐周晉伐戎救周故和也王以上卿禮管仲管仲辭曰臣賤有司

也有天子之二守國高在杜預曰國子高子天子所命為齊守臣皆上卿也若節春秋來承王命

何以禮焉賈逵曰節時也王肅曰春秋聘享之節也陪臣敢辭服虔曰陪重也諸侯之臣於天子故曰陪臣王曰舅氏余嘉

乃勳賈逵曰舅氏言伯舅之使也母逆朕命管仲卒受下卿之禮而還九年齊桓公

卒十二年叔帶復歸于周左傳曰王召之十三年鄭伐滑賈逵曰滑姬姓之國駟案左傳曰滑人叛鄭而服於衛也

王使游孫伯服請滑賈逵曰二子周大夫鄭人囚之鄭文公怨惠王之入不與

厲公爵服虔曰惠王以后之鬻鑿與之厲公而獨與號公王爵又怨襄王之與衛滑服虔曰滑小國近鄭世世服從而更違叛鄭師伐之

聽命後自愬於王王以與衛故囚伯服王怒將以翟伐鄭富辰諫服虔曰富辰周大夫曰凡我周

之東徙晉鄭焉依子積之亂又鄭之由定今以小怨棄之王不聽

十五年王降翟師以伐鄭王德翟人將以其女為后富辰諫曰平

桓莊惠皆受鄭勞王棄親親翟不可從王不聽十六年王紕翟后

翟人來誅殺譚伯唐固曰譚伯周大夫原伯毛伯也富辰曰吾數諫不從如是不出王

以我為懟乎乃以其屬死之初惠后欲立王子帶故以黨開翟人

翟人遂入周襄王出奔鄭鄭居王於汜杜預曰鄭南汜在襄城縣南子帶立為王取

襄王所紕翟后與居温十七年襄王告急于晉晉文公納王而誅

叔帶襄王乃賜晉文公珪鬯弓矢為伯以河內地與晉二十年晉

文公召襄王襄王會之河陽踐土賈逵曰河陽晉之温也踐土鄭地名在河內諸侯畢朝書諱

-5 120 35 930" data-label="Text">

曰天王狩于河陽左傳曰仲尼曰以臣召君不可以訓故書曰狩二十四年晉文公卒三十一年

秦穆公卒三十二年襄王崩子頃王壬臣立頃王六年崩子匡王

班立匡王六年崩弟瑜立是為定王定王元年楚莊王伐陸渾之

戎地理志陸渾縣屬弘農郡次洛使人問九鼎王使王孫滿應設以辭賈逵曰王孫滿周大夫也楚兵

乃去十年楚莊王圍鄭鄭伯降已而復之十六年楚莊王卒二十

一年定王崩子簡王夷立簡王十三年晉殺其君厲公迎子周於

周立為悼公十四年簡王崩子靈王泄心立靈王二十四年齊崔

杼弒其君莊公二十七年靈王崩皇覽曰靈王家在河南城西南栢亭西周山上蓋以靈王生而有髭而神故諡靈王其冢民祀

絕賈逵曰景王子景王貴立景王十八年后太子聖而早卒二十年景王愛子

朝賈逵曰景王之長庶子欲立之會崩皇覽曰景王家在洛陽太倉中秦封呂不韋洛陽十萬戶故大其城并圍景王家也子丐之黨與

爭立國人立長子猛為王子朝攻殺猛猛為悼王晉人攻子朝而

立丐是為敬王賈逵曰敬王猛母弟敬王元年晉人入敬王子朝自立敬王不

得人居澤賈逵曰澤邑周地也四年晉率諸侯入敬王子朝為臣春秋曰子朝奔楚皇

覽曰子朝冢在南陽西鄂縣今西鄂晁氏自謂子晁後也諸侯城周十六年子朝之徒復作亂敬王犇于

晉十七年晉定公遂入敬王子周三十九年齊田常殺其君簡公

四十一年楚滅陳孔子卒四十二年敬王崩徐廣曰皇甫謐曰敬王十四年元巳卯崩壬戌也子

元王仁立徐廣曰世本云貞王介也元王八年崩子定王介立徐廣曰世本云元王赤也皇甫謐曰元王十一年癸未三晉滅

智伯二十八年崩王子爭立立應為貞王定王十六年三晉滅智伯分有其地二十八年定王

崩徐廣曰皇甫謐曰貞定王十年元癸亥崩壬申長子去疾立是為哀王哀王立三月弟叔襲殺

哀王而自立是為思王思王立五月少弟鬼攻殺思王而自立是

為考王此三王皆定王之子考王十五年崩徐廣曰皇甫謐曰考王元年辛丑崩乙卯子威烈

王午立考王封其弟子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

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徐廣曰惠公之子也以奉王

號東周惠公威烈王二十三年九鼎震命韓魏趙為諸侯二十四

年崩徐廣曰皇甫謐曰元丙辰崩巳卯駟案宋忠曰威烈王葬洛陽城中東北隅也子安王驕立是歲盜殺楚聲王安

子朝據王城曰西王敬王在狄泉曰東王

見 附

王立二十六年崩皇甫謐曰安王元庚辰崩乙巳子烈王喜立烈王二年周太史儋見

秦獻公曰始周與秦國合而別別五百載復合應劭曰周孝王封伯翳之後為侯伯與周別五百載合十七歲而霸

至昭王時西周君臣自歸受罪獻其邑三十六城合也韋昭曰周封秦為始別謂秦仲也五百歲謂從秦仲至孝公強大顯王致伯與之親合也

王者出焉徐廣曰從此後十七年而秦昭王立駟案十年烈王崩弟扁立是為

顯王顯王五年賀秦獻公獻公稱伯九年致文武胙於秦孝公胙

肉也左傳曰王使宰孔賜齊侯胙曰天子有事于文武二十五年秦會諸侯於周二十六年周致伯於

秦孝公三十三年賀秦惠王三十五年致文武胙於秦惠王四十

四年秦惠王稱王其後諸侯皆為王四十八年顯王崩子慎觀王

定立慎觀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

都西周西周武公徐廣曰惠公之長子之共太子死有五庶子毋適立司馬翦

謂楚王曰不如以地資公子咎為請太子左成曰不可周不聽是

公之知困而交疏於周也不如請周君孰欲立以微告翦翦請令

楚賀之以地果立公子咎為太子八年秦攻宜陽楚救之而楚以

周為秦故將伐之蘇代為周說楚王曰何以周為秦之禍也言周

之為秦甚於楚者欲令周入秦也故謂周秦也周知其不可解必

入於秦此為秦取周之精者也為王計者周於秦因善之不於秦

亦言善之以疏之於秦周絕於秦必入於郢矣秦借道兩周之間

將以伐韓周恐借之畏於韓不借畏於秦史厭謂周君曰何不令

人謂韓徐廣曰一作可應劭曰氏姓注云以何姓為韓後公叔曰秦之敢絕周而伐韓者信東周

也公何不與周地發質使之楚秦必疑楚不信周是韓不伐也又

謂秦曰韓強與周地將以疑周於秦也周不敢不受秦必無辭而

令周不受是受地於韓而聽於秦秦召西周君西周君惡往故令

人謂韓王曰秦召西周君將以使攻王之南陽也王何不出兵於

南陽周君將以為辭於秦周君不入秦秦必不敢踰河而攻南陽

震川云敬王以後
無事以史記編
歲周室遭秦
火而滅所據獨
左傳國語國
策耳此遷所
以深惜之也

多入國策者
震川云晚周事
少事故備錄國
而義鄙辭能不
似本紀中語且
篇首嚴重深
廣之體不稱不
若略取事實
其蔓辭為得
體要

矣東周與西周戰韓救西周或為東周說韓王曰西周故天子之國多名器重寶王案兵毋出可以德東周而西周之寶必可以盡

矣王報謂成君楚圍雍氏徐廣曰陽翟雍氏城也戰國策曰韓兵入西周西韓徵

甲與粟於東周東周君恐召蘇代而告之代曰君何患於是臣能

使韓毋徵甲與粟於周又能為君得高都徐廣曰今河南新城縣高都城也周君曰子

苟能請以國聽子代見韓相國曰漢書百官表曰相國秦官謂韓亦有相國然則諸國其放秦也楚圍雍氏

期三月也今五月不能拔是楚病也今相國乃徵甲與粟於周是

告楚病也韓相國曰善使者已行矣代曰何不與周高都韓相國

大怒曰吾毋徵甲與粟於周亦已多矣何故與周高都也代曰與

周高都是周折而入於韓也秦聞之必大怒忿周即不通周使是

以弊高都得完周也曷為不與相國曰善果與周高都三十四年

蘇厲謂周君曰秦破韓魏徐廣曰一作什戰國策曰秦敗魏將犀武於伊闕北取趙蘭離石

者地理志曰西河有趙蘭離石二縣皆白起也是善用兵又有天命今又將兵出塞攻

梁梁破則周危矣君何不令人說白起乎曰楚有養由基者善射

者也去柳葉百步而射之百發而百中之左右觀者數千人皆曰

善射有一夫立其旁曰善可教射矣養由基怒釋弓搯劍曰客安

能教我射乎客曰非吾能教子支左紉右也夫去柳葉百步而射

之百發而百中之不以善息少焉氣衰力倦弓撥矢鉤一發不中

者百發盡息今破韓魏一作厄北取趙蘭離石者公之功多矣今

又將兵出塞過兩周倍韓攻梁一舉不得前功盡棄公不如稱病

而無出四十二年秦破華陽約徐廣曰一作厄馬犯謂周君曰請令梁城周

乃謂梁王曰周王病若死則犯必死矣犯請以九鼎自入於王王

受九鼎而圖犯梁王曰善遂與之卒言戍周因謂秦王曰梁非戍

周也將伐周也王試出兵境以觀之秦果出兵又謂梁王曰周王

其索隱
攻正義共

病甚矣。犯請後可而復之。今王使卒之。周諸侯皆生心。後舉事且不信。不若令卒為周城。以匿事端。梁王曰：善。遂使城周。四十五年，周君之秦客謂周最曰：公不若譽秦王之孝，因以應為太后養地。

徐廣曰：地理志云：應今潁川父城縣應鄉是也。

秦王必喜。是公有秦交。交善，周君必以為公功。交惡，

勸周君入秦者，必有罪矣。秦攻周而周最謂秦王曰：為王計者，不攻周。攻周實不足以利聲，畏天下。天下以聲畏秦，必東合於齊。兵弊於周，合天下於齊，則秦不王矣。天下欲獎秦，勸王攻周。秦與天下弊，則令不行矣。五十八年，三晉距秦，周令其相國之秦，以秦之輕也。還其行客，謂相國曰：秦之輕重未可知也。秦欲知三國之情，公不如急見秦王，曰：請為王聽東方之變。秦王必重公。重公是秦重周，周以取秦也。齊重則固有周聚，以收齊是周常不失重國之交也。秦信周，發兵攻三晉。五十九年，秦取韓陽城，負秦

還國案作留

厚齊云：韓非子曰：周去秦為從，期年而滅衛，離魏，多衛。

將天下銳師出伊闕，攻秦。令秦無得通陽城。秦昭王怒，使將軍摎

漢書百官表曰：前後左右將軍皆周末官也。

攻西周。西周君犇秦，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

口。三萬秦受其獻，歸其君於周。周君王赧卒，周民遂東亡。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周公於囂狐，秦取九鼎寶器而遷西周。周公於囂狐，

徐廣曰：囂音憚，囂狐聚與陽人聚相近。在洛陽南百五十里，梁新城之間。

後七歲，秦莊襄王滅東西周。東西周皆入于秦。周

既不祀。太史公曰：學者皆稱周伐紂，居洛邑，綜其實不然。武王營之，成王

使召公卜居，居九鼎焉。而周復都豐鄗，至犬戎敗幽王，周乃東徙

于洛邑。所謂周公葬我畢，畢在鎬東南杜中。秦滅周，漢興九

十有餘載，天子將封太山東巡狩，至河南，求周苗裔，封其後嘉三

十里地，號曰周子南君。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為後疑

陸紫宸云：觀秦滅之言，當時直謂周都洛矣，不容無辨。何卒

厚齊云：韓非子曰：周去秦為從，期年而滅衛，離魏，多衛。

皇甫謐曰：周凡三十七王。

徐廣曰：一作社。

贊曰：汲冢古文謂衛將軍文子為子南，彌牟其後有子南，勤朝于魏，後惠成王如衛，命子南為侯。秦并六國，衛最為後疑。

嘉是衛後故氏 比列侯以奉其先祭祀 徐廣曰自周亡乙巳至元鼎四年戊辰一百四十四年漢之九十四年也漢武元鼎四年封周子南而稱君也

史通云子長之叙事也自周以注言所不該其文潤略無復體統自秦漢以下條貫有倫則炳煥可觀矣

吳草唐二周辨云敬王四十年子朝奔楚王雖返國然以子朝餘黨多在王城乃徙都成周而王城之都廢至考王封其弟揭于王城以續周公之官職是為周桓公自此以後東有王西有公而東西之名未立也桓公生威威公生惠惠公生懿懿公生夷公之少子班又別封于鞏以奉王是為東周惠公又子同謚於鞏與成周皆在王城之東故班之兄則仍居鞏又爵居于王城是為西周武公以王城在成周之西故自此後西有公東有公二公各有所食而周尚為一也顯王二年趙韓分周地為二二周公治之王寄焉而已矣周之公東西自此始九年東周惠公卒子傑嗣慎觀以上皆在東周王立始遷于西周即王城舊都也史記云王赧時東西周公治今案顯王二年已分為二不待此時矣則建都於鞏實為西周對洛邑為東周後二公封邑以王城為西周對成周為東周

史記四 終

陸云秦仲父子忠厚起家至顯公悔過用人有君人之度夫子刪書存秦並及讀秦風嚴毅他國未有能及之者也考公奮發有為時六國朝縱橫橫顛倒遊談之口而秦務農教戰力本自強因瑕隙不待始皇國已拓八州朝同列矣太史公特立本紀而劉怡

史記五

秦本紀第五

陸云秦仲氏周周周周

秦之先帝顓頊之苗裔孫曰女修女修織玄鳥隕卵女修吞之生子大業大業取少典之子曰女華女華生大費與禹平水土已成帝錫玄圭禹受曰非予能成亦大費為輔帝舜曰咨爾費贊禹功其賜爾阜游爾後嗣將大出乃妻之姚姓之玉女 徐廣曰皇甫謐云賜之玄玉妻以姚姓之女也 大費拜受佐舜調馴鳥獸鳥獸多馴服是為栢翳舜賜姓嬴氏大費生子二人一曰大廉實鳥俗氏二曰若木實費氏其玄孫曰費昌子孫或在中國或在夷狄費昌當夏桀之時去夏歸商為湯御以敗桀於鳴條太康玄孫曰孟戲中衍鳥身人言帝太戊聞而卜之使御吉遂致使御而妻之自太戊以下中衍之後遂世有功以佐殷國故嬴姓多顯遂為諸侯其玄孫曰中湍 徐廣曰一作滑 在西戎保西

黃陶菴曰子長為本紀者三後世皆不與焉秦也始皇也項籍也以其繼五帝三王之後可乎曰不可不

紀而劉怡

可則昌為紀

之曰此即正

統之說也歐

陽子有言居

天下之正合天

下於一斯正統

矣克愛夏商

周秦漢唐是

也蘇子有言

孔子刪書而

虞夏商周皆

曰書湯武王

伯禽秦穆公

皆曰誓以為

正統之說其誰

曰不可子長

之本紀其即

醫伯益為一

人蓋據秦本

紀大費輔禹

平水土佐舜

調馴鳥獸為

獸多馴服是

為相醫之語

而以尚書孟

子之文推之舜

時自益外無

垂生蜚廉蜚廉生惡來惡來有力晏子春秋曰蜚廉善走父子俱以材

辦事殷紂周武王之伐紂并殺惡來是時蜚廉為紂石北方徐廣曰

處父不與殷亂賜爾石棺以華氏死遂葬於霍太山皇甫謐云去魏縣十

蜚廉復有子曰季勝季勝生孟增孟增幸於周成王是為宅皐狼

皐狼生衡父衡父生造父造父以善御幸於周繆王得驥温驪徐廣

驥温驪徐廣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驥耳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驥耳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驥耳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驥耳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驥耳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驥耳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驥耳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驥耳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驥耳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驥耳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驥耳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驥耳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驥耳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驥耳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驥耳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驥耳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驥耳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驥耳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驥耳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驥耳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驥耳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驥耳之驥郭璞曰紀年云北唐之

皇自為一

篇有言哉

陸云封趙

城為趙氏

為後為線

徐廣曰趙城在

河東永安縣

造父族由此為

造父為繆王御長驅歸周

一日千里以救亂繆王以趙城封造父

趙氏自蜚廉生季勝已下五世至造父別居趙趙衰其後也惡來

革者蜚廉子也早死有子曰女防女防生旁皐旁皐生太几太几

生大駱大駱生非子以造父之寵皆蒙趙城姓趙氏非子居犬丘

好馬及畜善養息之犬丘人言之周孝王孝王召使主馬于

汧渭之間馬大蕃息孝王欲以為大駱適嗣申侯之女為大駱妻

生子成為適申侯乃言孝王曰昔我先酈山之女為戎胥軒妻生

中潏以親故歸周保西垂西垂以其故和睦今我復與大駱妻生

適子成申駱重婚西戎皆服所以為王王其圖之於是孝王曰昔

柏翳為舜主畜畜多息故有土賜姓嬴今其後世亦為朕息馬朕

其分土為附庸邑之秦徐廣曰今天水隴西縣秦亭也使復續嬴氏祀號曰秦嬴亦不

廢申侯之女子為駱適者以和西戎秦嬴生秦侯秦侯立十年卒

生公伯公伯立三年卒生秦仲秦仲立三年周厲王無道諸侯或

叛之西戎反王室滅大丘大駱之族周宣王即位徐廣曰秦仲之十八年也乃以秦

仲為大夫誅西戎西戎殺秦仲秦仲立二十三年死於戎毛詩序曰秦仲始大

封為秦項羽

後至周平王

封為秦項羽

滅之垂蓋豈
龍其後不知
所封不見也

是則益豈為
兩人而秦非
伯益之後明

笑世儒請史
沿誤此其一
端

三族之罪始
於秦文公而
商鞅因之漢

祖名為除
秦苛政然
始定天下即

族信越文帝
甫除收宰相

歐陽子蘇子
之論所從出也

夫子長豈不
知秦項為天

下之公惡也哉
以為政固嘗

繼周而有天
下矣籍固嘗

專天下之約矣
吾從其繼周
而有天下與

有車馬禮樂侍御之好也
有子五人其長者曰莊公周宣王乃召莊公昆弟五人

與兵七千人使伐西戎破之於是復予秦仲後及其先大駱地犬

丘并有之為西垂大夫莊公居其故西犬丘生子三人其長男世

父世父曰戎殺我大父仲我非殺戎王則不敢入邑遂將擊戎讓

其弟襄公襄公為太子莊公立四十四年卒太子襄公代立襄公

元年以女弟繆嬴為豐王妻襄公二年戎圍犬丘世父世父擊之

為戎人所虜歲餘復歸世父七年春周幽王用褒姒廢太子立褒

姒子為適數欺諸侯諸侯叛之西戎犬戎與申侯伐周殺幽王酈

山下而秦襄公將兵救周戰甚力有功周避犬戎難東徙雒邑襄

公以兵送周平王平王封襄公為諸侯賜之岐以西之地曰戎無

道侵奪我岐豐之地秦能攻逐戎即有其地與誓封爵之襄公於

是始國與諸侯通使聘享之禮乃用駟駒徐廣曰赤馬黑髦曰駟黃牛羝羊各三

祠上帝西時徐廣曰年表云立西時祠白帝十二年伐戎而至岐卒生文公文公元年

罪三族原齊引詩正義曰鄭氏詩譜言

初有史

內八百甲

得西岐

本紀異

終南之

在岐東

南大夫

飛冥公

湯社一作杜

徐廣曰湯音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赤馬

黑髦曰駟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徐廣曰年表云

立西時祠白帝

立西時祠白帝

皇以前固西戎附庸之國。溺籍雖專。天下之約。未嘗一天下而稱帝也。為有天下之始。皇立紀則可。為西戎附庸之國。與未一天下之項籍立紀則不可。故秦始宜合而為一。籍宜降而為傳。世以秦為伯益之後。以相

坐律令。旋族新垣。平是後。武帝數興大獄。而秦法遂終。漢世自文公之後。漢非雜霸也。雜秦耳。嗚呼。秦之遺孽。毒甚矣哉。秦自繆公。三置晉君。以後嘗與晉更相強弱。至六卿

卒葬西山。生子三人。長男武公。為太子。武公弟德公。同母魯姬子。生出子寧公。卒。大庶長弗忌威壘三父廢太子而立。出子為君。出子六年。三父等復共令人賊殺出子。出子生五歲。立。立六年。卒。三父等乃復立故太子武公。武公元年。伐彭戲氏。至於華山下。居平陽。封宮。三年。誅三父等。而夷三族。以其殺出子也。鄭高渠。昧殺其君昭公。十年。伐邽。冀戎。初縣之。地理志隴西有上邽縣。應劭曰。即邽戎邑也。冀縣屬天水郡。十一年。初縣。杜鄭。地理志京兆有鄭縣。杜縣也。滅小虢。班固曰。西虢在雍州。十三年。齊人管至。父連稱等殺其君襄公。而立公孫無知。晉滅霍。魏耿。齊雍廩殺無知。管至父等而立齊桓公。齊晉為強國。十九年。晉曲沃始為晉侯。齊桓公伯於鄆。二十年。武公卒。葬雍。平陽。初。以人從死。從死者六十六人。有子一人。名曰白白。不立。封平陽。立其弟德公。德公元年。初居雍城。徐廣曰。今縣在扶風。大鄭宮。以犧三百牢。祠鄜時。卜居雍。後子孫飲馬於河。梁伯芮伯

來朝。二年初。伐孟康曰。六月伏日。初也。以狗禦蠱。徐廣曰。年表云。初作伏。祠社。磔狗。邑四門也。德公生三十三歲。而立。立二年。卒。生子三人。長子宣公。中子成公。少子穆公。長子宣公立。宣公元年。衛燕伐周。出惠王。立王子穰。三年。鄭伯虢叔殺子穰。而入惠王。四年。作密時。與晉戰。河陽。勝之。十二年。宣公卒。生子九人。莫立。立其弟成公。成公元年。梁伯芮伯來朝。齊桓公伐山戎。次于孤竹。成公立。四年。卒。子七人。莫立。立其弟繆公。繆公任好元年。自將伐茅津。勝之。四年。迎婦於晉。晉太子申生姊也。其歲。齊桓公伐楚。至邵陵。五年。晉獻公滅虞。虢虢虢虞君與其大夫百里奚。以璧馬賂於虞。故也。既虜百里奚。以為秦穆公夫人。勝於秦。百里奚亡。秦走宛。地理志南陽有宛縣。楚鄙人執之。繆公聞百里奚賢。欲重贖之。恐楚人不與。乃使人謂楚曰。吾勝臣百里奚在焉。請以五羖羊皮贖之。楚人遂許與之。當是時。百里奚年已七十餘。繆公釋其囚

初伏 厚齊引說 太史曰商 數傳又載 趙良之言 曰五殺大 夫荆之鄙 人也自當 於秦客 禍食牛 年穆公

內相攻晉始不能有加于秦然晉尚為一也至智伯死分其國為韓趙魏而晉析為三矣夫以全晉之勢尚與秦更相強弱折而為三則安得其能支秦哉吾故曰三晉為諸侯秦取天下之大害也

與語國事謝曰臣亡國之臣何足問繆公曰虞君不用子故亡非子罪也固問語三日繆公大說授之國政號曰五殺大夫百里傒讓曰臣不及臣友蹇叔蹇叔賢而世莫知臣嘗游困於齊而乞食餽人徐廣曰餽一作銍蹇叔收臣臣因而欲事齊君無知蹇叔止臣臣得脫齊難遂之周周王子穰好牛臣以養牛干之及穰欲用臣蹇叔止臣臣去得不誅事虞君蹇叔止臣臣知虞君不用臣臣誠私利祿爵且畱再用其言得脫一不用及虞君難是以知其賢於是穆公使人厚幣迎蹇叔以為上大夫秋繆公自將伐晉戰於河曲徐廣曰一作西駟案公羊傳曰河千里而曲也服虔曰河曲晉地杜預曰河曲在蒲坂南晉驪姬作亂太子申生死新城重耳夷吾出韓九年齊桓公會諸侯於葵丘晉獻公卒立驪姬子奚齊其臣里克殺奚齊荀息立卓子徐廣曰一作倬克又殺卓子及荀息夷吾使人請秦求入晉於是繆公許之使百里傒將兵送夷吾夷吾謂曰誠得立

請割晉之河西八城與秦及至已立而使丕鄭謝秦背約不與河西城而殺里克丕鄭聞之恐因與繆公謀曰晉人不欲夷吾實欲重耳今背秦約而殺里克皆呂甥卻芮之計也願君以利急召呂卻呂卻至則更入重耳便繆公許之使人與丕鄭歸召呂卻呂卻等疑丕鄭有間乃言夷吾殺丕鄭丕鄭子丕豹奔秦說繆公曰晉君無道百姓不親可伐也繆公曰百姓苟不便何故能誅其大臣能誅其大臣此其調也不聽而陰用豹十二年齊管仲隰朋死晉早來請粟丕豹說繆公勿與其飢而伐之繆公問公孫支服虔曰秦大夫支曰飢穰更事耳不可不與問百里傒傒曰夷吾得罪於君其百姓何罪於是用百里傒公孫支言卒與之粟以船漕車轉自雍相望至絳賈逵曰雍秦國都絳晉國都也十四年秦飢請粟於晉晉君謀之群臣號射曰因其飢伐之可有大功晉君從之十五年興兵將攻秦繆公發

史記所傳自相矛盾如此亦左公曰案左氏傳勝秦穆姬者乃非伯非百里傒也

兵使丕豹將自往擊之九月壬戌與晉惠公夷吾合戰於韓地晉君棄其軍與秦爭利還而馬驚繆公與麾下馳追之不能得晉君反爲晉軍所圍晉擊繆公繆公傷於是岐下食善馬者三百人馳冒晉軍晉軍解圍遂脫繆公而反生得晉君初繆公亡善馬岐下野人共得而食之者三百餘人吏逐得欲法之繆公曰君子不以畜產害人吾聞食善馬肉不飲酒傷人乃皆賜酒而赦之三百人者聞秦擊晉皆求從從而見繆公窘亦皆推鋒爭死以報食馬之德於是繆公虜晉君以歸令於國齋宿吾將以晉君祠上帝周天子聞之曰晉我同姓爲請晉君夷吾姊亦爲繆公夫人夫人聞之乃衰絰跣曰妾兄弟不能相救以辱君命繆公曰我得晉君以爲功今天子爲請夫人是憂乃與晉君盟許歸之更舍上舍而饋之七牢

賈逵曰諸侯雍餼七牢牛一羊一豕一爲一牢也

十一月歸晉君夷吾夷吾獻其河西地使太

子圉爲質於秦秦妻子圉以宗女是時秦地東至河十八年齊桓公卒二十年秦滅梁芮二十二年晉公子圉聞晉君病曰梁我母家也而秦滅之我兄弟多卽君百歲後秦必留我而晉輕亦更立他子子圉乃亡歸晉二十三年晉惠公卒子圉立爲君秦怨圉亡去乃迎晉公子重耳於楚而妻以故子圉妻重耳初謝後乃受繆公益禮厚遇之二十四年春秦使人告晉大臣欲入重耳晉許之於是使人送重耳二月重耳立爲晉君是爲文公文公使人殺子圉子圉是爲懷公其秋周襄王弟帶以翟伐王王出居鄭二十五

年周王使人告難於晉秦秦繆公將兵助晉文公入襄王殺王弟帶二十八年晉文公敗楚於城濮三十年繆公助晉文公圍鄭鄭使人言繆公曰亡鄭厚晉於晉而得矣而秦未有利晉之強秦之憂也繆公乃罷兵歸晉亦罷三十二年冬晉文公卒鄭人有賣鄭

無難矣若何其
能霸哉是特老
以詆先王之法太
史公遂以為實而
載之過矣

威以責督於下下罷極則以仁義怨望於上上下下交爭怨而相篡
弑至於滅宗皆以此類也夫戎夷不然上含淳德以遇其下下懷
忠信以事其上國之政猶一身之治不知所以治此真聖人之
治也於是繆公退而問內史廖曰漢書百官表曰內史周官也孤聞鄰國有聖人敵
國之憂也今由余賢寡人之害將奈之何內史廖曰戎王處僻匿
未聞中國之聲君試遺其女樂以奪其志徐廣曰奪一作徇為由余請以疏
其間留而莫遣以失其期戎王怪之必疑由余君臣有間乃可虜
也且戎王好樂必怠於政繆公曰善因與由余曲席而坐傳器而
食問其地形與其兵勢盡登而后令內史廖以女樂二八遺戎王
戎王受而說之終年不還於是秦乃歸由余由余數諫不聽繆公
又數使人間要由余由余遂去降秦繆公以客禮禮之問伐戎之
形三十六年繆公復益厚孟明等使將兵伐晉渡河焚船大敗晉

人取王官及鄆徐廣曰左傳作郊駟案服虔曰皆晉地不能有大陽以報殺之役晉人皆城守不敢出

於是繆公乃自茅津徐廣曰在大陽渡河封殺中尸賈逵曰封識之為發喪哭之三日

乃誓於軍曰嗟士卒聽無譁余誓告汝古之人謀黃髮番番則無

所過以申思不用蹇叔百里奚之謀故作此誓今後世以記余過

君子聞之皆為垂涕曰嗟乎秦繆公之與人周也服虔曰周備也卒得孟明

之慶三十七年秦用由余謀伐戎王益國十二開地千里遂霸西

戎天子使召公過賀繆公以金鼓三十九年繆公卒自覽曰秦繆公家在棠泉葬雍

宮祈年觀下從死者百七十七人秦之良臣子輿氏三人名曰奄息仲行

鍼虎亦在從死之中秦人哀之為作歌黃鳥之詩君子曰秦繆公

廣地益國東服強晉西霸戎夷然不為諸侯盟主亦宜哉死而棄

民收其良臣而從死且先王崩尚猶遺德垂法況奪之善人良臣

百姓所哀者乎是以知秦不能復東征也穆公子四十人其太子

瑩代立是為康公康公元年往歲繆公之卒晉襄公亦卒襄公之弟名雍秦出也在秦晉趙盾欲立之使隨會來迎雍秦以兵送至

令狐杜預曰在河東晉立襄公子而反擊秦師秦師敗隨會來奔二年秦伐

晉於武城報令狐之役四年晉伐秦取少梁六年秦伐晉取羈馬

服虔曰戰於河曲大敗晉軍晉人患隨會在秦為亂乃使魏贇餘服虔曰晉

之魏邑大夫詳反合謀會詐而得會會遂歸晉康公立十二年卒子共公

立共公二年晉趙穿弒其君靈公三年楚莊王強北兵至雒問周

鼎共公立五年卒子桓公立桓公三年晉敗我一將十年楚莊王

服鄭北敗晉兵於河上當是之時楚霸為會盟合諸侯二十四年

晉厲公初立與秦桓公夾河而盟歸而秦倍盟與翟合謀擊晉二

十六年晉率諸侯伐秦秦軍敗走追至涇而還桓公立二十七年

卒子景公立徐廣曰世本云景公名后伯車也景公四年晉欒書弒其君厲公十五年救

鄭敗晉兵於櫟杜預曰晉地也是時晉悼公為盟主十八年晉悼公強數會

諸侯率以伐秦敗秦軍秦軍走晉兵追之遂渡涇至棫林而還徐廣

曰棫音城駟案杜預曰秦地也二十七年景公如晉與平公盟已而背之三十六年楚

公子圍弒其君而自立是為靈王景公母弟后子鍼有寵景公母

弟富或譖之恐誅乃奔晉車重千乘晉平公曰后子富如此何以

自亡對曰秦公無道畏誅欲待其後世乃歸三十九年楚靈王彊

會諸侯於申為盟主殺齊慶封景公立四十年卒子哀公立后子

復來歸秦哀公八年楚公子棄疾弒靈王而自立是為平王十一

年楚平王來求秦女為太子建妻至國女好而自娶之十五年楚

平王欲誅建建亡伍子胥奔吳晉公室卑而六卿彊欲內相攻是

以久秦晉不相攻三十一年吳王闔閭與吳子胥伐楚楚王亡奔

隨吳遂入郢楚大夫申包胥來告急七日不食日夜哭泣於是秦

乃發五百乘救楚敗吳師吳師歸楚昭王乃得復入郢哀公立三

十六年卒太子夷公蚤死不得立立夷公子是為惠公惠公

元年孔子行魯相事五年晉卿中行范氏反晉晉使智氏趙簡子

攻之范中行氏亡奔齊惠公立十年卒子悼公立悼公二年齊臣田

乞弒其君孺子立其兄陽生為悼公六年吳敗齊師齊人弒悼公

立其子簡公九年晉定公與吳王夫差盟爭長於黃池卒先吳傳云吳王先歿

三年楚滅陳秦悼公立十四年卒子厲共公立孔子以悼公十二

年卒厲共公二年蜀人來賂十六年灋河旁以兵二萬伐大荔取

其王城徐廣曰今之臨晉也臨晉有王城二十一年初縣頻陽地理志馬翊有頻陽縣晉取武成二十四

年晉亂殺智伯分其國與趙韓魏二十五年智開與邑人來奔徐廣

曰一本二十六三十二年伐義渠虜其王應劭曰義渠北地也三十四年日食厲共

公卒子躁公立躁公二年南鄭反十三年義渠來伐至渭南十四

年躁公卒立其弟懷公懷公四年庶長毚與大臣圍懷公懷公自

殺懷公太子曰昭子蚤死大臣乃立太子昭子之子是為靈公靈

公懷公孫也靈公六年晉城少梁秦擊之十三年城籍姑靈公卒

子獻公不得立立靈公季父悼子是為簡公簡公昭子之弟而懷

公子也簡公六年令吏初帶劍灋洛城重泉地理志重泉縣屬焉翊十六年卒徐廣

曰表云下五年也子惠公立惠公十二年子出子生十三年伐蜀取南鄭惠公

卒出子立出子二年庶長改迎靈公之子獻公于河西而立之殺

出子及其母沈之淵旁秦以往者數易君君臣乖亂故晉復疆奪

秦河西地獻公元年徐廣曰丁酉止從死二年城櫟陽徐廣曰徙都之今萬年是也四年正

月庚寅孝公生十一年周大史儋見獻公曰周故與秦國合而別

別五百歲復合合七十七歲而霸王出十六年桃冬花十八年雨

自穆公至
孝公又十三
君

南鄭秦
秋戰國
時屬楚

吏帶劍

金櫟陽二十一年與晉戰於石門斬首六萬天子賀以黼黻周禮曰白與黑

謂之黼黑與青謂之黻二十三年與魏晉戰少梁虜其將公孫痤二十四年獻公

卒徐廣曰表云二十三年子孝公立年已二十一歲矣孝公元年徐廣曰庚申也河山以東

疆國六與齊威楚宣魏惠燕悼韓哀趙成侯竝淮泗之間小國十

餘楚魏與秦接界魏築長城自鄭濱洛以北有上郡楚自漢中南

有巴黔中周室微諸侯力政爭相併秦僻在雍州不與中國諸侯

之會盟夷翟遇之孝公於是布惠振孤寡招戰士明功賞下令國

中曰昔我穆公自岐雍之間修德行武東平晉亂以河為界西霸

戎翟廣地千里天子致伯諸侯畢賀為後世開業甚光美會往者

厲躁簡公出子之不寧國家內憂未遑外事三晉攻奪我先君河

西地諸侯卑秦醜莫大焉獻公即位鎮撫邊境徙治櫟陽且欲東

伐復穆公之故地修穆公之政令寡人思念先君之意常痛於心

賓客群臣有能出奇計彊秦者吾且尊官與之分土於是乃出兵

東圍陝城西斬戎之獮王地理志天水有獮道縣應劭曰獮戎邑音桓衛鞅聞是令下西入秦

因景監求見孝公二年天子致胙三年衛鞅說孝公變法修刑內

務耕稼外勸戰死之賞罰孝公善之甘龍杜摯等弗然相與爭之

卒用鞅法百姓苦之居三年百姓便之乃拜鞅為左庶長其事在

商君語中七年與魏惠王會杜平八年與魏戰元里有功十年衛

鞅為大良造將兵圍魏安邑降之地理志曰河東有安邑縣十二年作為咸陽築冀

闕秦徙都之并諸小鄉聚集為大縣縣一令漢書百官表曰縣令長皆秦官萬戶以上為令秩千戶至六百

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至三百石皆有丞尉四十一縣為田開阡陌東地渡洛十四年初為賦

徐廣曰制貢賦之法也十九年天子致伯二十年諸侯畢賀秦使公子少官率師

會諸侯逢澤徐廣曰開封東北有逢澤朝天子二十一年齊敗魏馬陵二十二年衛

鞅擊魏虜魏公子卬封鞅為列侯號商君二十四年與晉戰鴈門

虜其將魏錯孝公卒子惠文君立是歲誅衛鞅鞅之初為秦施法不行太子犯禁鞅曰法之不行自於貴戚君必欲行法先於太子太子不可黥黥其傅師於是法大用秦人治及孝公卒太子立宗室多怨鞅鞅亡因以為反而卒車裂以徇秦國

漢書曰商君為法於秦戰斬首賜爵一級欲為官者五千石其爵名一為公士二上造三簪裏四不更五大夫六公大夫七官大夫八公乘九五大夫十左庶長十一右庶長十二左更十三中更十四右更十五少上造十六大上造十七駟車庶長十八大庶長十九關內侯二十徹侯 惠文君元年楚韓趙蜀人來朝二年天子賀三年王冠

四年天子致文武胙齊魏為王五年陰晉人犀首為大良造犀首官名姓公六年魏納陰晉陰晉更名寧秦徐廣曰今之華陰也七年公子卬與魏戰虜

其將龍賈斬首八萬八年魏納河西地九年渡河取汾陰皮氏地理志二年縣義渠歸魏焦曲沃義渠君為臣更名少梁曰夏陽十二年初

臘十三年四月戊午魏君為王韓亦為王使張儀伐取陝出其人

與魏十四年更為元年二年張儀與齊楚大臣會齧桑三年韓魏

太子來朝張儀相魏五年王游至北河徐廣曰戎地在河上七年樂池相秦韓趙

魏燕齊帥匈奴共攻秦秦使庶長疾與戰修魚虜其將申差敗趙

公子渴韓太子奐斬首八萬二千八年張儀復相秦九年司馬錯

伐蜀滅之伐取趙中都西陽地理志太原有中都縣十年韓太子蒼來質伐取韓

石章伐敗趙將泥徐廣曰一作莊伐取義渠二十五城十一年樽里疾攻魏

焦降之敗韓岸門斬首萬其將犀首走公子通封於蜀徐廣曰是歲王赦元年燕

君讓其臣子之十二年王與梁王會臨晉庶長疾攻趙虜趙將莊

張儀相楚十三年庶長章擊楚於丹陽虜其將屈匄斬首八萬又

攻楚漢中取地六百里置漢中郡楚圍雍氏秦使庶長疾助韓而

東攻齊到滿助魏攻燕十四年伐楚取召陵丹犁臣蜀相壯徐廣曰一作狀

殺蜀侯來降惠王卒子武王立韓魏齊楚徐廣曰一作趙皆賓從武王元

年與魏惠王會臨晉徐廣曰表云哀王誅蜀相壯張儀魏章皆東出之魏伐義

渠丹犁二年初置丞相應劭曰丞者承也相助也擢里疾甘茂為左右丞相張儀死

於魏三年與韓襄王會臨晉外南公揭卒擢里疾相韓武王謂甘

茂曰寡人欲容車通三川窺周室死不恨矣其秋使甘茂庶長封

伐宜陽四年拔宜陽斬首六萬涉河城武遂徐廣曰韓邑也魏太子來朝武

王有力好戲力士任鄙烏獲孟說皆至大官王與孟說舉鼎絕臄

徐廣曰一作脉八月武王死皇覽曰秦武王家在扶風安陵縣西北畢陌中大冢是也人為周文王家非也周文王家在杜中族孟說武王

取魏女為后無子立異母弟是為昭襄王昭襄母楚人姓芊氏號

宣太后武王死時昭襄王為質於燕燕人送歸得立昭襄王元年

嚴君疾為相甘茂出之魏二年彗星見庶長壯與大臣諸侯公子

為逆皆誅及惠文后皆不得良死徐廣曰迎婦於楚者悼武王后出歸魏三年

王冠與楚王會黃棘與楚上庸地理志漢中有上庸縣四年取蒲坂彗星見五年

魏王來朝應亭徐廣曰魏世家云會臨晉復與魏蒲坂六年蜀侯輝反司馬錯定蜀

庶長奐伐楚斬首二萬涇陽君質於齊日食晝晦七年拔新城擢

里子卒八年使將軍芊戎攻楚取新市晉帝記曰江夏有新市縣齊使章子魏使公

孫喜韓使暴鳧共攻楚方城取唐昧趙破中山其君亡竟死齊魏

公子勁韓公子長為諸侯九年孟嘗君辭文來相秦奐攻楚取八

城殺其將景快十年楚懷王入朝秦秦留之辭文以金受免樓緩

為丞相十一年齊韓魏趙宋中山五國共攻秦至鹽氏而還徐廣曰鹽一作監

秦與韓魏河北及封陵以和彗星見楚懷王走之趙趙不受還之

秦即死歸葬十二年樓緩免穰侯魏冉為相予楚粟五萬石十三

年向壽伐韓取武始地理志魏郡有武始縣左更白起攻新城五大夫禮出亡奔

魏任鄙為漢中守漢書百官表曰郡守秦官十四年左更白起攻韓魏於伊闕斬首

二十四萬虜公孫喜拔五城十五年大良造白起攻魏取垣復予

之攻楚取宛十六年左更錯取軹及鄧地理志河內有軹縣南陽有鄧縣冉免封公子市

宛公子悝鄧魏冉陶為諸侯十七年城陽君入朝及東周君來朝

秦以垣為蒲坂皮氏王之宜陽十八年錯攻垣河雍決橋取之徐廣

曰汲冢紀年云魏哀王二十四年改宜陽曰河雍改向曰高平向在軹之西十九年王為西帝齊為東帝皆復去之

呂禮來自歸齊破宋宋王在魏死温任鄙卒二十年徐廣曰秦地有父馬生駒王之

漢中又之上郡北河二十一年徐廣曰有牡馬生牛而死錯攻魏河內魏獻安邑秦

出其人募徙河東賜爵赦罪人遷之涇陽君封宛二十二年蒙武

伐齊河東為九縣與楚王會宛與趙王會中陽地理志西河有中陽縣二十三年

尉斯離與三晉燕伐齊破之濟西王與魏王會宜陽與韓王會新

城二十四年與楚王會鄆又會穰秦取魏安城地理志汝南有安城縣至大梁燕

趙救之秦軍去魏冉免相二十五年拔趙二城與韓王會新城與

魏王會新明邑二十六年赦罪人遷之穰侯冉復相二十七年錯

攻楚赦罪人遷之南陽白起攻趙取代光狼城又使司馬錯發隴

西因蜀攻楚黔中拔之二十八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鄆鄧赦罪

人遷之二十九年大良造白起攻楚取郢為南郡楚王走周君來

王與楚王會襄陵地理志河東有襄陵縣白起為武安君三十年蜀守若伐取巫

郡及江南為黔中郡三十一年白起伐魏取兩城楚人伐我江南

三十二年相穰侯攻魏至大梁破暴鳶斬首四萬鳶走魏入三縣

請和三十三年客卿胡傷攻魏卷地理志河內有卷縣蔡陽長社取之地理志潁川有長社縣

擊芒卯華陽破之司馬彪曰華陽亭名在密縣斬首十五萬魏入南陽以和徐廣曰河內有修武古曰南

陽秦始皇更名河內屬魏地三十四年秦與魏韓上庸地為一郡南陽免臣

遷居之三十五年佐韓魏楚伐燕初置南陽郡三十六年客卿竈

攻齊取剛壽予穰侯三十八年中更胡傷攻趙闕與孟康曰音焉與邑名在上黨涅縣西

不能取四十年悼太子死魏歸墓芷陽徐廣曰今霸陵四十一年夏攻魏取

邢丘懷徐廣曰邢丘在平臯駟案韓詩外傳武王伐紂到于邢丘勒兵於甯更名邢丘曰懷甯曰修武四十二年安國君為太子

十月宣太后薨徐廣曰辛氏葬芷陽酈山九月穰侯出之陶四十三年武

安君白起攻韓拔九城斬首五萬四十四年攻韓南郡取之四十

五年五大夫賁攻韓取十城葉陽蕩陽惺出之國未至而死四十七

年秦攻韓上黨上黨降趙秦因攻趙趙發兵擊秦相距秦使武安

君白起擊大破趙於長平四十餘萬盡殺之四十八年十月韓獻

垣雍司馬彪曰河南卷縣有垣雍城秦軍分為三軍武安君歸王齕將伐趙武安君攻

皮牢拔之司馬梗北定太原盡有韓上黨正月兵罷復守上黨其

十月五大夫陵攻趙邯鄲四十九年正月益發卒佐陵陵戰不善

免王齕代將其十月將軍張唐攻魏為蔡尉捐弗守還斬之五十

年十月武安君白起有罪為士伍遷陰密如淳曰嘗有爵而以罪奪爵皆稱士伍張唐攻鄭

拔之十二月益發卒軍汾城旁武安君白起有罪死齕攻邯鄲不

拔去還奔汾軍二月餘攻晉軍斬首六千晉楚流死河二萬人徐廣曰魏郡

曰楚一作走攻汾城即從唐拔寧徐廣曰作曼此趙邑也新中寧新中更名安陽徐廣曰魏郡有安陽縣

初作河橋五十一年將軍摎攻韓取陽城負黍斬首四萬攻趙取

二十餘縣首虜九萬西周君背秦與諸侯約從將天下銳兵出伊

闕攻秦令秦毋得通陽城於是秦使將軍摎攻西周西周君走來

自歸頓首受罪盡獻其邑三十六城口三萬秦王受獻歸其君於

周五十二年周民東亡其器九鼎入秦周初亡五十三年天下來

賓魏後秦使摎伐魏取吳城徐廣曰在大陽韓王入朝魏委國聽令五十四

年王郊見上帝於雍五十六年秋昭襄王卒子孝文王立尊唐八

子為唐太后徐廣曰八子者妾媵之號姓唐而合其墓於先王韓王衰經入弔祠諸侯

皆使其將相來弔祠視喪事孝文王元年赦罪人修先王功臣褒

厚親戚施苑囿孝文王除喪十月巳亥即位三日辛丑卒子莊襄

一本無是攻字以脫

王立莊襄王元年大赦罪人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而布惠於

民東周君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呂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

其祀以陽人地地理志河南梁縣有陽人聚賜周君奉其祭祀使蒙騫伐韓韓獻成

皐鞏秦界至大梁初置三川郡韋昭曰有河洛伊故曰三川駟按地理志漢高祖更曰河南郡二年使蒙騫

攻趙定太原三年蒙騫攻魏高都汲徐廣曰一作波波縣亦在河內拔之攻趙榆次新

城狼孟取三十七城四月日食四年王齧攻上黨初置太原郡魏

將無忌率五國兵擊秦秦却於河外蒙騫敗解而去五月丙午莊

襄王卒子政立是為秦始皇帝秦王政立二十六年初并天下為

三十六郡號為始皇帝始皇帝五十一年而崩子胡亥立是謂二

世皇帝三年諸侯竝起叛秦趙高殺二世立子嬰子嬰立月餘諸

侯誅之遂滅秦其語在始皇本紀中近秦而與秦為難者無如晉與秦同大而三晉難秦者無如楚故棟叔晉楚事為多太史公曰秦之先為嬴姓其後分封以國為姓有徐氏郟氏莒氏

終黎氏徐廣曰世本作鍾離應劭曰氏姓注云有姓終黎者是運奄氏菟裘氏將梁氏黃氏江氏脩魚

氏白冥氏蜚廉氏秦氏然秦以其先造父封趙城為趙氏

震川云秦紀多夸誕其世系事蹟獨詳于列國而於他書無徵蓋秦史之舊不載國策一語體制遂覺峻潔蓋由國史具存有事蹟可紀故也

白茅以呈

始皇文六

君

何云莊襄之正秦

已盡取周地已繼

周而王矣此六國

未亡則猶存封

建之遺制也至

始皇并吞而盡

有之今天下為一

六郡於是三代規

模一變此始皇本

紀所以離而為二

歟

史記五

終

史記六

秦始皇本紀第六

震川云秦本紀方成一篇文章字以前本紀舊史皆亡故多凌合秦雖暴亂史職不廢大史公當時蓋有所因也

秦始皇帝者秦莊襄王子也莊襄王為秦質子於趙見呂不韋姬

悅而取之生始皇以秦昭王四十八年正月生於邯鄲及生名為

政徐廣曰一作正宋忠云以正月旦生故名正姓趙氏年十三歲莊襄王死政代立為秦王當

是之時秦地已并巴蜀漢中越宛有郢置南郡矣北收上郡以東

有河東太原上黨郡東至滎陽滅二周置三川郡呂不韋為相封

十萬戶號曰文信侯招致賓客游士欲以并天下李斯為舍人文類曰主

殿內小吏官名或曰侍從賓客謂之舍人也蒙驁王齮徐廣曰一作齮庶公等為將軍應劭曰庶秦邑王年少初即

位委國事大臣晉陽反元年將軍蒙驁擊定之二年庶公將卒攻

卷斬首三萬三年蒙驁攻韓取十三城王齮死十月將軍蒙驁攻

魏氏暘有詭徐廣曰暘音場歲大饑四年拔暘有詭三月軍罷秦質子歸自

劫能諫其君
又能引分自
裁亦賢者也

五刑夫去疾
自殺斯平具
自殺斯平具

斯劫吏案責
他罪去疾劫
曰將相不辱

二世下去疾
斯同諫二世

軍馮劫與李

丞相去疾將

黃陶菴曰左

承相去疾將

軍馮劫與李

丞相去疾將

黃陶菴曰左

承相去疾將

軍馮劫與李

東軒筆

錄云始

諱正至今

呼正月為

征月

陸云是

時帝業

已就但其

非而職之

嗣者始皇

用斯高之

屬前紀

惜其與李斯同事不能早決去就相携閭朝

哀哉

葉水心云始皇二十三年慧星

從橫竟天不獨告六國滅亦告秦亡也

京房云眾逆同志厥妖河魚逆流上

說苑秦始皇太后不謹幸嫪毐始皇取毒車裂之取兩弟撲殺

之取太后遷之咸陽宮下令曰以太后事諫者戮而殺之疾蔡其脊諫而死者二十七人茅焦乃上書曰陛下車裂假父有嫉妬之心囊糶兩弟有不慈之名遷母咸陽有不孝之行疾蔡諫王有桀紂之治

震川云說苑書焦諫書頗實

趙趙太子出歸國十月庚寅蝗蟲從東方來蔽天天下疫百姓內粟千石拜爵一級五年將軍驚攻魏定酸棗地理志陳留燕虛長平

郡冬雷六年韓魏趙衛楚共擊秦取壽陵秦出兵五國兵罷拔衛迫東郡其君角率其支屬徙居野王阻其山以保魏之河內七年

彗星先出東方見北方五月見西方將軍驚死以攻龍孤慶都徐廣曰慶一作鹿

還兵攻汲彗星復見西方十六日夏太后死八年王弟長安君成矯將軍擊趙反死屯留軍吏皆斬死遷其民於臨洮將軍壁

死卒屯留蒲鶮反戮其屍徐廣曰鶮一作鵠屯留蒲鶮皆地名也壁於此地時士卒死者皆戮其屍河魚大上輕車重徐廣曰無重字馬東就食嫪毐封為長信侯予之山陽地令毒居之宮室

車馬衣服苑囿馳獵恣毒事無小大皆決於毒又以河西徐廣曰河一作汾太原郡更為毒國九年彗星見或竟天攻魏垣蒲陽四月上宿雍蔡

曰上者尊位所在也司馬遷記事當言帝則依違但言上不敢嫖言尊尊之意也巴西王冠帶劍徐廣曰年二十二長信侯毒作亂而

覺矯王御璽蔡邕曰御者進也凡衣服加於身飲食入於口妃妾接於寢皆曰御御之親愛者曰幸璽者印信也天子璽白玉螭虎鈕古者尊卑共之月令曰固封璽左傳曰季武子璽書追而與之此諸侯大夫印稱璽也衛宏曰秦以前民皆以金玉為印龍虎鈕唯其所好秦以來天子獨以印稱璽又獨以玉群臣莫敢用及太后璽以

發縣卒及衛卒官騎戎翟君公舍人將欲攻斬年宮為亂地理志斬年宮在雍王知之令相國昌平君昌文君發卒攻毒戰咸陽斬首數百皆拜

爵及宦者皆在戰中亦拜爵一級毒等敗走即令國中有生得毒賜錢百萬殺之五十萬盡得毒等衛尉竭漢書百官表曰衛尉秦官內史肆佐弋竭

漢書百官表曰秦時少府有佐弋漢武帝改為伏飛掌弋射者中大夫令齊等二十人皆梟首縣首於木上曰梟車裂以

徇滅其宗及其舍人輕者為鬼薪應劭曰取薪給宗廟為鬼薪也如淳曰律說鬼薪作三歲及奪爵遷蜀四千餘家家房陵四月寒凍有死者楊端和攻衍氏彗星見西方

又見北方從斗以南八十年徐廣曰甲子相國呂不韋坐嫪毐免桓齮為將軍齊趙來置酒齊人茅焦說秦王曰秦方以天下為事而

內粟拜爵始此

嫪毐反毒酷改反

大王有遷母太后之名恐諸侯聞之由此倍秦也秦王乃迎太后

於雍而入咸陽說苑曰始皇帝立茅焦為傅又爵之上卿太后大喜曰天下復居甘

泉宮徐廣曰表云咸陽南宮也大索逐客李斯上書說乃止逐客令李斯因說秦王

請先取韓以恐他國於是使斯下韓韓王患之與韓非謀弱秦大

梁人尉繚來說秦王曰以秦之強諸侯譬如郡縣之君臣但恐諸

侯合從翕而出不意此乃智伯夫差滑王之所以亡也願大王毋

愛財物賂其豪臣以亂其謀不過亡三十萬金則諸侯可盡秦王

從其計見尉繚亢禮衣服食飲與繚同繚曰秦王為人蜂準徐廣曰蜂一作隆

長目擊鳥膺豺聲少恩而虎狼心居約易出人下得志亦輕食人

我布衣然見我常身自下我誠使秦王得志於天下天下皆為虜

矣不可與久游乃亡去秦王覺固止以為秦國尉卒用其計策而

李斯用事十一年王翦桓齮楊端和攻鄴取九城王翦攻闕與僚

楊徐廣曰僚音老在并州皆并為一軍翦將十八日軍歸斗食以下漢書百官表曰百石以下有斗食佐史之秩

什推二人從軍取鄴安陽桓齮將十二年文信侯不韋死竊葬其

舍人臨者晉人也逐出之秦人六百石以上奪爵遷五百石以下

不臨遷勿奪爵自今以來操國事不道如嫪毐不韋者籍其門徐廣

曰一作文視此秋復嫪毐舍人遷蜀者當是之時天下大旱六月至八月

乃雨十三年桓齮攻趙平陽殺趙將扈輒斬首十萬王之河南正

月彗星見東方十月桓齮攻趙十四年攻趙軍於平陽取宜安破

之殺其將軍桓齮定平陽武城韓非使秦秦用李斯謀留非非死

雲陽韓王請為臣十五年大興兵一軍至鄴一軍至太原取狼孟

地理志太原有狼孟縣地動十六年九月發卒受地韓南陽假守騰初令男子書

年魏獻地於秦秦置麗邑十七年內史騰攻韓得韓王安盡納其

地以其地為郡命曰潁川地動華陽太后卒民大飢十八年徐廣曰巴郡出

震川云秦紀於嫪毐不韋多事徵詞
其六百石以上之
不臨者六遷而
不奪爵也史文
簡古兼一事為
一條

大人長二十五丈六尺大興兵攻趙王翦將上地下井陘服虔曰山名在常山今為縣音刑端和將河內

羌瑰伐趙端和圍邯鄲城十九年王翦羌瑰盡定取趙地東陽得

趙王引兵欲攻燕屯中山秦王之邯鄲諸嘗與王生趙時母家有

仇怨皆阬之秦王還從太原上郡歸始皇帝母太后崩趙公子嘉

率其宗數百人之代自立為代王東與燕合兵軍上谷大饑二十

年燕太子丹患秦兵至國恐使荆軻刺秦王秦王覺之體解軻以

徇而使王翦辛勝攻燕燕代發兵擊秦軍秦軍破燕易水之西二

十一年王賁攻薊乃益發卒詣王翦軍遂破燕太子軍取燕薊城

得太子丹之首燕王東收遼東而王之王翦謝病老歸新鄭反昌

平軍徙於郢大雨雪深二尺五寸二十二年王賁攻魏引河溝灌

大梁大梁城壞其王請降盡取其地二十三年秦王復召王翦強

起之使將擊荆取陳以南至平輿地理志汝南有平輿縣虜荆王秦王游至郢陳

荆將項燕立昌平君為荆王反秦於淮南徐廣曰淮作江二十四年王翦蒙

武攻荆破荆軍昌平君死項燕遂自殺二十五年大興兵使王賁

將攻燕遼東得燕王喜還攻代虜代王嘉王翦遂定荆江南地降

越君置會稽郡五月天下大酺服虔曰酺音蒲文穎曰酺周禮族師掌春秋祭酺為酺二十六年齊王建與其相后勝發兵守其西界不通秦秦使將

軍王賁從燕南攻齊得齊王建秦初并天下令丞相御史曰異日

韓王納地效璽請為藩臣已而倍約與趙魏合從畔秦故興兵誅

之虜其王寡人以為善庶幾息兵革趙王使其相李牧來約盟故

歸其質子已而倍盟反我太原故興兵誅之得其王趙公子嘉乃

自立為代王故舉兵擊滅之魏王始約服入秦已而與韓趙謀襲

秦秦兵吏誅遂破之荆王獻青陽以西漢書鄒陽傳曰越水長沙還舟青陽張晏曰青陽地名蘇林曰青陽長沙縣是也

已而畔約擊我南郡故發兵誅得其王遂定其荆地燕王昏亂其

何云軍當作君即上所謂相國昌平君反之於郢故下項立得立以為王也

是欲此... 卬瓊山曰三代建... 制莫大於封建... 至是掃蕩無... 餘矣武王承... 夏商之後分封... 八百國春秋之... 世惟餘才三諸侯

初并天下... 漢書

至于戰國存者
僅七雖是時氣
勢甲陋然封
建之微意猶
存也至始皇
而古帝皇所
以建萬國親
諸侯之制永
無可復之期
矣是蓋世道
大變之端也

厚齋云秦始皇欲
以至萬新莽推
三萬六千歲歷
紀其思一也漢高
祖曰日復一日安敢
遠期計歲乎真
帝王之言也

太子丹乃陰令荆軻為賊兵吏誅滅其國齊王欲后勝計絕秦使

欲為亂兵吏誅虜其王平齊地寡人以眇眇之身與兵誅暴亂賴

宗廟之靈六王咸伏其辜天下大定今名號不更無以稱成功傳

後世其議帝號丞相綰御史大夫劫漢書百官表曰御史大夫秦官應劭曰待御史之率故稱大夫也廷尉斯

等漢書百官表曰廷尉秦官應劭曰聽獄必質諸朝廷與眾共之兵獄同制故稱朝廷皆曰昔者五帝地方千里其外侯

服夷服諸侯或朝或否天子不能制今陛下蔡邕曰陛階也所由升堂也天子必有近臣立於陛側以戒不

虞謂之陛下者群臣與天子言不敢指斥故呼在與義兵誅殘賊平定天下海內

為郡縣法令由一統自上古已來未嘗有五帝所不及臣等謹與

博士議曰漢書百官表曰博士秦官掌通古今古有天皇有地皇有泰皇泰皇最貴臣等昧

死上尊號王為泰皇命為制令為詔蔡邕曰制書帝者制度之命也其文曰制詔詔書詔告也天子自稱

曰朕蔡邕曰朕我也古者上下共稱之貴賤不嫌則可以同號之義也臯陶與舜言朕言惠可底行屈原曰朕皇考至秦然後天子獨以為稱漢因而不改王曰去泰

著皇采上古帝位號號曰皇帝他如議制曰可蔡邕曰群臣有所奏請尚書令奏之下有司曰制天子答

之曰追尊莊襄王為太上皇漢高祖尊父曰太上皇亦放此也制曰朕聞太亡有號毋諡

中古有號死而以行為諡如此則子議父臣議君也甚無謂朕弗

取焉自今已來除諡法諡法周公所作朕為始皇帝後世以計數二世三世

至于萬世傳之無窮始皇推終始五德之傳鄭玄曰音亭傳以為周得火德

秦代周德從所不勝方今水德之始改年始朝賀皆自十月朔衣

服旄旌節旗皆上黑數以六為紀符法冠皆六寸而輿六尺六尺

為步乘六馬張晏曰水北方黑終數六故以六寸為符六尺為步瓚曰水數六故以六為名譙周曰步以人足為數非獨秦制然更名河曰德水

以為水德之始剛毅戾深事皆決於法刻削毋仁恩和義然後合

五德之數於是急法久者不赦丞相綰等言諸侯初破燕齊荆地

遠不為置王毋以填之請立諸子唯上幸許始皇下其議於群臣

群臣皆以為便廷尉李斯議曰周文武所封子弟同姓甚眾然後

屬疏遠相攻擊如仇讐諸侯更相誅伐周天子弗能禁止今海內

賴陛下神靈一統皆為郡縣諸子功臣以公賦稅重賞賜之甚足

易制天下無異意則安寧之術也置諸侯不便始皇曰天下共苦

戰鬪不休以有侯王賴宗廟天下初定又復立國是樹兵也而求

其寧息豈不難哉廷尉議是分天下以為三十六郡三十六郡謂河南上

南郡九江鄣郡會稽潁川碭郡泗水薛郡東郡琅邪齊郡上谷漁陽右北平遼西遼東代郡鉅鹿

邯鄲上黨太原雲中九原鴈門上郡隴西北地漢中巴郡蜀郡黔中長沙凡三十五與內史為三

郡十六郡置守尉監漢書百官表曰秦郡守掌治其郡有丞更名民曰黔首應劭曰黔

大輔收天下兵應劭曰古者以銅為兵聚之咸陽銷以為鍾鍊徐廣曰音巨金人十二重

各千石置廷宮中一法度衡石丈尺車同軌書同文字地東至海

暨朝鮮西至臨洮羌中南至北嚮戶吳都賦曰開北戶以向日劉逵曰日南之北戶猶日北之南戶也北據河

為塞竝陰山地理志西河有陰山縣至遼東徙天下豪富於咸陽十二萬戶諸廟

及章臺上林皆在渭南秦每破諸侯寫放其宮室作之咸陽北阪

上徐廣曰在長安西北漢武時別名渭城南臨渭自雍門徐廣曰在以東至涇渭殿屋複道周

閣相屬所得諸侯美人鍾鼓以充入之二十七年始皇巡隴西北

地出雞頭山過回中焉應劭曰回中在安定高平孟康曰回中在北地作信宮渭南已更命信宮

為極廟象天極自極廟道通酈山作甘泉前殿築甬道應劭曰築垣自

咸陽屬之是歲賜爵一級治馳道應劭曰馳道天子道也道若今之中道然漢書賈山傳曰秦為馳道於天下不東窮燕齊南極吳

楚江湖之上濱海之觀畢至道廣五十步三丈而樹厚築其外隱以金椎樹以青松二十八年始皇東行郡縣上鄒嶧山韋昭

魯縣山在其北立石與魯諸儒生議刻石頌秦德議封禪望祭山川之事乃

遂上泰山立石封祠祀服虔曰增天之高歸功於天張晏曰天高不可及於泰山上立

壇而祭之下風雨暴至休於樹下因封其樹為五大夫禪梁父服虔曰禪闡廣

者聖王封泰山禪亭亭或梁父皆太山下小山除地為壇祭於梁父後改壇曰禪刻所立石其辭曰皇帝臨位作制明法

臣下修飭二十有六年初并天下罔不賓服親巡遠方黎民登茲

泰山周覽東極從臣思迹本原事業祇誦功德治道運行諸產得

宜皆有法式大義休明垂于後世順承勿革皇帝躬聖既平天下

呂成公曰此乃帝王初政之常秦猶沿而行之後世鮮或舉之云

何云五大夫第九爵也

罷侯置守特書

秦刻有爵

不懈於治夙興夜寐建設長利專隆教誨訓經宣達遠近畢理咸

承聖志貴賤分明男女禮順慎遵職事昭隔內外徐廣曰靡不清淨

施于後嗣化及無窮遵奉遺詔永承重戒於是乃竝勃海以東過

黃腫地理志東萊有黃縣腫縣窮成山登之罘地理志之罘山在腫縣立石頌秦德焉而去南登琅

邪大樂之留三月乃徙黔首三萬戶琅邪臺下地理志云越王勾踐嘗治琅邪縣起臺館復十

二歲作琅邪臺立石刻頌秦德明得意曰維二十六年皇帝作始

端平法度萬物之紀以明人事合同父子聖智仁義顯白道理東

撫東土以省卒士事已大畢乃臨于海皇帝之功勤勞本事上農

除末黔首是富普天之下搏心揖志器械一量同書文字日月所

照舟輿所載皆終其命莫不得意應時動事是維皇帝匡飭異俗

陵水經地憂恤黔首朝夕不懈除疑定法咸知所辟方伯分職諸

治經易舉錯必當莫不如畫皇帝之明臨察四方尊卑貴賤不踰

次行姦邪不容皆務貞良細大盡力莫敢怠荒遠邇辟隱專務肅

莊端直敦忠事業有常皇帝之德存定四極誅亂除害興利致福

節事以時諸產繁殖黔首安寧不用兵革六親相係終無寇賊驩

欣奉教盡知法式六合之內皇帝之土西涉流沙南盡北戶東有

東海北過大夏人迹所至無不臣者功蓋五帝澤及牛馬莫不受

德各安其宇維秦王兼有天下立名為皇帝乃撫東土至于琅邪

列侯張晏曰列侯者見序例武城侯王離列侯通武侯王賁倫侯建成侯趙亥倫

侯昌武侯成倫侯武信侯馮毋擇丞相隗林丞相王綰卿李斯卿

王戊五大夫趙嬰五大夫楊樛從與議於海上曰古之帝者地不

過千里諸侯各守其封域或朝或否相侵暴亂殘伐不止猶刻金

石以自為紀古之五帝三王知教不同法度不明假威鬼神以欺

遠方實不稱名故不久長其身未歿諸侯倍叛法令不行今皇帝

震此云後世碑銘之有序本此此載群臣之議故以綴于後人列序時若事蹟故以冠于前而私家之碑銘亦式焉皆法以義起而不可易者。泰山石刻無後語封祠

一本無南字

一本無刻字

祀天不敢列
群臣名爵也
下諸銘無後
語舉一以例
其餘也備載
則贅矣

厚齋云周本
紀秦取九鼎
寶器而遷西
周君子巽狐
滿水李氏曰是
時泗水在彭城

宗之分九鼎何
緣而至宗夫
取九鼎者秦
乃莊襄之子也
世數年歲相
去不遠始自東

遊過彭城於
泗水欲出周鼎
竟不得兩說抵
摺如此

并一海內以為郡縣天下和平昭明宗廟體道行德尊號大成群

臣相與誦皇帝功德刻于金石以為表經既已齊人徐市等上書

言海中有三神山名曰蓬萊方丈瀛洲仙人居之請得齋戒與童

男女求之於是遣徐市發童男女數千人入海求仙人始皇還過

彭城齋戒禱祠欲出周鼎泗水使千人没水求之弗得乃西南渡

淮水之衡山南郡浮江至湘山祠逢大風幾不得渡上問博士曰

湘君何神博士對曰聞之堯女舜之妻而葬此於是始皇大怒使

刑徒三千人皆伐湘山樹赭其山上自南郡由武關歸應劭曰武關秦南關通南陽文

地理志河南陽武縣有博浪沙為盜

所驚求弗得乃令天下大索十日登之罘刻石其辭曰維二十九

年時在中春陽和方起皇帝東游巡登之罘臨照于海從臣嘉觀

原念休烈追誦本始大聖作治建定法度顯著綱紀外教諸侯光

施文惠明以義理六國回辟貪戾無厭虐殺不已皇帝哀衆遂發

討師奮揚武德義誅信行威燁旁達徐廣曰燁克善反莫不賓服烹滅彊暴振

救黔首周定四極普施明法經緯天下永為儀則大矣哉宇縣之

中字宙承順聖意群臣誦功請刻于石表垂于常式其東觀曰維

二十九年皇帝春游覽省遠方逮于海隅遂登之罘昭臨朝陽觀

望廣麗從臣咸念原道至明聖法初興清理疆內外誅暴彊武威

旁暢振動四極禽滅六王闡并天下災害絕息永偃戎兵皇帝明

德經理宇內視聽不怠作立大義昭設備器咸有章旗職臣遵分

各知所行事無嫌疑黔首改化遠邇同度臨古絕尤常職既定後

嗣循業長承聖治群臣嘉德祇誦聖烈請刻之罘旋遂之琅邪道

上黨入三十年無事三十一年徐廣曰使黔首自實田也十二月更名臘曰嘉平太原真入

茅盈內紀曰始皇三十一年九月庚子盈曾祖父蒙乃於華山之中乘雲駕龍白日升天先是其邑謠歌曰神仙得者茅初成駕龍上升入太清時下玄洲戲赤城繼世而往在我盈帝若學之臘

徐市又作
徐福

之罘刻石

東觀曰
石三

嘉平始皇聞謠歌而問其故父老具對此仙人之謠歌勸帝賜黔首里六石米二羊始

皇為微行咸陽張晏曰若微賤之所為故曰微行也與武士四人俱夜出逢盜蘭池地理志渭城縣有蘭池宮

見窘武士擊殺盜關中大索二十日米石千六百三十二年始皇

之碣石使燕人盧生求羨門韋昭曰古仙人高誓刻碣石門徐廣曰一作盟壞城郭決

通隄防其辭曰遂興師旅誅戮無道為逆滅息武殄暴逆文復無

罪徐廣曰復一作優庶心咸服惠論功勞賞及牛馬恩肥土域皇帝奮威德并

諸侯初一泰平墮壞城郭決通川防夷去險阻地勢既定黎庶無

繇天下咸撫男樂其疇女修其業事各有序惠被諸產久竝來田

莫不安所群臣誦烈請刻此石垂著儀矩因使韓終侯公石

生求仙人不死之藥始皇巡北邊從上郡入燕人盧生使入海還

以鬼神事因奏錄圖書曰亡秦者胡也鄭玄曰胡胡亥秦二世名也秦見圖書不知此為人名反備北胡始皇

乃使將軍蒙恬發兵三十萬人北擊胡略取河南地三十二年發

諸嘗逋亡人贅壻贊曰贅謂居窮有子使就其婦家為贅壻賈人略取陸梁地為桂林韋昭曰今鬱林是也

象郡韋昭曰今日南南海以適遣戍徐廣曰五十萬人守五嶺西北斥逐匈奴自榆中徐廣曰在金城竝

河以東服虔曰竝音傍傍依也屬之陰山徐廣曰在五原北以為三十四縣城河上為塞又

使蒙恬渡河取高闕陶山北假中晉灼曰王莽傳云五原北假膏壤殖穀北假地名也築亭障以逐戎

人徙謫實之初縣禁不得祠明星出西方徐廣曰皇甫謐云彗星見三十四年適治

獄吏不直者築長城及南越地始皇置酒咸陽宮博士七十人前

為壽僕射周青臣漢書百官表曰僕射秦官古者重武官有主射以督課之應劭曰僕主也進頌曰他時秦地不過

千里賴陛下神靈明聖平定海內放逐蠻夷日月所照莫不賓服

以諸侯為郡縣人人自安樂無戰爭之患傳之萬世自上古不及

陛下威德始皇悅博士齊人淳于越進曰臣聞殷周之王千餘歲

封子弟功臣自為枝輔今陛下有海內而子弟為匹夫卒有田常

六卿之臣無輔拂何以相救哉事不師古而能長久者非所聞也

今青臣又面諛以重陛下之過非忠臣始皇下其議丞相李斯曰
五帝不相復三代不相襲各以治非其相反時變異也今陛下創
大業建萬世之功固非愚儒所知且越言乃三代之事何足法也
異時諸侯竝爭厚招游學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當家則力
農工士則學習法令辟禁今諸生不師今而學古以非當世惑亂
黔首丞相臣斯昧死言古者天下散亂莫之能一是以諸侯竝作
語皆道古以害今飾虛言以亂實人善其所私學徐廣曰私一作知以非上之
所建立今皇帝并有天下別白黑而定一尊私學而相與非法教
人聞令下則各以其學議之入則心非出則巷議夸主以為名異
取以為尚率群下以造謗如此弗禁則主勢降乎上黨與成乎下
禁之便臣請史官非秦記皆燒之非博士官所職天下敢有藏詩
書百家語者悉詣守尉雜燒之有敢偶語詩書棄市應劭曰禁民聚語畏其謗已以

古非今者族吏見知不舉者與同罪令下三十日不燒黥為城旦

如淳曰律說論決為髡鉗輸邊築長城晝日伺寇虜夜暮築長城城旦四歲也

所不去者醫藥卜筮種樹之書若欲有

學法令

徐廣曰一無法令二字

以吏為師制曰可三十五年除道道九原

地理志五原郡有九原縣

抵雲陽

徐廣曰表云道九原通甘泉

塹山堙谷直通之於是始皇以為咸陽人多先

王之宮廷小吾聞周文王都豐武王都鎬豐鎬之間帝王之都也

乃營作朝宮渭南上林苑中先作前殿阿房東西五百步南北五

千丈上可以坐萬人下可以建五丈旗周馳為閣道自殿下直抵

南山表南山之顛以為闕為復道自阿房渡渭屬之咸陽以象天

極閣道絕漢抵營室也阿房宮未成欲更擇令名名之作宮阿

房故天下謂之阿房宮隱宮徒刑者七十餘萬人乃分作阿房宮

或作麗山發北山石棹乃寫蜀荆地材皆至關中計宮三百關外

四百餘於是立石東海上胸界中以為秦東門因徙三萬家麗邑

何云擲字終衍
寫當為翰寫之
寫運其材也
作寫放解地非

觀其言
議論甚深
我時言神
仙若此乎

五萬家雲陽皆復不事十歲盧生說始皇曰臣等求芝奇藥仙者
常弗遇類物有害之者方中人主時為微行以辟惡鬼惡鬼辟真
人至人主所居而人臣知之則害於神真人者入水不濡入火不
熱陵雲氣與天地久長今上治天下未能恬惓願上所居宮毋令
人知然後不死之藥殆可得也於是始皇曰吾慕真人自謂真人
不稱朕乃令咸陽之旁二百里內宮觀二百七十復道甬道相連
帷帳鐘鼓美人充之各案署不移徙行所幸有言其處者罪死始
皇帝幸梁山宮徐廣曰在好時從山上見丞相車騎眾弗善也中人或告丞
相丞相後損車騎始皇怒曰此中人泄吾語案問莫服當是時詔
捕諸時在旁者皆殺之自是後莫知行之所在聽事群臣受決事
悉於咸陽宮侯生說苑曰韓客侯生也盧生相與謀曰始皇為人天性剛戾自
用起諸侯并天下意得欲從以為自古莫及已專任獄吏獄吏得

親幸博士雖七十人特備員弗用丞相諸大臣皆受成事倚辨於
上上樂以刑殺為威天下畏罪持祿莫敢盡忠上不聞過而日驕
下懾伏謾欺以取容秦法不得兼方徐廣曰云并力不驗輒死然候星氣者
至三百人皆良士畏忌諱諛不敢端言其過天下之事無小大皆
決於上上至以衡石量書石百二十斤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貪於
權勢至如此未可為求仙藥於是乃亡去始皇聞亡乃大怒曰吾
前收天下書不中用者盡去之悉召文學方術士甚眾欲以興太
平方士欲練以求奇藥徐廣曰云云欲以練求今聞韓眾去不報徐市等費以巨
萬計終不得藥徒姦利相告日聞徐廣曰一作問盧生等吾尊賜之甚厚今
乃誹謗我以重吾不德也諸生在咸陽者吾使人廉問或為詖言
以亂黔首於是使御史悉案問諸生諸生傳相告引乃自除犯禁
者四百六十餘人皆阬之咸陽使天下知之以懲後益發謫徙邊

又心雕龍云秦皇滅六國造

其林云山鬼知

一歲事其時

也秋歲將盡

矣今年不驗則

不驗矣山鬼豈

能知來年事

所謂稱祖乃亡

皆惡言死之意

者之誦無與我

三句韻

有竟陵王子良

會稽太守登秦

望三會宿儂積

此銘皆不知為

句一韻作兩句

之並不得以同

聖之能讀之

徐廣曰表云徙於北河榆中耐徙三處拜爵一級始皇長子扶蘇諫曰天下初定遠方黔首未集諸

生皆誦法孔子今上皆重法繩之臣恐天下不安唯上察之始皇

怒使扶蘇北監蒙恬於上郡三十六年熒惑守心有墜星下東郡

至地為石徐廣曰表云石畫隕黔首或刻其石曰始皇帝死而地分始皇聞之

遣御史逐問莫服盡取石旁居人誅之因燔銷其石始皇不樂使

博士為仙真人詩及行所游天下傳令樂人誦弦之秋使者從關

東夜過華陰平舒道有人持璧遮使者曰為吾遺瀆池君服虔曰水神也張晏曰武

王居鑄瀆池君則武王也武王伐商故神云始皇荒淫若紂矣今亦可伐也孟康曰長安西南有瀆池

因言曰今年祖龍死蘇林曰祖始也龍人君象謂始使者問其故因忽不見置其璧去使者

奉璧具以聞始皇默然良久曰山鬼固不過知一歲事也退言曰

祖龍者人之先也使御府視璧乃二十八年行渡江所沈璧也於

是始皇卜之卦得游徙吉遷北河榆中三萬家拜爵一級三十七

年十月癸丑始皇出游左丞相斯從右丞相去疾守少子胡亥愛

慕請從上許之十一月行至雲夢望祀虞舜於九疑山浮江下觀

藉柯渡海渚過丹楊至錢唐臨浙江晉灼曰江水至會稽山陰為浙江音折水波惡乃西百

二十里從狹中渡徐廣曰蓋在餘杭也顧夷曰餘杭者秦始皇至會稽經此立為縣上會稽祭大禹望于南

海而立石刻頌秦德其文曰皇帝休烈平一字內德惠修長三十

有七年親巡天下周覽遠方遂登會稽宣省習俗黔首齋莊群臣

誦功本原事跡追首高明秦聖臨國始定刑名顯陳舊章初平法

式審別職任以立恒常六王專倍貪戾傲猛率眾自疆暴虐恣行

負力而驕數動甲兵陰通間使以事合從行為辟方內飾詐謀外

來侵邊遂起禍殃義威誅之殄熄徐廣曰音息暴悖亂賊滅亡聖德廣密

六合之中被澤無疆皇帝并宇兼聽萬事遠近畢清運理群物考

驗事實各載其名貴賤竝通善否陳前靡有隱情飾省宣義徐廣曰省作非

楊何改

會稽刻石五

鑄而致停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

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

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

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其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

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

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二世皇帝元年二十

一徐廣曰表云十月趙高為郎中令漢書百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

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

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

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

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

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

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

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

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

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

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

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徐廣曰姓馮御史大夫臣德昧

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

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

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

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

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

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

按史記及

前代地理

書並無禁

成山子尚

之以其文

在琅邪下

成山之上

必字之誤

後見王元

論衡引此

正作營山

乃知晉人

傳寫之誤

唐時諸君

亦未詳攷

也遂復勞

山并盛之

名成官

崇之號今

特正之

本

鑄而致停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

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

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

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其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

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

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二世皇帝元年二十

一徐廣曰表云十月趙高為郎中令漢書百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

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

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

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

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

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

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

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

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

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

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

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徐廣曰姓馮御史大夫臣德昧

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

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

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

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

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

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

鑄而致停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

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

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

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其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

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

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二世皇帝元年二十

一徐廣曰表云十月趙高為郎中令漢書百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

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

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

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

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

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

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

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

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

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

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

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徐廣曰姓馮御史大夫臣德昧

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

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

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

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

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

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

按史記及

前代地理

書並無禁

成山子尚

之以其文

在琅邪下

成山之上

必字之誤

後見王元

論衡引此

正作營山

乃知晉人

傳寫之誤

唐時諸君

亦未詳攷

也遂復勞

山并盛之

名成官

崇之號今

特正之

本

鑄而致停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

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

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

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其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

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

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二世皇帝元年二十

一徐廣曰表云十月趙高為郎中令漢書百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

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

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

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

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

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

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

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

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

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

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

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徐廣曰姓馮御史大夫臣德昧

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

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

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

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

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

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

鑄而致停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

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

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

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其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

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

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二世皇帝元年二十

一徐廣曰表云十月趙高為郎中令漢書百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

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

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

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

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

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

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

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

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

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

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

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徐廣曰姓馮御史大夫臣德昧

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

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

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

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

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

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

按史記及

前代地理

書並無禁

成山子尚

之以其文

在琅邪下

成山之上

必字之誤

後見王元

論衡引此

正作營山

乃知晉人

傳寫之誤

唐時諸君

亦未詳攷

也遂復勞

山并盛之

名成官

崇之號今

特正之

本

鑄而致停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

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

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

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其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

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

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二世皇帝元年二十

一徐廣曰表云十月趙高為郎中令漢書百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

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

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

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

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

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

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

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

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

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

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

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徐廣曰姓馮御史大夫臣德昧

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

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

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

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

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

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

鑄而致停宮觀百官奇器珍怪徒臧滿之令匠作機弩矢有所穿

近者輒射之以水銀為百川江河大海機相灌輸上具天文下具

地理以人魚膏為燭徐廣曰人魚似鮎四脚度不滅者久之二世曰先帝後宮非

有子者出焉不宜皆令從死死其甚眾葬既已下或言工匠為機

藏皆知之藏重即泄大事畢已藏閉中羨下外羨門盡閉工匠藏

者無復出者樹草木以象山皇覽曰墳高五十餘丈周迴五里餘二世皇帝元年二十

一徐廣曰表云十月趙高為郎中令漢書百官表曰秦官掌宮殿門戶任用事二世下詔增始

皇寢廟犧牲及山川百祀之禮令群臣議尊始皇廟群臣皆頓首

言曰古者天子七廟諸侯五大夫三雖萬世世不軼毀今始皇為

極廟四海之內皆獻貢職增犧牲禮咸備毋以加先王廟或在西

雍或在咸陽天子儀當獨奉酌祠始皇廟自襄公已下軼毀所置

凡七廟群臣以禮進祠以尊始皇廟為帝者祖廟皇帝復自稱朕

二世與趙高謀曰朕年少初即位黔首未集附先帝巡行郡縣以

示彊威服海內今晏然不巡行即見弱毋以臣畜天下春二世東

行郡縣李斯從到碣石竝海南至會稽而盡刻始皇所立刻石石

旁著大臣從者名以章先帝成功盛德焉皇帝曰金石刻盡始皇

帝所為也今襲號而金石刻辭不稱始皇帝其於久遠也如後嗣

為之者不稱成功盛德丞相臣斯臣去疾徐廣曰姓馮御史大夫臣德昧

死言臣請具刻詔書刻石因明白矣臣昧死請制曰可遂至遼東

而還於是二世乃遵用趙高申法令乃陰與趙高謀曰大臣不服

官吏尚彊及諸公子必與我爭為之奈何高曰臣固願言而未敢

也先帝之大臣皆天下累世名貴人也積功勞世以相傳久矣今

高素小賤陛下幸稱舉令在上位管中事大臣鞅鞅特以貌從臣

其心實不服今上出不因此時案郡縣守尉有罪者誅之上以振

按史記及

威天下下以除去上生平所不可者今時不師文而決於武力願
陛下遂從時毋疑即群臣不及謀明主收舉餘民賤者貴之貧者
富之遠者近之則上下集而國安矣二世曰善乃行誅大臣及諸
公子以罪過連逮少近官三郎無得立者而六公子戮死於杜公
子將閻昆弟三人囚於內宮議其罪獨後二世使使令將閻曰公
子不臣罪當死吏致法焉將閻曰闕廷之禮吾未嘗敢不從賓贊
也廊廟之位吾未嘗敢失節也受命應對吾未嘗敢失辭也何謂
不臣願聞罪而死使者曰臣不得與謀奉書從事將閻乃仰天大
呼天者三曰天乎吾無罪昆弟三人皆流涕拔劍自殺宗室振恐
群臣諫者以為誹謗大吏持祿取容黔首振恐四月二世還至咸
陽曰先帝為咸陽朝廷小故營阿房宮為室堂未就會上崩罷其
作者復土酈山酈山事大畢今釋阿房宮弗就則是章先帝舉事

陸云從人
寫田無數
慘處至今
如聞哀怨
之聲

過也復作阿房宮外撫四夷如始皇計盡徵其材士五萬人為屯
衛咸陽令教射狗馬禽獸當食者多度不足下調郡縣轉輸菽粟
芻橐皆令自齎糧食咸陽三百里內不得食其穀用法益刻深七
月戌卒陳勝等反故荆地為張楚李奇曰張大楚國也勝自立為楚王居陳遣諸
將徇地山東郡縣少年苦秦吏皆殺其守尉令丞反以應陳涉相
立為侯王合從西鄉名為伐秦不可勝數也謁者漢書百官表曰謁者秦官掌贊贊受事使
東方來以反者聞二世二世怒下吏後使者至上問對曰群盜郡
守尉方逐捕今盡得不足憂上悅武臣自立為趙王魏咎為魏王
田儋服虔曰音負擔為齊王沛公起沛項梁舉兵會稽郡二年冬陳涉所遣
周章等將西至戲應劭曰戲弘農湖西界也孟康曰水名今戲亭是也蘇林曰邑名在新豐東南二十里兵數十萬二世大
驚與群臣謀曰奈何少府章邯曰漢書百官表曰少府秦官應劭曰掌山澤陂池之稅名曰禁錢以給私養自別為藏少者小也
盜已至眾彊今發近縣不及矣酈山徒多請赦之授兵以擊之

故稱少府

史記卷六

二世乃大赦天下使章邯將擊破周章軍而走遂殺章曹陽

晉灼曰亭名在

弘農東十三里魏武帝改曰好陽

二世益遣長史司馬欣董翳佐章邯擊盜殺陳勝城父

破項梁定陶滅魏咎臨濟楚地盜名將已死章邯乃北渡河擊趙

王歇等於鉅鹿趙高說二世曰先帝臨制天下久故群臣不敢為

非進邪說今陛下富於春秋初即位奈何與公卿廷決事事即有

誤示羣臣短也天子稱朕固不聞聲於是二世常居禁中

蔡邕曰禁中者門戶

有禁非侍御者不得入故曰禁中

與高決諸事其後公卿希得朝見盜賊益多而關中卒

發東擊盜者毋已右丞相去疾左丞相斯將軍馮劫進諫曰關東

群盜竝起秦發兵誅擊所殺亡甚眾然猶不止盜多皆以戍漕轉

作事苦賦稅大也請且止阿房宮作者減省四邊戍轉二世曰吾

聞之韓子曰堯舜采椽不刮茅茨不剪飯土墻

徐廣曰呂靜云飯器謂之簋

啜土形

如淳曰土形飯器之屬瓦器也

雖臨門之養不蔽於此禹鑿龍門通大夏決河亭水放

之海身自持築甬脰毋毛臣虜之勞不烈於此矣凡所為貴有天

下者得肆意極欲主重明法下不敢為非以制御海內矣夫虞夏

之主貴為天子親處窮苦之實以徇百姓尚何於法朕尊萬乘毋

其實吾欲造千乘之駕萬乘之屬充吾號名且先帝起諸侯兼天

下天下已定外攘四夷以安邊境作宮室以章得意而君觀先帝

功業有緒今朕即位二年之間群盜竝起君不能禁又欲罷先帝

之所為是上毋以報先帝次不為朕盡忠力何以在位下去疾斯

劫吏案責他罪去疾劫曰將相不辱自殺斯卒囚就五刑三年章

邯等將其卒圍鉅鹿楚上將軍項羽將楚卒往救鉅鹿冬趙高為

丞相竟案李斯殺之夏章邯等戰數却二世使人讓邯邯恐使長

史欣請事趙高弗見又弗信欣恐亡去高使人捕追不及欣見邯

曰趙高用事於中將軍有功亦誅無功亦誅項羽急擊秦軍虜王

元氣云胡亥之
也詩書不得
聞聖賢不得
後趙高者詐
官、群人也而
傳以殘忍戰
術且日恣睢
天下以為貴
莫見其面為
尊是以天下
大未盡愚而胡
亥固已不能
禽獸矣

震川云與李斯
傳異蓋傳聞
不一無所據以
徵其信故並
存而不廢也

離邨等遂以兵降諸侯八月己亥徐廣曰一作卯趙高欲為亂恐群臣不聽

乃先設驗持鹿獻於二世曰馬也二世笑曰丞相誤邪謂鹿為馬

問左右左右或默或言馬以阿順趙高或言鹿者高因陰中諸言

鹿者以法後群臣皆畏高高前數言關東盜毋能為也及項羽虜

秦將王離等鉅鹿下而前章邯等軍數却上書請益助燕趙齊楚

韓魏皆立為王自關以東大氏盡畔秦吏應諸侯諸侯咸率其眾

西鄉沛公將數萬人已屠武關使人私於高高恐二世怒誅及其

身乃謝病不朝見二世夢白虎齧其左驂馬殺之心不樂怪問占

夢卜曰涇水為祟二世乃齋於望夷宮張晏曰望夷宮在長陵西北長平觀道東故亭處是也臨涇水作之以望北夷

欲祠涇沈四白馬使使責讓高以盜賊事高懼乃陰與其婿咸陽

令閻樂其弟趙成謀曰上不聽諫今事急欲歸禍於吾宗吾欲易

置上更立公子嬰子嬰仁儉百姓皆載其言使郎中令為內應徐廣曰

云郎中詐為有大賊令樂召吏發卒追劫樂母置高舍遣樂將吏卒

千餘人至望夷宮殿門縛衛令僕射曰賊入此何不止衛令曰周

廬設卒甚謹西京賦曰微道外周千廬內傳辭綜曰士傳宮外向為廬舍晝則巡行非常夜則警備不虞安得賊敢入宮樂遂

斬衛令直將吏入行射郎宦者大驚或走或格格者輒死死者數

十人郎中令與樂俱入射上幄坐幃二世怒召左右左右皆惶擾

不鬪旁有宦者一人侍不敢去二世入內謂曰公何不蚤告我乃

至於此宦者曰臣不敢言故得全使臣蚤言皆已誅安得至今閻

樂前即二世數曰足下驕恣蔡邕曰群臣士庶相與言曰殿下閣下足下侍者執事皆謙類誅殺無道天下

共畔足下足下其自為計二世曰丞相可得見否樂曰不可二世

曰吾願得一郡為王弗許又曰願為萬戶侯弗許曰願與妻子為

黔首比諸公子閻樂曰臣受命於丞相為天下誅足下足下雖多

言臣不敢報麾其兵進二世自殺閻樂歸報趙高趙高乃悉召諸

大臣公子告以誅二世之狀曰秦故王國始皇君天下故稱帝今六國復自立秦地益小乃以空名為帝不可宜為王如故便立二世之兄子公子嬰為秦王以黔首葬二世杜南宜春苑中令子嬰齋當廟見受玉璽齋五日子嬰與其子二人謀曰丞相高殺二世望夷宮恐群臣誅之乃詳以義立我我聞趙高乃與楚約滅秦宗室而王關中今使我齋見廟此欲因廟中殺我我稱病不行丞相必自來來則殺之高使人請子嬰數輩子嬰不行高果自往曰宗廟重事王奈何不行子嬰遂刺殺高於齋宮三族高家以徇咸陽子嬰為秦王四十六日楚將沛公破秦軍入武關遂至霸上應劭曰霸水上地名在長安東三十里古者滋水秦穆公更名霸水使人約降子嬰子嬰即係頸以組白馬素車應劭曰素車白馬喪人之服也奉天子璽符降軹道旁徐廣曰在霸陵駟案蘇林曰亭名在長安東十二里沛公遂入咸陽封宮室府庫還軍霸上居月餘諸侯兵至項籍為從長

殺子嬰及秦諸公子宗族遂屠咸陽燒其宮室虜其子女收其珍寶貨財諸侯共分之滅秦之後各分其地為三名曰雍王塞王翟王號曰三秦項羽為西楚霸王主命分天下王諸侯秦竟滅矣後五年天下定於漢

太史公曰秦之先柏翳嘗有勲於唐虞之際受土賜姓及殷夏之間微散至周之衰秦興邑于西垂自繆公以來稍蠶食諸侯竟成始皇始皇自以為功過五帝地廣三王而羞與之侔善哉乎賈生推言之也曰秦并兼諸侯山東三十餘郡繕津關據險塞修甲兵而守之然陳涉以戍卒散亂之眾數百奮臂大呼不用弓戟之兵鉏耰白梃徐廣曰耰田器音憂望屋而食橫行天下秦人阻險不守關梁不闔長戟不刺強弩不射楚師深入戰於鴻門曾無藩籬之艱於是山東大擾諸侯竝起豪俊相立駟案賜冠子曰德萬人者謂之俊德千人者謂之豪德百人者謂之英秦使章邯將而

何云此際入謂周章之師

陸云卒也 秦者項也 沛公本姓 已張本手 此已張本手 史公以賈 生推言 句全載 秦論三 另是一 其先列 三篇者 始皇與 應始皇 以為三 列第 者於秦 先公應 中與邑 垂等句

東征章邯因以三軍之衆要市於外以謀其上群臣之不信可見於此矣子嬰立遂不寤藉使子嬰有庸主之材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之事未當絕也秦地被山帶河以爲固四塞之國也自繆公以來至於秦王二十餘君常爲諸侯雄豈世世賢哉其執居然也且天下嘗同心并力而攻秦矣當此之世賢智竝列良將行其師賢相通其謀然困於阻險而不能進秦乃延入戰而爲之開關百萬之徒逃北而遂壞豈勇力智慧不足哉形不利執不便也秦小邑并大城徐廣曰大一作小守險塞而軍高壘毋戰閉關據阨荷戟而守之諸侯起於匹夫以利合非有素王之行也其交未親其下未附名爲亡秦其實利之也彼見秦阻之難犯也必退師安土息民以待其敝收弱扶罷以令大國之君不患不得意於海內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而身爲禽者其救敗非也秦王足已

何云以下對前
僅得中佐說

不問遂過而不變二世受之因而不改暴虐以重禍子嬰孤立無親危弱無輔三主惑而終身不悟亡不亦宜乎當此時也世非無深慮知化之士也然所以不敢盡忠拂過者秦俗多忌諱之禁忠言未卒於口而身爲戮沒矣故使天下之士傾耳而聽重足而立掛口而不言是以三主失道忠臣不敢諫智士不敢謀天下已亂奸不上聞豈不哀哉先王知雍蔽之傷國也故置公卿大夫士以飾法設刑而天下治其彊也禁暴誅亂而天下服其弱也五伯征而諸侯從其削也內守外附而社稷存故秦之盛也繁法嚴刑而天下振及其衰也百姓怨望而海內畔矣故周五序得其道而千餘歲不絕秦本末竝失故不長久由此觀之安危之統相去遠矣野諺曰前事之不忘後事之師也是以君子爲國觀之上古驗之當世參以人事察盛衰之理審權執之宜去就有序變化應時故

列第...
者...
大...
世...
耳...

曠日長久而社稷安矣秦孝公據殽函之固擁雍州之地君臣固守而窺周室有席卷天下包舉宇內囊括四海之意

張晏曰括括囊括也言其能包含天下

并吞八荒之心當是時商君佐之內立法度務耕織修守戰之備外連衡而鬪諸侯於是秦人拱手而取西河之外孝公既沒惠王

武王蒙故業因遺冊南兼漢中西舉巴蜀東割膏腴之地收要害

之郡諸侯恐懼會盟而謀弱秦不愛珍器重寶肥美之地以致天

下之士合從締交

漢書音義曰締結也

相與為一當是時齊有孟嘗趙有平原

楚有春申魏有信陵此四君者皆明知而忠信寬厚而愛人尊賢

重士約從離衡并韓魏燕楚齊趙宋衛中山之眾於是六國之士

有寧越

徐廣曰越一作經或自別有此人不必寧越也

徐尚蘇秦杜赫之屬為之謀齊明周最陳

軫昭滑樓緩翟景蘇厲樂毅之徒通其意吳起孫臏帶佗兒良王

廖田忌廉頗趙奢之朋制其兵嘗以十倍之地百萬之眾叩關而

攻秦秦人開關延敵九國之師逡巡遁逃而不敢進秦無亡矢遺

鏃之費而天下諸侯已困矣於是從散約解爭割地而奉秦秦有

餘力而制其敵追亡逐北伏尸百萬流血漂鹵

徐廣曰鹵鹵楯也

因利乘便宰

割天下分裂河山彊國請服弱國入朝廷及孝文王莊襄王享國

日淺國家無事及至秦王續六世之餘烈

張晏曰孝公惠文王武王昭王孝文王莊襄王

振長策

而御宇內吞二周而亡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執棰拊

徐廣曰拊拍也音府一作槁朴

以鞭笞天下威振四海南取百越之地

韋昭曰越有百邑

以為桂林象郡百越

之君俛首係頸委命下吏乃使蒙恬北築長城而守藩籬却匈奴

七百餘里胡人不敢南下而牧馬士不敢彎弓而報怨於是廢先

王之道焚百家之言以愚黔首墮名城

應劭曰壞堅城恐人復阻以害已也

殺豪俊收天下

之兵聚之咸陽銷鋒鑄鍊以為金人十二以弱黔首之民然後斬

華為城

徐廣曰斬一作踐駟案服虔曰斷華山為城

因河為津據億丈之城臨不測之谿以為

固良將勁弩守要害之處信臣精卒陳利兵而誰何如淳曰何猶問也天下以

定秦王之心自以為關中之固金城千里子孫帝王萬世之業也

秦王既沒餘威振於殊俗陳涉壘牖繩樞之子服虔曰以繩係戶樞也孟康曰瓦甕為窗也亡

隸之人如淳曰古氓字氓民也而遷徙之徒才能不及中人非有仲尼墨翟之賢

陶朱猗頓之富躡足行伍之間而倔起什伯之中漢書音義曰首出十長百長之中如淳曰時皆

辟屈在十百之中率罷散之卒將數百之眾而轉攻秦斬木為兵揭竿為旗天

下雲集響應羸糧而景從山東豪俊遂竝起而亡秦族矣且夫天

下非小弱也雍州之地殽函之固自若也韋昭曰殽謂二殽函函谷關也陳涉之位非

尊於齊楚燕趙韓魏宋衛中山之君鉏耰棘矜服虔曰以鉏柄及棘作矜權也如淳曰耰椎塊椎也適戍之眾非抗

非鈇於句戟長鎩也徐廣曰鈇一作鈇駟案如淳曰長刀矛也又曰矛刃下有鐵橫方上曲勾鎩音所拜反適戍之眾非抗

於九國之師深謀遠慮行軍用兵之道非及鄉時之士也然而成

敗異變功業相反何也試使山東之國與陳涉度長絜大漢書音義曰絜束之絜

比權量力則不可同年而語矣然秦以區區之地千乘之權招八

州而朝同列百有餘年矣然後以六合為家殽函為宮一夫作難

而七廟墮身死人手為天下笑者何也仁義不施而攻守之執異

也秦并海內兼諸侯南面稱帝徐廣曰一本有此篇無前者秦孝公已下而以養又以秦并兼諸侯山東二十餘郡繼此未也以養

四海天下之士斐然鄉風若是者何也曰近古之無王者久矣周

室卑微五霸既沒令不行於天下是以諸侯力政彊侵弱眾暴寡

兵革不休士民罷敝今秦南面而王天下是上有天子也既元元

之民冀得安其性命莫不虛心而仰上當此之時守威定功安危

之本在於此矣秦王懷貪鄙之心行自奮之智不信功臣不親士

民廢王道立私權禁文書而酷刑法先詐力而後仁義以暴虐為

天下始夫并兼者高詐力安定者貴順權此言取與守不同術也

秦離戰國而王天下其道不易其政不改是其所以取之守之者

何云承上死
攻守異執而
暢言之

陸云攻守
異執謂
公以下善
攻而始皇
天子不
守也
也即取
此篇極合
本紀五篇
之首故曰
善守者
推言之也
論賞郭
誣注謂
而混淆
是善守

異也孤獨而有之故其亡可立而待借使秦王計上世之事竝殷周之迹以制御其政後雖有淫驕之主而未有傾危之患也故三王之建天下名號顯美功業長久今秦二世立天下莫不引領而觀其政夫寒者利裋褐徐廣曰一作短小襦也音賢而飢者甘糟糠天下之瞖瞖新主之資也此言勞民之易爲仁也鄉使二世有庸主之行而任忠賢臣主一心而憂海內之患縞素而正先帝之過裂地分民以封功臣之後建國立君以禮天下虛囹圄而免刑戮除去收孥污穢之罪使各反其鄉里發倉廩散財幣以振孤獨窮困之士輕賦少事以佐百姓之急約法省刑以持其後使天下之人皆得自新更節修行各慎其身塞萬民之望而以威德與天下天下集矣卽四海之內皆謹然各自安樂其處唯恐有變雖有狡猾之民無離上之心則不軌之臣無以飾其智而暴亂之姦止矣二世不行此術

而重之以無道壞宗廟與民

徐廣曰一無此上五字

更始作阿房宮繁刑嚴誅吏

治刻深賞罰不當賦歛無度天下多事吏弗能紀百姓困窮而主弗收恤然後姦僞竝起而上下相遁蒙罪者衆刑戮相望於道而天下苦之自君卿以下至于衆庶人懷自危之心親處窮苦之實咸不安其位故易動也是以陳涉不用湯武之賢不籍公侯之尊奮臂於大澤而天下響應者其民危也故先王見始終之變知存亡之機是以牧民之道務在安之而已天下雖有逆行之臣必無響應之助矣故曰安民可與行義而危民易與爲非此之謂也貴爲天子富有天下身不免於戮殺者正傾非也是二世之過也

襄公立饗國十二年初爲西疇葬西垂生文公文公立居西垂宮五十年死葬西垂生靜公靜公不享國而死生憲公憲公饗國十二年居西新邑死葬衙

地理志馮翊有衙縣

生武公德公出子出子饗國六年居

西陵庶長弗忌威累參父三人率賊賊出子鄙衍堊衙武公立武
公享國二十年居平陽封宮徐廣曰二云居平封宮堊宣陽聚東南三庶長伏其

罪德公立德公享國二年居雍大鄭宮生宣公成公繆公墓陽初
伏以御蠱宣公享國十二年居陽宮堊陽初志閏月成公享國四

年居雍之徐廣曰之二作走宮堊陽齊伐山戎孤竹繆公享國三十九年天子
致霸堊雍繆公學著人生康公康公享國十二年居雍高寢堊均

社生共公共公享國五年居雍高寢堊康公南生桓公桓公享國
二十七年居雍太寢堊義里丘北生景公景公享國四十年居雍

高寢堊丘里南生畢公徐廣曰春秋哀公畢公享國二十六年堊車里北生夷
公夷公不享國死堊左宮生惠公惠公享國十年堊車里康景生

悼公悼公享國十五年堊僖公西城雍生刺龔公刺龔公享國三
十四年堊入里徐廣曰一作人生躁公懷公其十年彗星見躁公享國十四

年居受寢堊悼公南其元年彗星見徐廣曰年表云星晝見懷公從晉來享國四
年堊櫟圉氏生靈公諸臣圍懷公懷公自殺肅靈公昭子子也徐廣曰懷

公生昭子昭子生靈公居涇陽享國十年堊悼公西生簡公簡公從晉來享國十
五年堊僖公西生惠公其七年百姓初帶劍惠公享國十三年堊

陵圉生出公出公享國二年出公自殺堊雍獻公享國二十三年
徐廣曰靈公子堊鄠圉生孝公孝公享國二十四年堊弟圉生惠文王其十

三年始都咸陽惠文王享國二十七年堊公陵生悼武王悼武王
享國四年堊永陵徐廣曰皇甫謐曰堊畢今安陵西畢陌昭襄王享國五十六年堊荳陽生

孝文王孝文王享國一年堊壽陵生莊襄王莊襄王享國三年堊
荳陽生始皇帝呂不韋相獻公立七年初行爲市十年爲戶籍相

伍孝公立十六年時桃李冬華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
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

行錢有新生嬰兒曰秦且王悼武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三年渭水

宣公初志閏月則宣公以前皆無閏每三
與諸國之史皆不合矣則秦之
所用者何正耶

赤三日昭襄王生十九年而立立四年初為田開阡陌孝文王生五十二年而立莊襄王生三十二年而立立二年取太原地莊襄王元年大赦修先王功臣施德厚骨肉布惠於民東周與諸侯謀秦秦使相國不韋誅之盡入其國秦不絕其祀以陽人地賜周君奉其祭祀始皇享國三十七年葬酈邑生二世皇帝始皇生十三年而立二世皇帝享國三年葬宜春趙高為丞相安武侯二世生十二年而立徐廣曰本紀云二十一

右秦襄公至二世六百一十歲孝明皇帝十七年十月十五日乙

丑回周歷已移仁不代母秦直其位呂政殘虐然以諸侯十三始皇初為

秦五年并兼天下極情縱欲養育宗親三十七年兵無所不加制作

改令施於後皇蓋得聖人之威河神授圖據狼狐蹈參伐佐政驅

除距之稱始皇始皇既歿胡亥極愚酈山未畢復作阿房以遂前

何云得取人之威

策云凡所為貴有天下者肆意極欲大臣至欲罷先君所為誅斯

去疾任用趙高痛哉言乎人頭畜鳴不威不伐惡不篤不虛亡距

之不得留殘虐以促期雖居形便之國猶不得存子嬰度次得嗣

冠玉冠佩華紱車黃屋蔡邕曰黃屋者蓋以黃為裏從百司謁七廟小人乘非位莫

不悅忽失守偷安日日獨能長念却慮父子作權近取於戶牖之

間竟誅猾臣為君討賊高死之後賓婚未得盡相勞餐未及下咽

酒未及濡脣楚兵已屠關中真人翔霸上素車嬰組奉其符璽以

歸帝者鄭伯茅旌鸞刀嚴王退舍公羊傳曰楚莊王伐鄭鄭伯肉袒左執茅旌右執鸞刀以逆莊王莊王退舍七里何休曰茅旌

鸞刀祭祀宗廟所用也執宗廟器者示以宗廟血食自歸河決不可復壅魚爛不可復全賈誼司馬遷曰

向使嬰有庸主之才僅得中佐山東雖亂秦之地可全而有宗廟

之祀未當絕也秦之積衰天下土崩瓦解雖有周日之材無所復

陳其巧而以責一日之孤誤哉俗傳秦始皇起罪惡胡亥極得其

理矣復責小子云秦地可全所謂不通時變者也紀季以鄫春秋
不名春秋曰紀季以鄫入于齊公羊傳曰何以不名賢之也請設五廟以存始姊妹也吾讀秦紀至於子嬰車裂趙高
未嘗不健其決憐其志嬰死生之義備矣徐廣曰班固典引曰永平十七年詔問臣固太史遷贊語中寧有非邪臣對賈誼言子嬰得中佐秦未絕也此言非是臣素知之耳

史記六 終
史記七

史記七

項羽本紀第七

自秦已後天下權在項羽故作本紀班固作項羽本紀與此同

項籍者下相人也

地理志臨淮有下相縣

字羽初起時年二十四其季父項梁梁

父即楚將項燕為秦將王翦所戮者也

始皇本紀云項燕自殺

項氏世為楚將

封於項故姓項氏項籍少時學書不成去學劍又不成項梁怒之

籍曰書足以記名姓而已劍一人敵不足學學萬人敵於是項梁

乃教籍兵法籍大喜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學項梁嘗有櫟陽逮乃

請斬

蘇林曰斬音機縣屬沛國

獄掾曹咎書抵櫟陽獄掾司馬欣以故事得已

與籍避仇於吳中吳中賢士大夫皆出項梁下每吳中有大繇役

及喪項梁常為主辨陰以兵法部勒賓客及子弟以是知其能秦

始皇帝游會稽渡浙江梁與籍俱觀籍曰彼可取而代也梁掩其

陸云渡浙

黃陶菴曰楚之擊漢也非身在行間則不勝田榮反齊地則必自擊之彭越反梁地則又自擊之雖所向摧破而兵力疲矣故漢一舉之而覆之天下自古以弱敵疆者句踐殺漢高皆善

用合從之法者

也

振興于楚而敗

者項梁之之

才非勝廣武

且及也為秦

將而敗者章

却之之才非

司馬欣董翳

及也為項籍

將而敗者龍

且之之才非

薛公曹咎及

也梁驕章却

却破之章却

驕楚破之

龍且驕驍信

信破之驕者

敗之媒哉

義帝始能奪

羽軍將之能

遣沛公入關而

不遣羽故有

英氣然非其

材足以制羽也

羽方起事挾

帝為奇貨

以令天下事

濟之後自當

不免帝蓋非

其設中而不

知也悲夫

口毋妄言族矣梁以此奇籍籍長八尺餘力能扛鼎韋昭曰才氣過

人雖吳中子弟皆已憚籍矣秦二世元年七月陳涉等起大澤中

其九月會稽守徐廣曰爾時未言太守通謂梁曰楚漢春秋曰會稽假守殷通江西皆反此亦天亡

秦之時也吾聞先卽制人後則為人所制吾欲發兵使公及桓楚

將是時桓楚亡在澤中梁曰桓楚亡人莫知其處獨籍知之耳梁

乃出誠籍持劍居外待梁復入與守坐曰請召籍使受命召桓楚

守曰諾梁召籍入須臾梁眴籍曰可行矣於是籍遂拔劍斬守頭

項梁持守頭佩其印綬門下大驚擾亂籍所擊殺數十百人一府

中皆懼伏莫敢起梁乃召故所知豪吏諭以所為起大事遂舉吳

中兵使人收下縣得精兵八千人梁部署吳中豪傑為校尉候司

馬有一人不得用自言於梁梁曰前時某喪使公主某事不能辦

以此不任用公衆乃皆伏於是梁為會稽守籍為裨將徇下縣李奇曰徇

略也如淳曰徇音撫徇之徇徇其人氏廣陵人召平於是為陳王徇廣陵未能下聞陳王敗

走秦兵又且至乃渡江矯陳王命拜梁為楚王上柱國徐廣曰二世之

案應劭曰上柱國上卿官若今相國也曰江東已定急引兵西擊秦項梁乃以八千人渡江

而西聞陳嬰已下東陽晉灼曰東陽縣本屬臨淮郡漢明帝分屬下邳後復分屬廣陵使使欲與連和俱西

陳嬰者故東陽令史晉灼曰漢儀注曰今史曰今史丞吏曰史人居縣中素信謹稱為長者東

陽少年殺其令相聚數千人欲置長無適用乃請陳嬰嬰謝不能

遂彊立嬰為長縣中從者得二萬人少年欲立嬰便為王異軍蒼

頭特起應劭曰蒼頭特起言與眾異也蒼頭謂士卒卑中若赤眉青領以相別也如淳曰魏君兵卒之號也戰國策魏有蒼頭二十萬陳嬰母謂嬰曰

自我為汝家婦未嘗聞汝先古之有貴者今暴得大名不祥不如

有所屬事成猶得封侯事敗易以亡非世所指名也張晏曰陳嬰母潘旌人墓在潘旌

嬰乃不敢為王謂其軍吏曰項氏世世將家有名於楚今欲舉大

事將非其人不可我倚名族亡秦必矣於是眾從其言以兵屬項

何云江西猶全浙

陸云濟

自此一

往西擊

秦若

東西

是眼

惟田氏最與楚斷而陰

德于漢甚大

初田儂救魏

為章邯所殺

儂從弟榮

收兵走東阿

却追圍之項

梁聞榮急

乃引兵擊破

章邯走而

西是榮之

復振臂項氏

力也微梁榮

且出矣及

梁既追章邯

却兵益盛梁

使趣齊兵共

擊章邯榮乃

要楚趙救田

假一門三人楚

趙義不忍殺

則終不出兵

夫假固齊王

建弟也齊人

梁項梁渡淮黥布蒲將軍服虔曰英布起於蒲地因以為號如淳曰言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此自更有蒲將軍亦以兵

屬焉凡六七萬人軍下邳當是時秦嘉陳涉世家曰秦嘉廣陵人已立景駒為楚王

利未聞所在今秦嘉倍陳王而立景駒逆無道乃進兵擊秦嘉秦

嘉軍敗走追之至胡陵鄧展曰今胡陵屬山陽漢章帝改曰胡陵嘉還戰一日嘉死軍降景駒

走死梁地項梁已并秦嘉軍軍胡陵將引兵而西章邯軍至栗徐廣曰縣名在

沛項梁使別將朱雞石餘樊君與戰餘樊君死朱雞石軍敗亡走胡

陵項梁乃引兵入薛誅雞石項梁前使項羽別攻襄城襄城堅守

不下已拔皆阬之還報項梁項梁聞陳王定死召諸別將會薛計事

此時沛公亦起沛往焉居鄆人范增年七十素居家好奇計往說

項梁曰陳勝敗固當夫秦滅六國楚最無罪自懷王入秦不反楚

人憐之至今故楚南公曰徐廣曰楚人也善言陰陽綱案文穎曰南方老人也楚雖三戶亡秦必楚

也瓚曰楚人怨秦雖三戶猶足以亡秦也今陳勝首事不立楚後而自立其勢不長今君起

江東楚蠡起之將如淳曰蠡起猶言蠡午也衆皆爭附君者以君世世楚將

為能復立楚之後也於是項梁然其言乃求楚懷王孫心民間為

人牧羊立以為楚懷王徐廣曰此時二世之二年六月從民所望也應劭曰以祖諡為號者順民望陳嬰為

楚上柱國封五縣與懷王都盱台鄭玄曰音煦怡項梁自號為武信君居數

月引兵攻亢父與齊田榮司馬龍且軍救東阿大破秦軍於東阿

田榮即引兵歸逐其王假假亡走楚假相田角亡走趙角弟田間

故齊將居趙不敢歸田榮立田儂子市為齊王項梁已破東阿下

軍遂追秦軍數使使趣齊兵欲與俱西田榮曰楚殺田假趙殺田

角田間乃發兵項梁曰田假為與國之王如淳曰相與交善為與國黨與也窮來從我

不忍殺也趙亦不殺田角田間以市於齊張晏曰若市買相貿易以利也梁救榮難猶不用命梁念殺假等榮

未必多出兵不如依春秋寄公待以禮也又可以貿易他利以除已害遂背德可輔假以伐齊故

曰市貿易也晉灼曰假故齊王建之弟欲令楚殺之以為已利而楚保全不殺以買其計故曰市

陸云渡

淮

此三字指

用法當處

用之何云

震川云楚

與秦合兵

由趙而結

怨于齊羽

之東歸又

二國首難

而其國事

亦多端故

因與齊將

田榮救東

阿入諸田

角立之舉

于救趙入

張耳陳餘

共持趙柄

後分王田都田
安崇非都殺
書無西字
羽北伐而漢
得劫五諸侯
兵乘間東向矣
雖榮之舉事非
以為漢而寔陰
為漢用也吾故
曰田氏最與
楚騎而陰
德漢甚大
田橫死高帝
為之流涕帝
固心德田氏

也夫
鴻門之會項王
項伯東向坐亞
叔南向坐沛公
北向坐張良
西向侍按古人
高右故宗廟之
制皆南向而廟
主則東向主賓
之禮亦然儀禮
鄉飲酒禮篇
賓復位當西
序東面是也
韓信得廣武
君東向坐西
鄉對而師事
之項羽得王

也
齊遂不肯發兵助楚項梁使沛公及項羽別攻城陽屠之西破
秦軍濮陽東秦兵收入濮陽沛公項羽乃攻定陶定陶未下去西
略地至離丘大破秦軍斬李由應劭曰由李斯子也還攻外黃外黃未下項梁
起東阿西北至定陶再破秦軍項羽等又斬李由益輕秦有驕色
宋義乃諫項梁曰戰勝而將驕卒惰者敗今卒少惰矣秦兵日益
臣為君畏之項梁弗聽乃使宋義使於齊道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張晏曰顯名也高陵縣名曰公將見武信君乎曰然曰臣論武信君軍必敗公徐行
即免死疾行則及禍秦果悉起兵益章邯擊楚軍大破之定陶項
梁死沛公項羽去外黃攻陳畱陳畱堅守不能下沛公項羽相與
謀曰今項梁軍破士卒恐乃與呂臣軍俱引兵而東呂臣軍彭城
東項羽軍彭城西沛公軍碭應劭曰碭屬梁國蘇林曰碭音唐章邯已破項梁軍則以
為楚地兵不足憂乃渡河擊趙大破之當此時趙歇為王陳餘為

將張耳為相皆走入鉅鹿城章邯令王離涉間圍鉅鹿張晏曰涉姓章間名秦將也
邯軍其南築甬道而輸之粟應劭曰恐敵抄輜重故築牆垣如街巷也陳餘為將將卒數萬人
而軍鉅鹿之北此所謂河北之軍也楚兵已破於定陶懷王恐從
盱台之彭城并項羽呂臣軍自將之以呂臣為司徒以其父呂青
為令尹應劭曰天子曰師尹諸侯曰令尹時去六國尚近故置令尹贊曰諸侯之卿唯楚稱令尹時立楚之後故置官司皆如楚舊以沛公為碭郡
長蘇林曰長如郡守也封為武安侯將碭郡兵初宋義所遇齊使者高陵君顯
在楚軍見楚王曰宋義論武信君之軍必敗居數日軍果敗兵未
戰而先見敗徵此可謂知兵矣王召宋義與計事而大說之因置
以為上將軍項羽為魯公為次將范增為末將救趙諸別將皆屬
宋義號為卿徐廣曰一作慶子冠軍文穎曰卿子時人相褒尊之辭猶言公子也上將故言冠軍張晏曰若霍去病功冠二軍因封為冠軍侯至今為縣
各行至安陽畱四十六日不進項羽曰吾聞秦軍圍趙王鉅鹿疾引
兵渡河楚擊其外趙應其內破秦軍必矣宋義曰不然夫搏牛之

以為後事
張本然後
脈絡分明
韓魏交燕
於秦楚蜀
項與亡無
關輕重則
于羽分五
諸將見之
先後詳略
各有義法
所以能盡
而不蕪也
一略向此
引而末者
以兵敗也
有卒

之項羽得王

堅秦不能

無不可以破蟣如淳曰用力多而不可以破蟣猶言欲以大力伐秦而不可以救趙也今秦攻趙戰勝則兵罷

我承其敝不勝則我引兵鼓行而西必舉秦矣故不如先鬪秦趙

夫被堅執銳義不如公坐而運策公不如義因下令軍中曰猛如

虎狠如羊貪如狼彊不可使者皆斬之乃遣其子宋襄相齊身送

之至無鹽飲酒高會韋昭曰皆召尊爵故曰高天寒大雨士卒凍飢項羽曰將勦力

而攻秦久留不行今歲饑民貧士卒食芋菽徐廣曰芋一作半半五升器也

之軍無見糧乃飲酒高會不引兵渡河因趙食與趙并力攻秦乃

曰承其敝夫以秦之彊攻新造之趙其勢必舉趙趙舉而秦彊何

敝之承且國兵新破王坐不安席掃境內而專屬於將軍國家安

危在此一舉今不恤士卒而徇其私非社稷之臣項羽晨朝上將

軍宋義即其帳中斬宋義頭出令軍中曰宋義與齊謀反楚楚王

陰令羽誅之當是時諸將皆懼服莫敢枝梧如淳曰梧音梧枝梧猶枝捍也

皆曰首立楚者將軍家也今將軍誅亂乃相與其立羽為假

上將軍使人追宋義子及之齊殺之使桓楚報命於懷王懷王因

使項羽為上將軍徐廣曰二世三年十一月當陽君蒲將軍皆屬項羽項羽已殺

卿子冠軍威震楚國名聞諸侯乃遣當陽君蒲將軍將卒二萬渡

河救鉅鹿戰少利陳餘復請兵項羽乃悉引兵渡河皆沈船破釜

甌燒廬舍持三日糧以示士卒必死無一還心於是至則圍王離

與秦軍遇九戰絕其甬道大破之殺蘇角文穎曰秦將也虜王離涉間不降

楚自燒殺當是時楚兵冠諸侯諸侯軍救鉅鹿下者十餘壁莫敢

縱兵及楚擊秦諸將皆從壁上觀楚戰士無不一以當十楚兵呼

聲動天諸侯軍無不人人惴恐漢書音義曰於是已破秦軍項羽召

見諸侯將諸侯將入轅門張晏曰軍行以車為陣轅相向為門故曰轅門無不膝行而前莫敢仰

視項羽猶是始為諸侯上將軍諸侯皆屬焉章邯軍棘原張晏曰在漳南晉灼

陵母欲以招

陵置軍使

使至則東向

坐陵母欲以

招陵周勃不

好文學每名

諸生說事東

向坐責之

曰皆以東為

尊然則鴻門

坐次首項王

項伯次亞夫

次沛公也

項立立六國

後樹秦敵

此入關以前

事非入關以

後事也項羽

破秦為西楚

霸王矣復封

諸侯王將相

正與酈生共

國後之策暗

後着雨前着

破秦不能

大將之術壯

士不能然

而示以欲

然此取禍

之也以此

軍令何

用乎

其私宗本

私宴

河

陸云渡

沛公不可殺從
入關之諸侯各
有功不分王之
將置何地乎盜
亦有道羽既
稱諸侯長能
一切以無道行
之乎羽失天下
正坐背約軍
割不平故田
蒙陳餘首發
兵端而沛公
乘之於外不
可云失在分
封也子房雖
發八難前勸
漢王捐關以

東子信越等
後以勸漢王
益封信越使
人自為戰其
所異於卿生
者立六國後
則不復為漢
用立信越則
漢將也

寧都魏并子曰
項羽一紀亦連若
千人若千事若
千人若千事若
明而後用事之
始末明執也項
梁范增曹咎
司馬欣羽之與

沛公不可殺從
入關之諸侯各
有功不分王之
將置何地乎盜
亦有道羽既
稱諸侯長能
一切以無道行
之乎羽失天下
正坐背約軍
割不平故田
蒙陳餘首發
兵端而沛公
乘之於外不
可云失在分
封也子房雖
發八難前勸
漢王捐關以

東子信越等
後以勸漢王
益封信越使
人自為戰其
所異於卿生
者立六國後
則不復為漢
用立信越則
漢將也

寧都魏并子曰
項羽一紀亦連若
千人若千事若
千人若千事若
明而後用事之
始末明執也項
梁范增曹咎
司馬欣羽之與

沛公不可殺從
入關之諸侯各
有功不分王之
將置何地乎盜
亦有道羽既
稱諸侯長能
一切以無道行
之乎羽失天下
正坐背約軍
割不平故田
蒙陳餘首發
兵端而沛公
乘之於外不
可云失在分
封也子房雖
發八難前勸
漢王捐關以

曰地名在
鉅鹿南 項羽軍漳南相持未戰秦軍數却一軍使人讓章邯章邯恐

使長史欣請事至咸陽留司馬門凡言司馬門者宮垣之內兵衛所在四面皆三

日趙高不見有不信之心長史欣恐還走其軍不敢出故道趙高

果使人追之不及欣至軍報曰趙高用事於中下無可為者今戰

能勝高必疾妒吾功戰不能勝不免於死願將軍孰計之陳餘亦

遺章邯書曰白起為秦將南征鄢郢北阬馬服攻城略地不可勝

計而竟賜死蒙恬為秦將北逐戎人開榆中地數千里竟斬陽周

孟康曰縣屬上郡何者功多秦不能盡封因以法誅之今將軍為秦將三年矣

所亡失以十萬數而諸侯竝起滋益多彼趙高素諛日久今事急

亦恐二世誅之故欲以法誅將軍以塞責使人更代將軍以脫其

禍夫將軍居外久多內卻有功亦誅無功亦誅且天之亡秦無愚

智皆知之今將軍內不能直諫外為亡國將孤特獨立而欲常存

豈不哀哉將軍何不還兵與諸侯為從約共攻秦分王其地南面

稱孤此孰與身伏鈇質妻子為僇乎章邯狐疑陰使候始成張晏曰

使項羽欲約約未成項羽使蒲將軍日夜引兵度三戶服虔曰漳水津

地名在梁淇西南孟康曰軍漳南與秦戰再破之項羽悉引兵擊秦軍汙水

津狹名也在鄴西二十里上徐廣曰大破之章邯使人見項羽欲約項羽召軍吏謀曰糧少欲

聽其約軍吏皆曰善項羽乃與期洹水南殷虛上徐廣曰二世三年七月

湯陰界殷墟故殷都也瓚曰洹水在今安陽縣北去朝歌殷都一百五十里然則此殷虛非朝歌

也汲冢古文曰盤庚遷于此汲冢曰殷虛南去鄴三十里是舊殷乎然則朝歌非盤庚所遷者

已盟章邯見項羽而流涕為言趙高項羽乃立章邯為雍王置楚

軍中使長史欣為上將軍將秦軍為前行到新安諸侯吏卒異時

故繇使屯戍過秦中秦中吏卒遇之多無狀及秦軍降諸侯諸侯

吏卒乘勝多奴虜使之輕折辱秦吏卒多竊言曰章將軍等詐吾屬降諸侯今能入關破秦大善即不能諸侯虜吾屬而東

也章邯沛公也
陳餘彭越韓信
張良利之敵也
項梁起事范增

謀主谷欣始有
權恩終敗厥事
則宜而又有居
楚者漢之項伯

馬則宜而寫章
邯殺梁沛公滅
林榮餘連叛

彭越絕糧食韓
信下齊張良為
韓送漢為漢

覆楚則宜而
而又有始楚終
漢之英布焉則

亦宜而其餘義
帝陳王秦嘉龍
且守義陳嬰紀

信周苛諸人人
各有事各有
情使後人執筆

卷成一部手史
矣看他揆入自
然收拾淨淘

乃惜墨如金柳
州潔之一字真
確評也篇中

項梁起兵為一
事看他揆入
又看錯綜兩人

情事處又看
他寫梁主兵

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

秦必盡誅吾父母妻子諸將微聞其計以告項羽項羽乃召黥布

蒲將軍計曰秦吏卒尚眾其心不服至關中不聽事必危不如擊

殺之而獨與章邯長史欣都尉翳入秦於是楚軍夜擊阬秦卒二

十餘萬人新安城南徐廣曰漢元行略定秦地函谷關文穎曰時關在弘農縣

有兵守關不得入又聞沛公已破咸陽項羽大怒使當陽君等

擊關項羽遂入至于戲西沛公軍霸上未得與項羽相見沛公左

司馬曹無傷使人言於項羽曰沛公欲王關中使子嬰為相珍寶

盡有之項羽大怒曰且日饗士卒為擊破沛公軍當是時項羽兵

四十萬在新豐鴻門孟康曰在新豐東十七里沛公兵十萬在霸上范增

說項羽曰沛公居山東時貪於財貨好美姬今人關財物無所取

婦女無所幸此其志不在小吾令人望其氣皆為龍虎成五采此

天子氣也急擊勿失楚左尹項伯者項羽季父也素善留侯張良

為大王書

此計者其

時沛公亦

未王也此

皆臣下道

奉之辭也

家因而書

之今百世

之下辭也

宛然如真

又如黃歇

上秦昭王

秋鯁

姓也

徐廣曰鯁音士后反魚各綱按服虔

曰鯁音淺鯁小人貌也瓚曰楚漢春

卒足以當項王乎沛公默然曰固不如也且為之奈何張良曰請

往謂項伯言沛公不敢背項王也沛公曰君安與項伯有故張良

曰秦時與臣游項伯殺人臣活之今事有急故幸來告良沛公曰

孰與君少長良曰長於臣沛公曰君為我呼入吾得兄事之張良

出要項伯項伯即入見沛公沛公奉卮酒為壽約為婚姻曰吾入

關秋豪不敢有所近籍吏民封府庫而待將軍所以遣將守關者

備他盜之出入與非常也日夜望將軍至豈敢反乎願伯具言臣

之

稱時入羽別將

以為點綴若後

人幾將前羊馬

成項梁本傳

矣救趙敗秦

為一事看他寫

戰功便摹出

當時聲勢來

寫諸侯坐觀成

敗便見秦軍勁

敵寫諸侯人人

震恐便見楚兵

神勇後人只解

大書一行曰項羽

大破秦軍虜王

離云而已寫漢

鴻門為一事看

他寫亞父之色授

寫張良機警

寫二項之舞劍寫

樊噲披帷直入

到眉目鬚髮無

微不至以人者各

各魂來自顯活現

紙上真後人亦脇

斷脈絕而不能

追也夫封王侯為

一事自立為西楚

霸王也尊義帝

以究前案而伏

見殺之根遺漢

王以明眉約而五

東伐案不及田

之不敢倍德也項伯許諾謂沛公曰旦日不可不蚤自來謝項王

沛公曰諾於是項伯復夜去至軍中具以沛公言報項王因言曰

沛公不先破關中公豈敢入乎今人有大功而擊之不義也不如

因善遇之項王許諾沛公旦日從百餘騎來見項王至鴻門謝曰

臣與將軍戮力而攻秦將軍戰河北臣戰河南然不自意能先入

關破秦得復見將軍於此今者有小人之言令將軍與臣有卻項

王曰此沛公左司馬曹無傷言之不然籍何以生此項王即日因

留沛公與飲項王項伯東嚮坐亞父南嚮坐亞父者范增也

以示之者三項王默然不應范增起出召項莊謂曰君王為人不

忍若入前為壽壽畢請以劍舞因擊沛公於坐殺之不者若屬皆

具為所虜莊則入為壽壽畢曰君王與沛公飲軍中無以為樂請

以劍舞項王曰諾項莊拔劍起舞項伯亦拔劍起舞常以身翼蔽

沛公莊不得擊於是張良至軍門見樊噲樊噲曰今日之事何如

良曰甚急今者項莊拔劍舞其意常在沛公也噲曰此迫矣臣請

入與之同命噲即帶劍擁盾入軍門交戟之衛士欲止不內樊噲

側其盾以撞衛士仆地噲遂入披帷西嚮立瞋目視項王頭髮上

指目眦盡盡裂項王按劍而跽曰客何為者張良曰沛公之驂乘樊

噲者也項王曰壯士賜之卮酒則與斗卮酒噲拜謝起立而飲之

項王曰賜之彘肩則與一生彘肩樊噲覆其盾於地加彘肩上拔

劍切而啗之項王曰壯士能復飲乎樊噲曰臣死且不避卮酒安

足辭夫秦王有虎狼之心殺人如不能舉刑人如恐不勝天下皆

叛之懷王與諸將約曰先破秦入咸陽者王之今沛公先破秦入

咸陽豪毛不敢有所近封閉宮室還軍霸上以待大王來故遣將

守之以待將軍而將軍聽細人之說欲誅有功之人此所以為天下

如淳曰

亞次也

沛公

項王

沛公

項王

沛公

項王

沛公

項王

沛公

項王

沛公

項王

沛公

項王

沛公

項王

關百詩云

東嚮南嚮

北嚮西嚮

詳叙各坐

次不是閒

語極為下

文項莊飲

擊沛公於

坐項伯以

翼蔽沛公

兩劍舞地

耳使沛公

項王並坐

便有投

忌器之

不得擊

之張良

獨非

也仍是

不言

承支

有

項王

沛公

薄賞陳餘常山
所以受攻三分關中
以距漢並王獄後
以酬私此皆不詳
不書者其餘無
關前事者後情
後人之必必略也
看他却整臚列
人不遺豈不心
項羽一生剖土分
王事業殆盡不
可不詳况助已者
得善地無功者
與醜處羽之任
愛憎而失人心
莫此為甚故須

畫情一寫不厭其
煩此史之識精
而力大也楚漢互
爭為事看當
牽制特角之勢
齊連趙反則則
而北漢軍東出則
羽轉而南漢入
彭城因自齊也田
橫再叛乘追漢
也東擊彭越則
漢就教倉再定
梁地則兵敗記水
彭越數絕其食
韓信擊斬其將
筆頭注返紙面
神縮才載之下

守關者備他盜出入與非常也勞苦而功高如此未有封侯之賞
而聽細說欲誅有功之人此亡秦之續耳竊為大王不取也項王
未有以應曰坐樊噲從良坐坐須臾沛公起如廁因招樊噲出沛
公已出項王使都尉徐廣曰一本無都字陳平召沛公沛公曰今者出未辭也
為之奈何樊噲曰大行不顧細謹大禮不辭小讓如今人方為刀
俎我為魚肉何辭為於是遂去乃令張良留謝良問曰大王來何
操曰我持白璧一雙欲獻項王玉斗一雙欲與亞父會其怒不敢
獻公為我獻之張良曰謹諾當是時項王軍在鴻門下沛公軍在
霸上相去四十里沛公則置車騎脫身獨騎與樊噲會夏侯斬強
紀信等四人持劍盾步走從酈山下道芷陽間行沛公謂張良曰
從此道至吾軍不過二十里耳度我至軍中公乃入沛公已去間
至軍中張良入謝曰沛公不勝楛杓不能辭謹使臣良奉白璧一

雙再拜獻大王足下玉斗一雙再拜奉大將軍足下項王曰沛公
安在良曰聞大王有意督過之脫身獨去已至軍矣如淳曰脫身
逃還其軍項王
則受璧置之坐上亞父受玉斗置之地拔劍撞而破之曰唉徐廣曰
唉烏來
反豎子不足與謀奪項王天下者必沛公也吾屬今為之虜矣沛公
至軍立誅殺曹無傷居數日項羽引兵西屠咸陽殺秦降王子嬰
燒秦宮室火三月不滅收其貨寶婦女而東人或說項王曰關中
阻山河四塞徐廣曰東函谷南武
關西散關北蕭關地肥饒可都以霸項王見秦宮室皆以
燒殘破又心懷思欲東歸曰富貴不歸故鄉如繡衣夜行誰知之
者說者曰人言楚人沐猴而冠耳果然張晏曰沐
猴獼猴也項王聞之烹說者楚
春秋楊子法言云說者
是蔡生漢書言云是韓生項王使人致命懷王懷王曰如約乃尊懷王為義
帝項王欲自王先王諸將相謂曰天下初發難時服虔曰兵
初起時假立諸
侯後以伐秦然身被堅執銳首事暴露於野三年滅秦定天下者

自此而後
何年

遂如親非深曉

兵機者能乎

下會戰為一事

看他寫聞歌

寫夜飲寫詩

寫江寫清園

寫斬將寫從騎

之分合寫退軍

之擾亂有聲有

色入細入神丹青

之而不能繪而

復劇之不能

演者我史公以

精墨之能事

得之絕技乎

篇中寫漢事

只用簡筆是

時沛公亦起沛注

焉一也有兵官

不得又聞沛公

已破咸陽二也是

時漢深定三秦

三也漢王都五諸

侯兵凡五十六萬

人東伐楚四也是

時彭越渡河擊

楚將軍薛公

五也彭越數反

梁地絕楚糧食

六也項王聞淮陰

侯已舉河北破秦

趙且欲東擊楚

皆將相諸君與籍之力也義帝雖無功故當分其地而王之諸將

皆曰善乃分天下立諸將為侯王項王范增疑沛公之有天下業

已講解蘇林曰講和也又惡負約恐諸侯叛之乃陰謀曰巴蜀道險秦之遷

人皆居蜀乃曰巴蜀亦關中地也故立沛公為漢王徐廣曰以正月立王巴

蜀漢中都南鄭而三分關中王秦降將以距塞漢王項王乃立章

邯為雍王王咸陽以西都廢丘長史欣者故為櫟陽獄掾嘗有德

於項梁都尉董翳者本章邯降楚故立司馬欣為塞王章昭曰在長

塞王咸陽以東至河都蘇林曰櫟音藥立董翳為翟王王上郡都高奴

文穎曰上郡秦所置項羽徙魏王豹為西魏王王河東都平陽瑕丘徐廣曰一云瑕丘公

也申陽者服虔曰瑕丘縣屬山陽申姓陽名文穎曰姓瑕丘字申陽贊曰瑕丘公申陽是瑕丘縣名張耳嬖臣也先下河南郡

迎楚河上故立申陽為河南王都雒陽韓王成因故都都陽翟趙

將司馬卬定河內數有功故立卬為殷王王河內都朝歌徙趙王

歇為代王趙相張耳素賢又從入關故立耳為常山王王趙地都

襄國當陽君黥布為楚將常冠軍故立布為九江王都六都君吳

芮韋昭曰鄱音蒲河反初吳芮為鄱今故號曰鄱君今鄱陽縣是也率百越佐諸侯又從入關故立芮為衡

山王都邾文穎曰邾音朱縣名屬江夏義帝柱國共敖將兵擊南郡功多因立敖為

臨江王漢書音義曰本南郡改為臨江國都江陵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徐廣曰都無終燕將臧

荼從楚救趙因從入關故立荼為燕王都薊徙齊王田市為膠東

王徐廣曰都即墨齊將田都從共救趙因從入關故立都為齊王都臨菑故

秦所滅齊王建孫田安項羽方渡河救趙田安下濟北數城引其

兵降項羽故立安為濟北王都博陽田榮者數負項梁又不肯將

兵從楚擊秦以故不封成安君陳餘棄將印去不從入關然素聞

其賢有功于趙聞其在南皮故因環封三縣漢書音義曰繞南皮三縣以封之番君將

梅銷韋昭曰呼玄反功多故封十萬戶侯項王自立為西楚霸王王九郡都

楚兵初起

憂在秦

項立六國

以樹黨六

國立則秦

已失天下

獨有關中

可秦已滅

則患在諸

侯盡後故

王王惡地

亦有存

已者但不

知相文處

此弟何如

耳何云

彭城

陸云都

彭城

彭城

彭城

彭城

彭城

彭城

彭下諸項王九也

此九段皆羽之所

以亡所宜修然

書之者太史公

獨以一語兩語

之甚矣其不肯

輕用點墨也

中又有用敏筆

者學書學劍

則寫之民間為

人牧羊則寫之

諸侯將滕行而

其項羽章邯流

涕為言趙高則

寫之寫燕會之

坐次寫樊噲之

覆盾切肉寫沛

公之脫身獨騎

寫四人之持劍步

行寫田橫之收齊

寫諸侯之背漢寫

和歌之美人寫常

騎之駿馬寫從

騎之人數寫馬

童之面指寫危

後之蹂躪此皆

後人所不暇及者

史公獨刻意紙

毫津、暮之要

之才長則手暇心

閑則筆冷雖班

椽有所不及况

其凡乎。篇中

多用已字。聞字

則字。六字。是時

字。當是時字皆

字。當是時字皆

字。當是時字皆

字。當是時字皆

彭城孟康曰舊名江陵為南楚吳為東楚彭城為西楚漢之元年四月諸侯罷戲下各就國項王出

之國使人徙義帝曰古之帝者地方千里必居上游文穎曰居水之上流也游或作流

乃使使徙義帝長沙郴縣如淳曰趣音緜趣義帝行其羣臣稍稍背叛之乃

陰令衡山臨江王擊殺之江中文穎曰郴縣有義帝冢歲時常祠不絕韓王成無軍功項王

不使之國與俱至彭城廢以為侯已又殺之臧荼之國因逐韓廣

之遼東廣弗聽荼擊殺廣無終并王其地田榮聞項羽徙齊王市

膠東而立齊將田都為齊王乃大怒不肯遣齊王之膠東因以齊

反迎擊田都田都走楚齊王市畏項王乃亡之膠東就國田榮怒

追擊殺之即墨榮因自立為齊王而西擊殺濟北王田安并王三

齊漢書音義曰齊與濟北膠東榮與彭越將軍印令反梁地陳餘陰使張同夏說說

齊王田榮曰項羽為天下宰不平今盡王故王於醜地而王其羣

臣諸將善地逐其故主趙王乃北居代餘以為不可聞大王起兵

且不聽不義願大王資餘兵請以擊常山以復趙王請以國為扞

蔽齊王許之因遣兵之趙陳餘悉發三縣兵與齊并力擊常山大

破之張耳走歸漢陳餘迎故趙王歇於代反之趙趙王因立陳餘

為代王是時漢還定三秦項羽聞漢王皆已并關中且東齊趙叛

之大怒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以距漢令蕭公角等蘇林曰官號也或曰蕭令也時

今皆稱公擊彭越彭越敗蕭公角等漢使張良徇韓乃遣項王書曰漢王

失職欲得關中如約即止不敢東又以齊梁反書遺項羽曰齊欲

與趙并滅楚楚以此故無西意而北擊齊徵兵九江王布布稱疾

不往使將將數千人行項王由此怨布也漢之二年冬項羽遂北

至城陽田榮亦將兵會戰田榮不勝走至平原平原民殺之遂北

燒夷齊城郭室屋皆阬田榮降卒係虜其老弱婦女徇齊至北海

多所殘滅齊人相聚而叛之於是田榮弟田橫收齊亡卒得數萬

從意匠中經營
出活法來不可
不察

人反城陽項王因留連戰未能下春漢王部徐廣曰一作劫五諸侯兵徐廣曰塞翟魏

殷河南駟案應劭曰雍翟塞殷韓也凡五十六萬人東伐楚項王聞之即令諸

將擊齊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南從魯出胡陵四月漢皆已入彭城

收其貨寶美人日置酒高會項王乃西從蕭晨擊漢軍而東至彭

城日中大破漢軍張晏曰一日之中也或曰日擊之至日中大破漢軍皆走相隨入穀泗水費曰二水皆在

沛郡彭城殺漢卒十餘萬人漢卒皆南走山楚又追擊至靈璧東徐廣曰在彭城睢

水上徐廣曰睢水於彭城入泗水漢軍却為楚所擠服虔曰擠音濟民之濟贊曰排擠也多殺漢卒十餘萬

人皆入睢水睢水為之不流圍漢王三匝於是大風從西北而起

折木發屋揚沙石窈冥晝晦徐廣曰窈亦作宵字逢迎楚軍楚軍大亂壞散而

漢王乃得與數十騎遁去欲過沛收家室而西楚亦使人追之沛

取漢王家皆亡不與漢王相見漢王道逢得孝惠魯元服虔曰元長也食邑於魯章昭

曰元諡也乃載行楚騎追漢王漢王急推墮孝惠魯元車下滕公常下收

載之如是者三曰雖急不可以驅奈何棄之於是遂得脫求太公

呂后不相遇審食其贊曰其音基從太公呂后間行如淳曰間出間步微行皆同義也求漢王

反遇楚軍楚軍遂與歸報項王項王常置軍中是時呂后兄周呂

侯徐廣曰名澤為漢將兵居下邑徐廣曰在梁漢王間往從之稍稍收其士卒至

滎陽諸敗軍皆會蕭何亦發關中老弱未傅悉詣滎陽服虔曰傅音附孟康曰古者二

十而傅三年耕有一年儲故二十三年而後役之如淳曰律年二十三傅之疇官各從其父疇內

學之高不滿六尺二寸以下為罷癯漢儀注民年二十三為正一歲為衛士一歲為材官騎士習

射御騎馳戰陣又曰年五十六衰老乃得免為庶民就田里今老弱未嘗傅者皆自發之未二十

三為弱過五十六為老食貨志曰月為更卒已復為正一歲屯戍一歲力役二十倍於古者復

大振楚起於彭城常乘勝逐北與漢戰滎陽南京索間漢敗楚應劭曰京

陽田橫亦得收齊立田榮子廣為齊王漢王之敗彭城諸侯皆復

與楚而背漢漢軍滎陽築甬道屬之河以取敖倉粟贊曰敖地名在滎陽西北山臨河有

大漢之二年項王數侵奪漢甬道漢王食乏恐請和割滎陽以西為

漢項王欲聽之歷陽侯范增曰漢易與耳今釋弗取後必悔之項王乃與范增急圍滎陽漢王患之乃用陳平計間項王項王使者來為太牢具舉欲進之見使者詳驚愕曰吾以為亞父使者乃反項王使者更持去以惡食食項王使者使者歸報項王項王乃疑范增與漢有私稍奪之權范增大怒曰天下事大定矣君王自為之願賜骸骨歸卒伍項王許之行未至彭城疽發背而死皇覽曰亞父巢縣郭東居巢廷中有亞父井吏民皆祭亞父於居巢廷上長吏初視事皆祭然後從政後更造祠於郭東至今祠之漢將紀信說漢王曰事

已急矣請為王誑楚為王王可以間出於是漢王夜出女子滎陽

東門被甲二千人楚兵四面擊之紀信乘黃屋車傳左纛李斐曰纛毛羽幢也

在乘輿車衡左方上柱之蔡邕曰以犛牛尾為之如斗或在駢頭或在衡上也曰城中食盡漢王降楚軍皆呼萬歲漢

王亦與數十騎從城西門出走成臯項王見紀信問漢王安在信

曰漢王已出矣項王燒殺紀信漢王使御史大夫周苛樅公樅音十容反

魏豹守滎陽周苛樅公謀曰反國之王難與守城乃其殺魏豹楚

下滎陽城生得周苛項王謂周苛曰為我將我以公為上將軍封

三萬戶周苛罵曰若不趣降漢漢今虜若若非漢敵也項王怒烹

周苛并殺樅公漢王之出滎陽南走宛葉得九江王布行收兵復

入保成臯漢之四年項王進兵圍成臯漢王逃晉灼曰獨出意獨與滕公出

成臯北門徐廣曰北門名玉門渡河走修武從張耳韓信軍諸將稍稍得出成

臯從漢王楚遂拔成臯欲西漢使兵距之鞏令其不得西是時彭

越渡河擊楚東阿殺楚將軍薛公項王乃自東擊彭越漢王得淮

陰侯兵欲渡河南鄭忠說漢王乃止壁河內使劉賈將兵佐彭越

燒楚積聚項王東擊破之走彭越漢王則引兵渡河復取成臯軍

廣武就敖倉食項王已定東海來西與漢俱臨廣武而軍孟康曰於滎陽築兩

城相對為廣武在相守數月當此時彭越數反梁地絕楚糧食項王患

敖倉西三皇山上

之為高俎置太公其上

如淳曰高俎凡之上李奇曰軍中巢櫓方面人謂之俎也

告漢王曰今不急下吾

烹太公漢王曰吾與項羽俱北面受命懷王曰約為兄弟吾翁即

若翁必欲烹而翁則幸分我一杯羹項王怒欲殺之項伯曰天下

事未可知且為天下者不顧家雖殺之無益祇益禍耳項王從之

楚漢久相持未決丁壯苦軍旅老弱罷轉漕項王謂漢王曰天下

匈匈數歲者徒以吾兩人耳願與漢王挑戰

李奇曰挑身獨戰不復須眾也挑音茶了反瓚曰挑戰搃燒敵

求戰古謂之致師

決雌雄毋徒苦天下之民父子為也漢王笑謝曰吾能鬪智

不能鬪力項王令壯士出挑戰漢有善騎射者樓煩

應劭曰樓煩胡也今樓煩縣

楚

挑戰三合樓煩輒射殺之項王大怒乃自被甲持戟挑戰樓煩欲

射之項王瞋目叱之樓煩目不敢視手不敢發遂走還入壁不敢

復出漢王使人間問之乃項王也漢王大驚於是項王乃即漢王

相與臨廣武間而語漢王數之項王怒欲一戰漢王不聽項王伏

弩射中漢王漢王傷走入成皐項王聞淮陰侯已舉河北破齊趙

且欲擊楚乃使龍且

韋昭曰音子閭反

往擊之淮陰侯與戰騎將灌嬰擊之

大破楚軍殺龍且韓信因自立為齊王項王聞龍且軍破則恐使

盱台人武涉往說淮陰侯淮陰侯弗聽是時彭越復反下梁地絕

楚糧項王乃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等曰謹守成皐則漢欲挑戰

慎勿與戰毋令得東而已我十五日必誅彭越定梁地復從將軍

乃東行擊陳畱外黃外黃不下數日已降項王怒悉令男子年十

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贊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

五已上詣城東欲阬之外黃令舍人兒年十三

蘇林曰令之舍人兒也贊曰稱兒者以其幼弱故係

其父春秋傳曰仍叔之子是也

往說項王曰彭越彊劫外黃外黃恐故且降待大王大

王至又皆阬之百姓豈有歸心從此以東梁地十餘城皆恐莫肯

下矣項王然其言乃赦外黃當阬者東至睢陽聞之皆爭下項王

漢果數挑楚軍戰楚軍不出使人辱之五六日大司馬怒渡兵汜

水張晏曰汜水在濟陰界如淳曰汜音祀左傳曰鄆在鄭地汜士卒半渡漢擊之大破

楚軍盡得楚國貨賂大司馬咎長史塞王欣皆自到汜水上鄭德曰到音經

鼎反以刀割頸為到大司馬咎者故斬獄掾長史欣亦故櫟陽獄吏兩人嘗有

德於項梁是以項王信任之當是時項王在睢陽聞海春侯軍敗

則引兵還漢軍方圍鍾離昧漢書音義曰昧音末於滎陽東項王至漢軍畏楚

盡走險阻是時漢兵盛食多項王兵罷食絕漢遣陸賈說項王請

太公項王弗聽漢王復使侯公往說項王項王乃與漢約中分天

下割鴻溝以西者為漢文穎曰於滎陽下引河東南為鴻溝以通宋鄭陳蔡曹衛與濟汝淮泗會於楚即今官渡水也鴻溝而東

者為楚項王許之即歸漢王父母妻子軍皆呼萬歲漢王乃封侯

公為平國君匿弗肯復見曰此天下辯士所居傾國故號為平國

君項王已約乃引兵解而東歸漢欲西歸張良陳平說曰漢有天

下太半韋昭曰凡數三分有二為大半一為少半而諸侯皆附之楚兵罷食盡此天亡楚之時

也不如因其飢而遂取之今釋弗擊此所謂養虎自遺患也漢王

聽之漢五年漢王乃追項王至陽夏如淳曰夏音賈南止軍與淮陰侯韓信

建成侯彭越期會而擊楚軍至固陵徐廣曰在陽夏駟素晉灼曰即固始也而信越之兵不

會楚擊漢軍大破之漢王復入壁深塹而自守謂張子房曰諸侯

不從約為之奈何對曰楚兵且破信越未有分地李奇曰信越等未有益地之分也韋昭曰信等

雖名為王未為所畫經界其不至固宜君王能與其分天下今可立致也即不能事

未可知也君王能自陳以東傅海盡與韓信睢陽以北至穀城以

與彭越使各自為戰則楚易敗也漢王曰善於是乃發使者告韓

信彭越曰并力擊楚楚破自陳以東傅海與齊王睢陽以北至穀

城與彭相國使者至韓信彭越皆報曰請今進兵韓信乃從齊往

劉賈軍從壽春竝行屠城父如淳曰竝行竝擊之至垓下徐廣曰在沛之浹縣浹下交切駟案應劭曰垓音該李奇曰沛浹

縣聚邑名也大司馬周殷叛楚以舒屠六如淳曰以舒之衆屠破六縣舉九江兵隨劉賈彭

名也

越皆會垓下詣項王項王軍壁垓下兵少食盡漢軍及諸侯兵圍

之數重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應劭曰楚歌者謂雞鳴歌也漢已略得其地故楚歌者多雞鳴時歌也項王乃

大驚曰漢皆已得楚乎是何楚人之多也項王則夜起飲帳中有

美人各虞徐廣曰一云姓虞氏常幸從駿馬名騅常騎之於是項王乃悲歌忼慨

自為詩曰力拔山兮氣蓋世時不利兮騅不逝騅不逝兮可奈何

虞兮虞兮奈若何歌數闕美人和之項王泣數行下左右皆泣莫

能仰視於是項王乃上馬騎麾下壯士騎從者八百餘人直夜潰

圍南出馳走平明漢軍乃覺之令騎將灌嬰以五千騎追之項王

渡淮騎能屬者百餘人耳項王至陰陵徐廣曰在淮南迷失道問一田父田

父給曰左文穎曰給欺也欺今左去左乃陷大澤中以故漢追及之項王乃復引兵

而東至東城漢書音義曰縣名屬臨淮乃有二十八騎漢騎追者數千人項王自度

不得脫謂其騎曰吾起兵至今八歲矣身七十餘戰所當者破所

擊者服未嘗敗北遂霸有天下然今卒困於此此天之亡我非戰

之罪也今日固決死願為諸君快戰必三勝之為諸君潰圍斬將

刈旗令諸君知天亡我非戰之罪也乃分其騎以為四隊四嚮漢

軍圍之數重項王謂其騎曰吾為公取彼一將令四面騎馳下期

山東為三處於是項王大呼馳下漢軍皆披靡遂斬漢一將是時

赤泉侯為騎將追項王項王瞋目而叱之赤泉侯人馬俱驚辟易

數里與其騎會為三處漢軍不知項王所在乃分軍為三復圍之

項王乃馳復斬漢一都尉殺數十百人復聚其騎亡其兩騎耳乃

謂其騎曰何如騎皆伏曰如大王言於是項王乃欲東渡烏江費曰在

者烏江亭長橫船待徐廣曰橫音儀一音俄駟案應劭曰儀正也孟康曰儀音儀附也附舩著岸也如淳曰南方人謂整舩向岸曰儀謂項

王曰江東雖小地方千里眾數十萬人亦足王也願大王急渡今

獨臣有舩漢軍至無以渡項王笑曰天之亡我我何渡為且籍與

江東子弟八千人渡江而西今無一人還縱江東父兄憐而王我
我何面目見之縱彼不言籍獨不愧於心乎乃謂亭長曰吾知公
長者吾騎此馬五歲所當無敵嘗一日行千里不忍殺之以賜公
乃令騎皆下馬步行持短兵接戰獨籍所殺漢軍數百人項王身
亦被十餘創顧見漢騎司馬呂馬童曰若非吾故人乎馬童面之
張晏曰以故人故難視所之故背之如淳曰面不正視也指王翳曰如淳曰指示王翳此項王也項王乃曰吾聞漢
購我頭千金邑萬戶吾為若德徐廣曰亦可乃自刎而死王翳取其
頭餘騎相蹂踐爭項王相殺者數十人最其後郎中騎楊喜騎司
馬呂馬童郎中呂勝楊武各得其一體五人共會其體皆是故分
其地為五封呂馬童為中水侯封王翳為杜衍侯封楊喜為赤泉
侯封楊武為吳防侯封呂勝為涅陽侯徐廣曰五人後卒皆謚壯侯項王已死徐廣曰漢五年
之十二月也項王以始皇十五年楚地皆降漢獨魯不下漢乃引天下兵欲屠

之為其守禮義為主死節乃持項王頭示魯魯父兄乃降始楚懷

王初封項籍為魯公及其死魯最後下故以魯公禮葬項王穀城

乃封項伯為射陽侯徐廣曰項伯各纏字伯桃侯徐廣曰各襄其子舍為丞相平臯侯徐廣曰名佗玄武侯

皆項氏賜姓劉氏

太史公曰吾聞之周生曰文穎曰周時賢者舜日蓋重瞳子尸子曰舜兩眸又聞

項羽亦重瞳子羽豈其苗裔邪何其興之暴也夫秦失其政陳涉

首難豪傑蠡起相與竝爭不可勝數然羽非有尺寸乘勢起隴畝

之中三年遂將五諸侯滅秦此時山東六國而齊趙韓魏燕五國竝起從伐秦故云五諸侯分裂天下而封

王侯政由羽出號為霸王位雖不終近古以來未嘗有也及羽背

關懷楚放逐義帝而自立怨王侯叛已難矣自矜功伐奮其私智

而不師古謂霸王之業欲以力征經營天下五年卒亡其國身死

其林云秦楚之際折變化唯大史公序之如指掌以川郡國不易明故曰東曰西曰南曰北言之下而形勢瞭然以關塞江河為一方界限故於項羽紀則曰梁乃以八千人渡江而西曰羽乃悉引兵渡河曰羽將諸將兵三千餘萬行略地至河南曰羽渡淮曰羽遂引東欲渡烏江於高帝則曰出成皋引兵渡河復取成皋蓋自古史

陸云所以外本紀五冠高帝之前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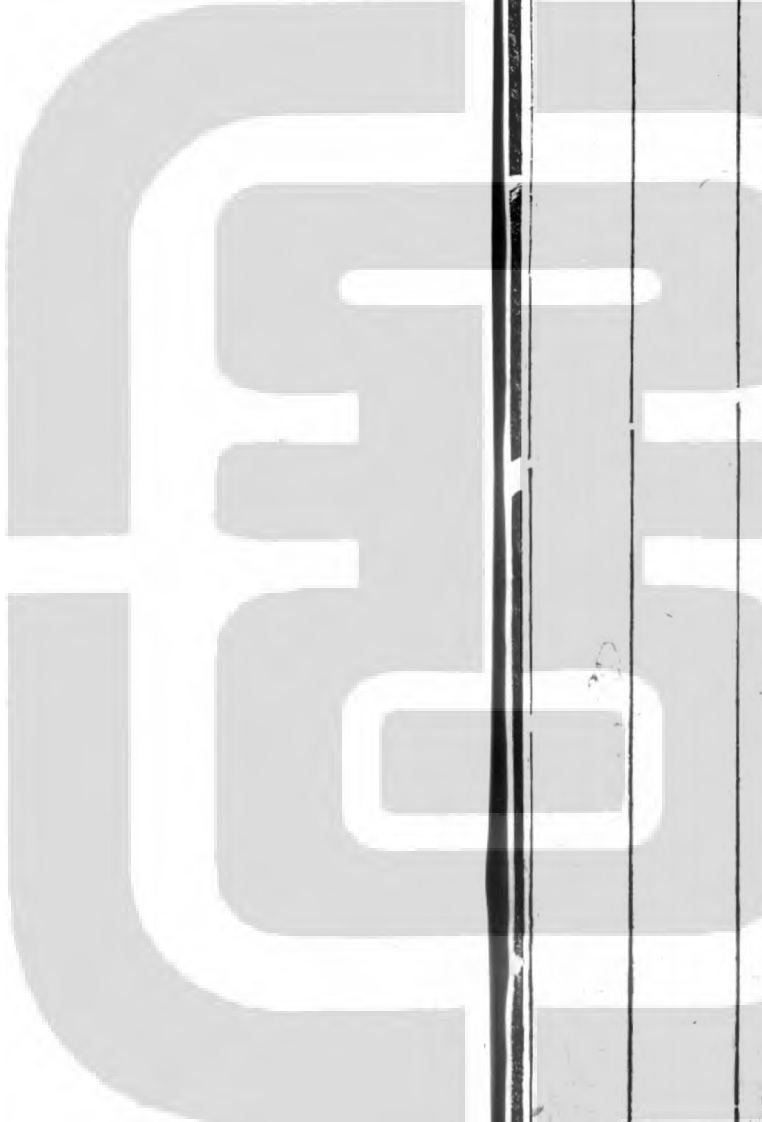
書其事地形之
詳未有過此者
太史公自中國
有一天下大勢
非後代書生之
所能裁也。何
云此條讀書備
言者所宜深講

東城尚不覺寤而不自責過矣乃引天亡我非用兵之罪豈不謬

哉王元美書項紀後曰吾少時讀書至夜分而困於寐輒取項紀誦之即灑然醒以為非羽不
能渡太史公筆此太史公多氣道生氣羽之罪其大者在於殺秦帝坑秦卒二十萬人慘至其
惡不待言也彼皆有以救之我帝亡之者第不免懼而腐夫一牧羊子耳王於項梁之手見梁敗
而不羽之恤遠奪其軍而又不使之入關其救趙也又救之為次將而不聽令者羈旅庸卒宗義
彼之心固已快于帝殺宗義而楚卒屠之矣夫王離敗章邯而諸侯屬之破函而秦為
之乃其目中國已無義帝而猶親而使人請命帝但委之于籍且猶不能免而曰故約籍能無
恨也夫豈獨恨也必終天與沛公信而國籍為秦擁空名于上欲以平之君臣而御快之悍霸劍授
太阿之柄而觸之鋒能立碎也雖以義帝者腐而不失于正者也彭越之坑子嬰之慘蓋天也
彼諸侯之卒積數世而其首皆納于秦庭凡在者皆秦卒之及餘也又皆其子孫也幸羽一甘心焉孰
不為之揮戈者子嬰之降自降沛公自非降羽也六王之身有屠而死者有因而死者有飢而死者
夫負羽非羽故君而遊及梁非祖父耶誰能忍之故曰有天道也至楚漢之為公則羽之負漢者
一而得之負楚者三羽之負漢不王國中而互巴蜀而已羽羽入關與沛公兄弟也又皆楚臣何必
距而不倘其負一也鴻門之會不殺而封之巴蜀南就國而兵未備不負二也此猶有可言者至太
公有脫身拜盟血未乾而反戈尾于後不負三也羽自負罪義帝耳不負高祖且祖高祖死
何以見羽地下哉余故友宗臣每酒間大呼王寧不成而為羽不能成而為高祖且祖高祖易與
耳余笑曰若言高祖易與則高祖易與而祖故思以杜朕之笑因又不杜以易與耳
不然彼章邯黥布豈祿之者何以取之若寄哉

史記七

西川忠貞堂
氏書



約非背
則也
云

